婦女雜誌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THE LADIES' JOURNAL VOL. VIII, NO. 11



第八卷 第十一號

婦女參政問題

婦女勞動問題

對於女子參政的輿論和我見
婦女參政問題
婦女主義與婦女參政
婦女與政治的關係
婦女問題與婦女勞動問題
勞動立法中的婦女勞動法
婦女勞動者的工資問題
婦女勞動組合問題

上海商務印書館印

本社投稿簡章

（一）投寄之稿，或自撰，或翻譯，均所歡迎。但篇幅請弗過長，

（二）投寄之稿，望用墨筆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能依本雜誌行格繕寫者尤佳。

（三）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詳敘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

（四）文中如需圖畫說明之處，請用毛筆或鋼筆（弗用鉛筆）繪成清晰之圖，黏於稿上。譯稿中有圖者，務請將原圖附寄。

（五）稿末請注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至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六）投寄之稿，揭載與否，本社不能豫行聲明奉覆；原稿亦概不檢還。惟篇幅較長者，如未揭載，得因豫先聲明，寄還原稿。

（七）投寄之稿，俟揭載後，分（甲）現金（乙）書券（丙）本雜誌三種酬報。

（八）投稿揭載後，其酬報種類及數目，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者，請於寄稿時聲明。

（九）投寄之稿，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爲本社所有。若本社尚未揭載，已先在他處發布者，恕不致酬。

（十）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十一）投稿者請逕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內婦女雜誌社收。

The Ladies' Journal
(Issued Monthly)
Commercial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月出一冊　費須先惠

項目	定價 現款及兌票	定價 郵票（[illegible]）	郵費 本埠	郵費 本國	郵費 日本	郵費 外國
一冊	二角	二角一分	一分	一分半	一分半	六分
六冊	一元一角	一元一角五分半	六分	九分	九分	三角六分
十二冊	二元	二元一角	一角二分	一角八分	一角八分	七角二分

廣告價目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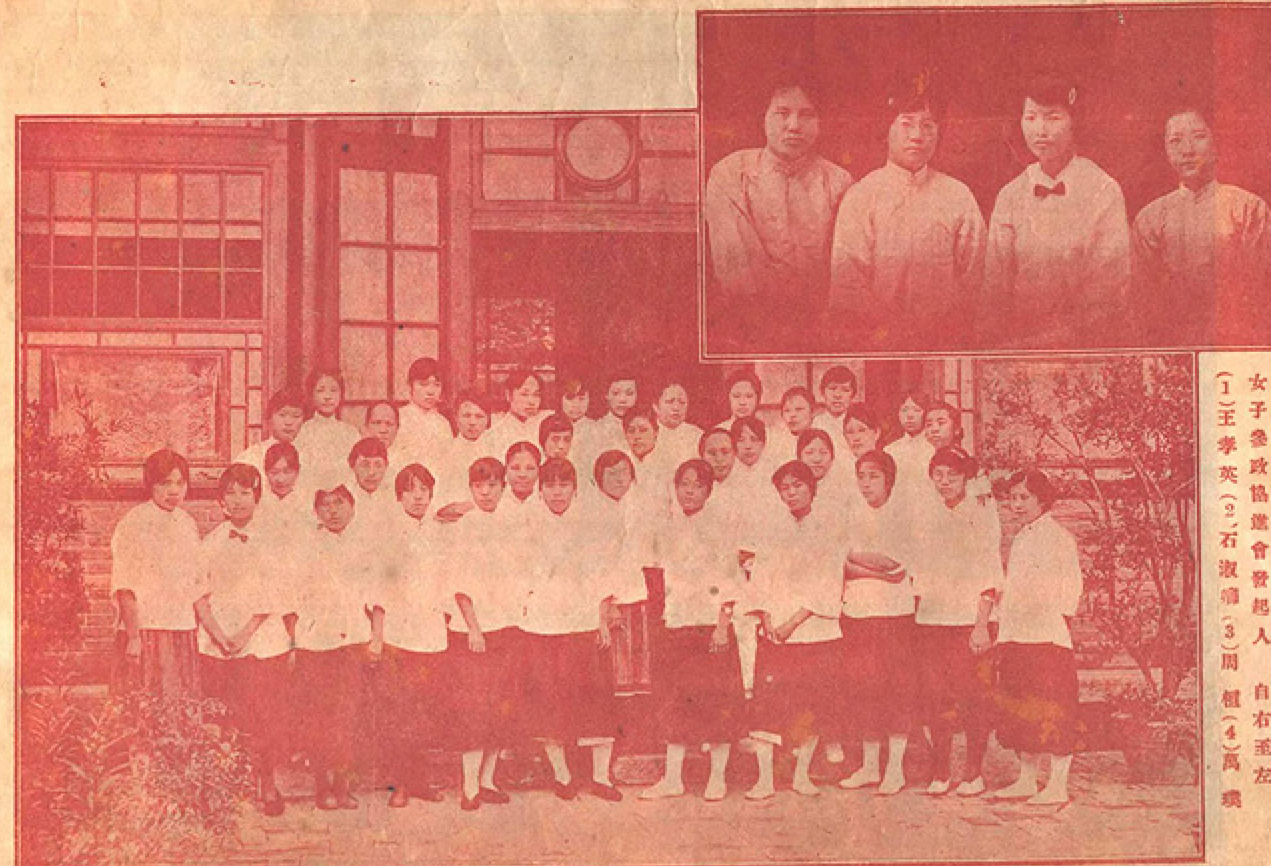
等第	地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一方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四十元			
優等	封面之內面及對面、底封面之內面及對面、正文前之對面	三十二元	二十元		
上等	圖畫中、正文前	二十四元	十四元	八元	三元五角
普通	正文中、正文後	十六元	十元	六元五角	二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連登多期，價目從廉。欲知詳細情形，請至上海棋盤街商務印書館內「中國商務廣告公司」接洽。遠地函詢，卽行奉復。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月一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紹興章錫琛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洛陽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瀘縣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商務印書分館



女子參政協進會發起人 自右至左

(1)王孝英(2)石淑卿(3)周 桓(4)萬 璞

女子參政協進會全體會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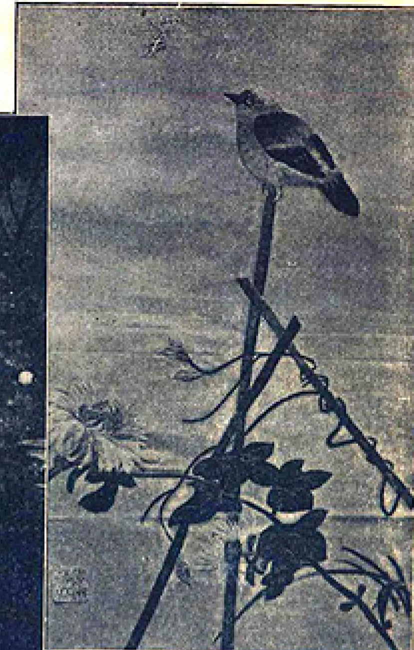
女權運動同盟會成立大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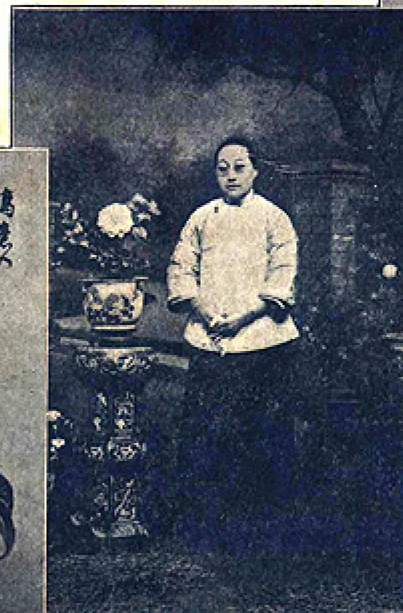
(說明見六〇頁)



海牙婦女大會

謝佩珊女士及其刺繡







婦女雜誌第八卷第十一號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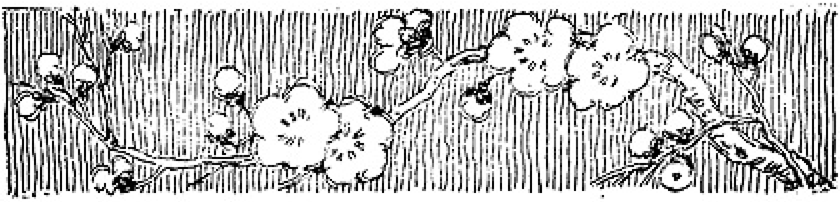
□婦女參政協進會及其發起人
□海牙婦女大會
□女權運動同盟會成立大會
□謝佩珊女士及其刺繡

女子參政問題

對於女子參政運動的輿論和我見……瑟廬（二）
婦女參政問題……平谷（六）
婦女主義與婦女參政……沈志堅（一七）
婦女與政治的關係……幼彤（二五）
女權運動同盟會籌備紀略……（三〇）
女權運動同盟會上國會書……（三〇）

評壇

婦女運動與民族的進步……克士（四一）
『近世的戀愛』……聿文（四三）
婦女才力低淺的原因……高山（五四）
婦女之將來……朱枕薪（六一）
俄國文學上之代表的女性……薇生（六六）
海牙婦女大會……（七〇）
萬國大學女生之會議……（七五）



婦女勞動問題

婦女問題與婦女勞動問題……顧谿（三六）
勞動立法中的婦女勞動法……魯星（三九）
婦女勞動者的工資問題……伯西（四二）
女子工業進德會與婦女勞動組合問題……次常（四六）
絲廠女工生活的狀況……程婉珍（四八）
英國婦女勞動者的現狀……蘇斐（五〇）
美國婦女勞動的一斑……蘇斐（五三）
女青年會協會勞動部成立的經過和宗旨……（二三）
新工業研究……程婉珍（一二三）
（一）工廠衛生與避險問題　（二）工作時間問題

自由論壇

□婦女問題與中國婦女運動……C K（五五）
□讀婦女問題研究會宣言……茜蓀（五六）
□一件小事……茜蓀（五七）
□對於我們的女同學隨便談談……尹再伊（五八）
□女子經濟獨立與習慣……定盦（五九）

（轉次頁）

婦女喜歡多言的原因（附圖二）……高山（七二）
人的壽命與無管腺（附圖一）……克士（七五）
傳染傷風的媒介物……健孟（七五）
猩猩的智慧力（附圖二）……松山（七七）
通信
廢娼運動……黃運初（一一八）
一個婚姻問題……楊韻蘭（一一九）
歧路……徐蘼蘅（七九）
與我父親第一次的朝禱 南斯拉夫 Lazarovich 作……伯懇（八八）
第二譚卡來夫人 英國比納羅作（完）……仲持（九九）
月光之下……何心冷（八五）
讀者文藝
雨時的回憶……張友鸞（一一一）
身分……王逸軒（一一三）
快活的傍晚……丹軒女士（一一六）
火車中……友仁（一一一）
心的呼叫……殘紅（一一三）
呆的小孩子……姮功女士（一一三）
小詩……姮功女士（一一三）
歸罷……姮功女士（一一三）
夏……沈舜華女士（一一四）
Venus……夢葦（一一四）
墳墓……夢葦（一一五）
故鄉……夢葦（一一六）
郵差……夢葦（一一六）
鏡子……張友鸞（一一七）
愛她呢……禪樹女士（一一七）
追呀……旦如（一一七）
夢……旦如（一一七）
編輯餘錄……（一二六）



婦女雜誌

第八卷　第十一號

中華民國十一年十一月一日發行

女子參政問題

對於女子參政運動的輿論和我見

瑟廬

近來國內女子參政的呼聲，又復非常之高；這呼聲在民國元二年的時候，曾經惹起許多人的注意。然而據我們觀念所及，似乎現在注意的人，還不如從前之多。這其中大約也有幾種原因：其一，女子參政的名詞，在十年前，都覺得非常新奇，就是歐美諸國，實行的也還很少。運動和贊成的人，似乎也都帶有標新炫奇的色彩，自詡持重的人，便不免要加猛烈的攻擊。至於現在，則歐美各國，不許婦女參政的，已經很少，早沒有反對的餘地；雖是中心不滿的人，也自覺說出口來，未免要受頑固的譏誚。其二，當時革命初告成功，國內的智識階級，無不注全力於政治；就是要求參政的女子們，也是從這一點出發，所以這問題也更易惹起注意。現在因為連年戰爭，政治久已出了軌道，智識階級裏的人，除少數官僚政客外，都厭談政治，以

爲應該從別方面去努力，所以對於婦女參政的問題，也都以爲無關重要。其三，從前運動參政的女子，頗模仿英國暴行派婦女參政論者的舉動，曾發生鬧進議院，擊碎議院玻窗，與議院警察相毆等事，刺激許多人的神經。現在的從事參政運動者，則大都爲穩健派，如女子參政協進會開成立會時，受警察干涉，也便改爲講演會，並不反抗，所以不像從前的容易惹人注意。不過注意者的態度，從前和現在，卻有一個很顯著的異點：就是從前的輿論，大概反對的一方面居多，而且也最占優勢，現在注意的人雖少，然而要是發爲言論的，幾乎可說全數都主張贊成；偶有一二人稍持異議，卻也很少見全稱否定的議論了。

記得民國元年有某君譯了一篇羅斯福的婦女參政反對論，登在大共和日報上；每節後面，並且加上一段按語，很可以代表當時一般反對女子參政的見解。這文開首的第一段，聲明他譯注的意思說：

『近女子參政之聲，嘵嘵於耳，使人不耐，平心而論，吾國男子無參政能力者尚多，況女子乎？明理者已多辨其不當，而女子猶不知止，故吾特譯注是篇……』

羅斯福原文的意思，無非說男女各有天職，若放棄了天職，便將遺害於國家，並且及於人類的文明；這弊害便是延遲結婚時期和減少生育。因爲羅氏是主張蕃殖種族，對於獨身者課稅的人；所以深慮女子一經參政，便要放棄爲妻爲母的職務，力說女子做良妻賢母，比參政要好萬倍。並且說多數女子都不願參政；卽使參政，女子的感化力也非常薄弱，不能改良政界。譯者因爲羅斯福是曾任大總統的人，對於他的話奉爲天經地義，說是『鐵案不可移。』並且引了許多中國的古訓，如所謂男主外，女主內，是古來的男女分業；中國家族制度最爲發達，所以治國必先齊家。像這一類的話，當時許多人都當作名言讜論，而在今日，早已沒有駁斥的必要，無人再爲援引了。

此次參政運動發生以後，素稱言論中樞的上海報紙，除幾條極普通的記事以後，幾乎沒有對於此事加以什麼評論；我們祇能在北京的幾家報紙上，偶然找到幾篇贊成的文章。如覺天君在七月三十日北京晨報上說了一句『女子參政問題，在現時中國底意義，不是當不當的問題，而是能不能的問題，』便惹起女權運動同盟會機關報女權運動特號慎君的

反駁，說明女子並非沒有參政的能力。其實費君那篇文中的本旨，並不蔑視女子的能力，無非勸運動參政的女子，須要用實力來取得，不是空口說白話所能了事罷了。

反對女子參政運動較為鮮明的，要算八月十五日上海時事新報學燈上蔣石洲君的評『女子參政運動』一文，但也不是根本的反對，不過說目前不必運動參政罷了。他的文中說：

『「參政」不是口頭的參政，也不是不加思索的參政；參政須用嚴密的思慮，精細的選擇，方始是有效的參政。』

『第一，現今的中國，可有女子參政的機會麽？……中國的政治，雖無望於今日，祇有希望於將來。照這樣黑暗的政治，那來女子參加的機會？……還有一層：政治界既這樣的黑暗，卽使插進去了，又有什麽樂趣？你還是隨流合汚呢，還是獨持異論；要是隨流合汚，那就墮落人格，比不參政更不好；要是獨持異論呢，那就素有學識經驗的政治家，尙且難以自存，不要說沒有政治經驗的女子，更是無能立脚了。我以政治為在黑暗的時期，或者改革而未至稍覺光明的時期，女子絕對無參政的必要，亦且無參政的可能。……』

『其次，女子不為參政運動，而為非政治的開拓運動，這是我極端贊成的。政治之生涯，又不是神聖的；執政之人，不過做那公僕的職務。政治的功能和效率，不過是保守一個「治」字，我們不為治之人而為督治之人，這不是較之治之人更勝一籌麽？……還有一層，女子卽使必須做治之人，於理也是當然，不過先要有實力。……從實業或教育上，使女子有了堅固的地位，然後再從事參政，未為晚也！且事半而功倍也！』

蔣君立論的第一個誤點，就是把參政當作做官。不用說，做官也是參政之一，然而並不是參政的全部。所謂參政，不必都去做督軍，省長，以及所有行政司法的官吏，還可以投選舉議員的票，當選為國會和地方自治會的議員，從事立法，選舉及監督行政官等事；並且除了少數的人做官吏議員以外，還有其餘多數的人，仍然可以隨自己的志願，量自己的才力，去從事教育，實業種種的活動。像這樣的參政，如果女子的能力足以相副，一定可以幫助改革政治，進於光明的境域，決不會像蔣君所慮有「同流合汚」『不能立脚』的情形；并不是女子一經做了參政運動，便不能再做『非政治的開拓運動』的。況且參政不但是權利，也是義務，如果要等到政治清明之後纔去參政，也未免太不負責任了。

此外在這回運動未起以前，還有故伍廷芳博士在廣知報所登

的論文，也是主張女子參政；但以爲參政權應限於處女和寡婦，至於有夫的婦人，則應夫婦合享一權。其實這也不脫女子參政將荒廢家政的傳統的觀念。雖然歐美各國也曾經有人提出這種意見，在實際上卻萬不能行。現並照福綏特女士(Miss Fawcett)所述新西蘭女子參政後的成績(參看次篇婦女參政問題)已經證明荒廢家政的話完全是一種過慮，所以這主張在現在早已失卻討論的價值了。

更有主張從根本的改造社會經濟制度的人，也多反對女子參政，以爲女子參政是一部分的女子解放；徹底的解放，必須是第四階級的婦女運動。持這種論調的人很多，如武漢星期評論六月十日出版的婦女運動號上，漢俊君的第三階級的婦女解放運動與第四階級的婦女解放運動，天眞女士的女子參政與女子解放，澤秋君的我對於女子參政運動的兩個危懼，都是。然而我以爲這兩種運動，並不會有什麼衝突，不必因此而抑彼；所以社會主義家如聖西門，傅立葉，烏文等，以及各國的社會黨，也都贊成女子參政的。

總之，從天賦人權的意義上，從全民政治的原則上，從男女平等人格解放的理論上，我們覺得實在都有女子參政的必要。而且就目前的世界大勢說，就先進各國已往的成績說，就中國女子今日的能力說，實在更沒有一個可以反對女子參政的理由，也沒有人能夠舉出一個理由來。這便是近來輿論界贊成多於反對的緣故。

然而理論上雖然如此，反對的人雖是這樣的少——甚且可以說是沒有；實際上阻撓的勢力卻還是很大，要想眞正的女子參政在目前立卽成爲事實，一時恐怕還很不容易。我們祇要看北京警廳拿了治安警察條例去禁止中華女子參政協會開成立大會，便可曉得其中的消息了。

我覺得目前中國正負兩方的對抗，完全是理論和實力的對抗。在正的方面，理論雖是十分圓滿，然而對於負的方面的實力，常常是無可奈何。譬如人人都主張廢督裁兵，人人都知道廢督裁兵的正當，就是有實力者的方面，也不敢說是不正當；然而終是不廢不裁。人人都反對家長專制，都覺得家長專制的毫無道理，就是做家長的，也說不出道理來；然而他們終是這樣專制下去。此外如戀愛婚姻的勝於買賣婚姻，祖先崇拜的出於迷信，說理由雖都很充足，要改革卻都很不易。女子參政的情形，也是如此。所以我覺得女子參政，在今日已經不是議論鼓吹的時代，早到了用實力去從事運動的時代。正的實力大於負的實力的日子，便是負的實力失敗的日子。大家努力罷！

婦女參政問題

平谷



盧梭的天賦人權，從今日的政治學看起來，早已不足說明選舉權的根據；但個人生活與團體的生活之間，正和生物原理上各細胞的不能脫離機體一樣，有非常密切的有機的關係。所以立憲政治比專制政治更適於政治的理想，普通選舉制比限制選舉制更合於政治的本旨，這是當然的事情。詳細的說，在所謂「國家」的團體生活裏面各自尋覓生存目的的國民，不可不爲其積極的責任者而直接分擔國家的經營。然而要完成這個責任，便不可不與以相當的地位，即使之有參政權。不用說，在目前的時候，凡是未成年者，精神喪失者，浮浪人等，以及被認爲對於政治沒有一點理解並且缺乏參政的能力的人，都置在選舉權的外面；所以在文化未進，國民自身政治能力尚未發達的過去，制限選舉制也比普通選舉制穩當，專制政治也比立憲政治平安。然這是因國民文化程度而生的時間問題，斷不是進步的政治理想。到了一國的文化成熟，國民的知識發達，已經有了在國家生活中尋覓各自的生活的程度，那時國民的參政權，便成爲應該負擔的公共義務，並不是應該獲得的權利。現在歐美的許多文明國，從瑞士起以至丹麥希臘，與大

利，瑞典，英國，意大利，美國各州，都繼續施行普通選舉制，便是官僚政治的原產地的德國，也採用這個制度，這是大勢使然，與文化相隨伴的當然的途徑。舉民衆悉從事於國家經營的普通選舉制，既然成爲政治的大理想，成爲最近文明國的趨勢，那麼，以同一的理由，更進一步，而承認國民半數的婦女的參政權，當然也是應該的。過去不必說，就是現在，固然也有因國土的關係而不認婦女的政治能力的。這正和過去的民衆絕對沒有參政權相等，因爲文化的程度還沒有達到這里的緣故。然從政治的原理說，斷不能永久把他們放在這圈子的。現在凡號稱世界文明國的婦女，如新西蘭，澳洲聯邦，芬蘭，挪威，英國及美國各州，都已負擔與男子相等的公共義務，所以也都有相當的權利。

以上是從政治的原理說，再從社會生活的事實說起來，婦女參政的主張，更是很有意義。凡是要改革社會的制度，不可不先改定從這制度而來的法律。而改定法律，在勢不得不直接或間接與政治有關。無論怎樣賢明的人，決不能專從散漫的呼聲裏，尋出一個公正的意見和正當的要求來。即使集合多數的同說，成爲一部的輿論，如果沒有適當的代表參與局中，雖是怎樣有理由的正當意見，也每被置之不顧。尤其在一般人都不依良心而行動的時候，常常雜以利己，偏執，憎惡的念頭，不能維持虛心坦白的思想，和公平無私的行爲。即使視爲正理的要求，甚至自己曾經率先提出的意見，也爲了於己營不利，竟會假借他故而違背自己的良心。在文化進步的時代，所以要求由各階級推選代表的選舉制，就是爲此。

從婦女方面說，也是如此。古來社會對於婦女的輿論，因了某種誤解，偏見，以及男子的利益，非常不利於她們；所以由她們選出代表，爲她們本體計，爲她們的周圍計，實在是改造社會的必要。譬如女子爲了鍊磨與男子相等的天禀，要求高等的教育，而國家社會的制度，不肯容許，遂牢閉門戶而不肯開放。又如女子要得與男子相等的生存的保證，想就她所願做的職業，然因有法規的障礙，不能打破了門檻進去。這便是婦女所以必要參政權的理由。如英國反對婦女國會參政權的非婦女參政權協會（Anti-Suffrage Society）首領瓦德夫人（Mrs. Humphry Ward），當主張兒童散步場擴張案的時候，爲了要通過這議案，特擁護倫敦地方選舉中婦女投票的組織的團結，並且屢次在公會席上演說在地方政治增加婦女代表的希望。（因爲英國婦女，一八七〇年以來，已經獲得市政參與權；並且是年以後，行貧民救助案和監督官學務委員的投票。）這不是說明婦女爲自己生存上參政權成爲必要的

事實嗎？英美的婦女早已發生參政權的運動，不屈不撓，努力求此事的實現，決不是無故的事情。

不用說，在這參政運動之中，以班霍斯德(Pankhurst)母女為首領及突勒孟德(Drummond)坎耐(Annie Kenney)勞倫斯(Pethick Lawrence)諸人所組織的婦女社會及政治協會(Women's Social and Politial Union)自稱戰鬪派的激烈狂暴的行動，使贊成者也不免發生不快。然不能為了這個便非議婦女參政運動的全部。婦女參政要求的原理，無論從論理上或從實際上看來，都有應該十分贊成的根據。現在更從反對者一方面的見解來看，然後再逐面加以議論。

赫發氏(F. Hecker)所著婦女權力小史(A Short History of Womens Rights)中，曾列舉主要的五種反對說如次：

(一)從神學上來反對的： 這一說，以為從創世紀以來，都以為女子應該服從男子的；古來聖賢的使徒如保羅彼得以及羅馬舊教的高僧，都有這一類的教訓。這應該服從的婦女，如果與男子並肩而獲得參政權，便是大背上帝的意旨。

(二)從生理上來反對的： 這一說以為女子的身體，比較男子過於纖弱。這纖弱的肉體，如果被選，怎樣可以和男子競爭。尤其在戰爭的時候，她們要防禦那財產和土地，一定非常困難。這便是她們沒有參政資格的理由。

(三)從社會上或政治上來反對的： 這一說以為女子如果有了和男子同等的權利，勢必致家庭不統一，破壞家庭生活的基礎，因而破壞國家的根柢。詳細的說，一，家庭中不可沒有一個主權者，此人不得不為男子。二，倘若女子獲得入政治及職業的自由，勢必至棄家庭於不顧。三，政治能使女子墮落。四，女子獨立，有了對於自己的確信，其結果失卻對於男子的魔力。五，因此多數女子，不希望獲得投票權和入政治界。所以婦女不必給與參政權。

(四)從智力上來反對的： 這一說以為女子的智力比男子低劣，到底沒有考察國家大事的能力，所以即使給以參政權，也沒有能夠活用的資格。

(五)從道德上來反對的： 這一說以為女子比較男子是衝動的感情的，能使世間充滿罪惡與淫風，容易釀成道德的墮落。所以必須要男子保護者與男子同立，獲得政治上的權利，正如負薪救火。

以上是赫發氏所舉五種的反對意見。此外還有種種異論，如謂關於婦女的法律，如果必須改正，不必由婦女自己去請求運動，可

以由男子爲之改正；於婦女不適任的政治，沒有發生關係的必要。但此等議論，大概都從前五說分派出來的。所以現在祇介紹赫殼氏所舉代表的意見，並就此等意見判斷他的是非。

第一說正和東洋的孔教說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佛教的女子不能住在三界一樣，這種卑劣的女性觀，毫無議論的價值。創世紀認夏娃係從亞當的肋骨所造成，這種非科學的傳說，完全沒有根據。至於保羅的女性觀，完全是一種感情的謾罵，不值一顧。又羅馬諸學者的話，以禁慾主義爲背景，從當時的道德觀念而來，和小乘佛教的女人禁制觀相像。這種手段的，復讎的，非科學的論旨，用到現代來，未免太愚了。

第二說比第一說較易動聽；在事實上女子的肉體，的確不及男子。她們的體格較小，體力較弱，如果從體力去觀察男女，女子當然不能和男子對敵。然而爲了製造輿論，沒有體力的必要。投票如果要用武力，便成爲非立憲的了。若說政治家必須有偉大的體格，勇武的體力，那麼，一定要拳師和武術家，纔有理想的政治了。在議場上高聲相罵，擲墨盒，丟椅子，搗毀投票箱，或者也是政爭的一種手段；然而議院法上却規定這種行爲必須懲罰，正爲了暴力和蠻行，是紊亂議院的神聖。所以除了殘廢或病弱者以外，體力的優劣，可說與政治沒有關係。至於說戰爭時婦女爲劣者，因而反對參政，更是非常謬誤的見解。從來戰爭是剝奪人類幸福傷害社會平和的東西，這種罪惡，正該從早絕滅，如果論及政治而先預期戰爭的存在，便不是以文化的理想爲目標去觀察人生了。有一派的婦女論者，以爲世界所以會有戰爭，全爲了祇有男子參與國政的緣故。這話固然太過，但自恃勇武，遇利害輒訴諸暴力的個人的傾向，確已成爲現代國家的性癖；從文明的理想上說，戰爭一事，實在暴露了男子的弱點而無遺。要絕滅這種罪惡，必須使平和之天使的女子，參與政治，纔能有效，如果專由體力強盛的男子來組織國家，要望國際上的關係能夠圓滑平和，得文明的解決，恐怕不容易罷。從這一點看起來，藉女子體力低劣來反對參政權的理由，完全不能成立了。即使戰爭不能絕滅，然而照戰爭的趨勢，也已經由腕力的戰爭變爲機器和知識的戰爭，雖是直接從事戰役的將卒，也不該專倚肉體的優劣了。至於並不直接從事戰役的政治家，更用不着什麼腕力，祇要有才具見識，能夠移調軍隊，分配軍資，籌畫戰時戰策便好。如果爲了不適於爲兵卒的緣故，便不肯與以政權，這完全是不能辨別事理的妄談罷了。無論怎樣以武力爲唯一名譽的軍閥，祇要略有思慮的人，也決不會固執這樣的愚論的。分業是現代文

明經濟的必然制度，此理已經爲人人所同喩了。再退讓幾步說，我們承認體力確是獲得參政權的一種要素，也不能說女子都是體力的劣弱者。赫發氏也說，女子有優於男子的體力的，也是不少。像從前斯巴達的婦女，以及此次歐洲大戰中西洋多數的婦女，不是都替代男子，補男子的缺乏，或與男子一同馳騁於疆場，顯示過優良的筋肉成績嗎？倘使能够把她們從女子式裏解放出來，與以充分的體育訓練，女子一般的體力，一定會發生一種極大的變化。所以這種反對的意見，完全沒有理由的。

第三說是因於舊習慣的獨斷的議論，在事實上毫無根據，不過是一種杞憂罷了。現在美國已經承認婦女參政權的，如瓦窩明州(Wyoming)在一八六九年，哥羅拉多州(Colorado)在一八九三年，烏太州(Utah)埃達阿州(Idaho)在一八九六年，對於男女都已平等待遇。然而考察此等諸州的實際成績，和別州比較起來，却是離婚數少，家族調和，夫婦間的愛情濃厚。至於像後面所介紹的新西蘭，(New Zealand)更可見出和這種反對理由完全相反。照這種證據上看起來，已經沒有反駁的必要。現在且不憚繁複，就論者所說的各條，再解說一番。(一)論者所謂男子戶主權的主張，究竟從何等的原理而來，並沒說明。依我們看來，這觀念完全是從古代的結婚觀遺下來的。換一句話，就是因爲古代的不成文法，把妻的人格，完全吸收在夫的人格裏面，女子應該盲從男子，把結婚作爲仁惠的專制。這祇是合於古來的習俗，並不能當做論理上正當的根據。夫的人格，既然不是別人所能侵犯，妻的人格，當然也不能侵犯。夫婦的關係，不是定要一方吸收他方，纔能保持圓滿和平和。如今日的法律上，雖然不認一家中有兩個戶主，然事實上的觀念，已經逐漸承認夫婦同爲保有同一義務權利及特權的組合員了。至於(二)說女子得有入職業政治的自由，便不顧家庭，更是無當於事實的杞憂論或一種強辯。如前所述，已得參政權諸國的婦女情形，已經可以證明，無須再贅。現在再須說明的，就是家庭與婦女的關係。許多反對婦女參政權者的理由，都以爲婦女的世界，在於家庭，我們也未嘗不贊成這一種理由。但用了這理由來反對婦女參政，却是應該反對的了。家庭是社會的要素，兩者之間，是有機的關係。所以要使家庭能够達到理想的完全和幸福，勢不得不改善與家庭有關係的環境。詳細的說，家庭的善惡美醜，與國家都市的政治，租稅，保護少數者的法律，教育兒童的學校，遊戲場，博物館，圖書館，以及一般的社會，都有關係。所以女子要眞實的改善家庭，萬不能祇關在狹小的家庭裏面，一定要獲得與男子相等的參政權，

存家庭外爲努力貢獻。(三)政治使婦女墮落的非難，其本意無非以爲向來男子政治界的腐敗，要傳染到女子身上，然而因此愈覺得要使政治界化爲清淨，女子的加入實不可少。我們祇要徵考上面所記瓦窩明哥羅拉多的實例，便覺信而有據。這兩州的婦女，從社會受到良好的待遇，其結果遂被舉爲立法官，顯示稱職的功效。據一八九三年司法部的記錄說：『過去二十五年內，瓦窩明州女子，獲得參政權，並且實行參政，不但沒有一點害處，並且各方面都有很好的成績，就是結果減少州內許多的犯罪，貧困，惡德，不必再用過嚴的高壓的法律。』又哥羅拉多的裁判官林德叟說：『我能夠盡力於少年犯罪的改良，全靠婦女的後援。至於男子，反託辭事務忙碌，迴避此種援助。』又據哥羅拉多及別處的經驗，女子行使投票權的時候，表示非常道德的熱心。然在選舉完畢之後，她們便回家庭去，對於政治的事務，並沒有怎麼的野心。而且因了婦女參與政治而改正的許多法律，也頗有裨於人民一般的幸福和安全。(四)婦女因獨立而失卻對於男子的魔力，在一面確是眞理。不過這眞理，祇是適於把女子當作妝飾，奴隸的男子罷了。這樣說的男子，往往把女子當作玩物，所以這等女子，是說左便左，說右便右，用輕顰淺笑，嬌啼薄嗔，取悅於男子的女子，和易卜生玩偶家庭裏雲雀時代的挪拉一樣。做男子的，如果要希望家庭中的眞幸福，社會上的正當生活，想從他的夫人求十分的理解和同情，決不喜歡這樣類於玩偶無自覺之自尊心的柔弱的女子。(五)說多數女子不希望獲得參政權，固然也不能算是毫無根據的強辯。在事實上，確有許多女子，對於這問題沒有什麼興味的。而在沒有政治的素養的國民，並且往往很有不理解所謂參政權的名詞的。然而她們的所以不理解，是爲了沒有覺醒的緣故，她們所以不希望，是爲了不使接近的緣故。如果給了她們之後，她們斷不會不要的。試看許多的奴隸，不願回到從前的不自由，許多的民衆，不再希望恢復從前的專制，便可曉得他們對於這解放表示十分的滿足和滿腔的感謝了。倘使以牛乳和雞蛋爲增人活力的滋養品，不問人家的滋養與否便給他喫，不能算做不好，那麼把那國民的權利又是國民的義務的參政權，給與『人』的女子，不是正當的道理麼？雖然有全然不要求的女子，但一方也有熱心要求的女子，即使人數很少，難道應該拒卻的麼？況且目前由自覺而要求參政的婦女，正隨着文化的發展而日益增多，這時更決無拒卻的理由。總之，向來由社會及政治上的立腳點而反對婦女參政的意見，全沒有立在公平見解上的正當議論，這是很明白的。

第四說似乎是較有根據的非難，至少可謂能夠撥煙而尋火因此而下苛酷的議論的人，也很不少。如著名哲學家叔本華，便是其中最極端的一人。在他的小論文婦女論中說道：「從知力上看來，女子不得不說是極淺薄。這祇要看女子祇能直覺的理解接近的事情，所見的範圍極狹，稍遠的便看不見，就可以明白了。」這話對於女子的謾駡，可謂已極了。不用說，女性的知的特質，在於直覺力，從古來的傳說和我們的經驗看起來，並無異論。然不能因為直覺的緣故，就說是淺薄是劣等。直覺有時往往比推理能夠得更確實的真理，迂迴的考察，常常有彷徨遠離現實的世界，而受腐儒的譏嘲的。叔本華以及與叔本華同一論點而非難女性的人，結局往往不得不陷於一種的偏見。更就事實上考察起來，如果女性的知力，確是淺薄和劣等，那麼從古以來，女性裏面，就不會產生許多凌駕普通男子的人才了。然而我們卻能從歷史上找到許多著名的女傑，那在修詞學上博一代大名的雅典的亞斯巴雪雅 (Aspasia)，暫且不論；而如仰為哲學數學尤其是代數學的元祖的亞歷山大府人喜帕梯亞 (Hypatia)，承其父蛻恭之後，握該府學術的權威；如對於語學，哲學，數學，及神學具卓越的材幹的意大利米蘭人埃內寨 (Agnesi 1718—99)，曾為波隆亞大學的數學教授；更有與前者相等，對於哲學，語學，及數學有優秀的知識的波隆亞人巴雪 (Bassi 1711—78)，亦任同大學哲學的講座；水師提督海耶法克的女兒有出衆的星學知識，英國人瑣茂維爾 (Somerville 1780—1872)，因其學力，覺贏得年金三百鎊的名譽；著學恩門，享能探究數學的蘊奧的俄國人柯瓦萊夫斯基 (Kovalevsky 1850—91)，應斯篤克呵談大學之聘，請授數學；長於人種學，地質學的美國人斯密司 (Smith 1836—86)，留下一部伊羅可伊英字典的名著；數學及物理學創見者博一代的賞讚的法國巴黎人哲爾孟 (Germain 1776—1831)，獲得學界最高名譽的學士會院月桂冠；以及最近在科學世界發見鐳錠為瑣爾朋大學教授的涉蘭居利夫人，刊行許多名著富於哲學的思索力的瑞典愛倫凱，列舉起來，實在非常之多。試讀美國廉散司 (H. J. Mozans) 一九一三年所著科學上的婦女 (Woman in Science) 及法國勃比愛爾 (A. Rebière) 一八九七年所著學術上的女性 (Les Femmes dans la Science) 等書，就覺得古來許多婦女在這方面活動的可驚了。此等許多的名媛才女，不但沒有受到像男子那樣就學的便宜，而且在境遇上的不適和有意的壓迫中忍受種種不堪的不自由，然而覺有這樣的成功，就可見得更其可貴了。前記的廉散司，

在他所記的書中，歷述向來女子所受種種的障害道：『這許多的婦女，伏處一切無能，偏見，和反對的制度下面，竟能在知的活動的各方面，舉顯著的成績，爲她們同性贏得不朽的名譽。并且婦女雖然沒有教育上的便宜，而其所成就最高尙的偉績，往往與男子同等，甚且在男子以上，使男子得有最好的輔佐，這是確切的事實。』所以如果能夠給她們開放教育的門戶，除去境遇的障害，使她們從事與男子同等的考察，實驗，研究，學習，一定可以在將來的人類界，發現前人未知的文化。而且也不必說到最遠的將來，就在現在已經實施學習自由和境遇改造的歐美社會，也可認出婦女知識日益向上，婦女能力逐漸發達的傾向，因此一般社會的文化，也不得不認出比過去社會有長足的進步。照這樣說來，用了知力劣等的思想來否定婦女參政權，不得不認爲完無考察力的頑迷之習了。十九世紀中頁，著實驗知識學的生理學（Die Physiologie als Erfahrungswissenschaft）的德國布達赫（Burdach），舉出許多古來的女王，力說女子比男子更適於政治。這話固然和否定女子政治能力的見解，是一樣的過偏之論；但使我們曉得一方面也有這樣相信的人，並不是無益的。

最後就第五說而言，也與前說相等，在某程度以內，不能算做僻論。就是他們說女子比男子的衝動的感情的的論斷，從事實上理論上都是應該承認的。但是，（一）女子的體質爲保守的，從心身相關的理說起來，精神上當然也有同一的傾向，其勢不得不趨於感情的。（二）因她們的血脈稀薄，遂致富於疲勞性，所以自然易於感動。（三）因每月的月經作用，更加不能避免感情銳敏的生理的約束。（四）因內臟的構造，比男子不能沈着，加以向來的教育和境遇，不給以爲人的正當道德觀念，以致祇在這方面更加發達。所以說向來女子的特性，比較的感情的，也不能否定。然因此便像叔本華的要大罵女性，說『什麼是女子道德的性格的極大缺點，便是正義觀念的缺乏。女子並不像男子一般的爲正義的觀念而動，這可稱爲女子性質上根本的缺點。女子所以有這樣的缺點，其原因就在推理力的薄弱』（婦女論）了。普通的人，不但和這位哲學家一樣，全般的推斷女子這樣的特性，而且斷定爲根本的如此，說她們應該屏棄在人倫道德的圈外。但是他們所謂人倫道德，究竟怎樣的意義呢？這本是可以依了概念的怎樣而把婦女屏在這範圍以外的。譬如野蠻的人類以多殺人爲勇武，家族主義社會的男子，以多妻爲能夠繼承宗嗣，孝於祖宗；像這樣的道德，女子當然是無分的。然而如果以平和爲文化最高的標準，謙抑爲人類最貴的情操，

同情爲社會組織的根本作用，而定道德的範疇，那麼，也不能說女子是缺乏道德的性格的。如果更使她們見知識的光明，把情性更加洗練，那麼，在正當知識上燃燒着的強烈的感情，一定可以改正向來的偏僻，實現圓滿的文化理想，這是可以斷言的。比如我們以爲將酒精驅逐出國外的美國人是文化的，想到這裏面有婦女的力潛在着，便同時不得不想到婦女將美國怎樣的道德化了。再看那政治的方面，如女王伊利沙白的時代，維多利亞的時代，實在顯示英國歷史上國力最發展的治績。如羅蘭夫人，輔助平和革命黨(Girondists)的諸名士，在法國革命史放非常的異彩。這許多事實，都可看出女子比男子更有堅忍的意志，冷靜的理知，和優長的救時益世的政治能力。古人多說女子傾國，其實這都因爲男子缺乏才能，被優柔無知的女子所蠱惑，纔到如此；在歷史上，女子直接傾國的事情，却沒有見到過。因爲自己的昏憒淫亂，却嫁罪於他的對象，這種男子，眞可謂卑劣已極了！我們却相信把參政權給與女子，男女協同從事國家及地方的政治，能夠須行眞能使人類滿足生存的政治，文化的理想，可以不期而實現的。

以上的意見，是我個人的話，而且又不能加以充分的說明，所以未免不能使讀者滿足，但因爲被紙數所限，不得已祇得在此擱筆。

下面姑且再介紹英國福綏特女士(M. G. Fawcett) 在她的名著婦女參政權(Women's Suffrage)中所述新西蘭婦女參政以後的成績，以見事實上婦女參政對於社會人心的影響怎樣。

自稱馬克司奧萊爾(Max O'Rell)的法國紳士，某時到新西蘭旅行，對於婦女參政，非常慨歎，以爲一塊上帝最美的領土，竟因此而化爲風雨怒號的荒野。又有柯德文斯密司，以爲新西蘭婦女參政後十年以內，如果不是有心的人講求避免這害毒的方法，家庭生活必因而荒廢。又有一個新西蘭的紳士名叫裴克威爾的，寄論文於一八九四年二月的十九世紀雜誌上，就婦女參政贈送這個土可憂的結果，發表一種悲觀說。其論文的結句道：『在將來的數年間，吾們在大英國所留遺者，祇有極劣的實物教授而已。』這些都是豫言；然而事實上究竟怎樣呢？新西蘭果然成爲實物教授，——成爲帝國忠實的盟員母國可誇的實物教授。現在無論何人，無不曉得新西蘭的隆盛和幸福，其國王及人種的忠勇。這新西蘭，是英國殖民地中最初允許婦女選舉權的地方；而且是英國殖民地中最初輸送與英國壯丁一樣的人到南非戰場的地方；不但如此，並且是一九〇九年春發起提供戰艦一艘於母國的英國最初殖民地；新西蘭又是和澳洲一同依吉青納的指導設其正國防組織

的英國最初殖民地。而且新西蘭的婦女，要求受一般野戰病院的訓練，貢獻於國防的大事業。

其次新西蘭與澳洲從實施婦女參政權以來，行了許多社會的經濟的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如制定最低工銀法，女子與男子一律適用，如設從未成年犯罪者的裁判所，都在其內。(下畧)

關於澳洲及新西蘭實施婦女參政的結果，可以用一句話來包括，就是：對於此事豫想的弊害中，實際上卻沒有一件實現，在家庭生活的結果，都極良好。新西蘭的生產率從一八九九年以來漸次增加；死亡率要算在澳洲以下世界上第二個最低的國土。我們主張把完全的市民權給了婦女，自然能夠增深她們的責任觀念，把明敏的智慮用在她們的義務心上，對於受信託的職務的重要，有最高的觀念。所以自由的婦女，纔是良妻賢母。

此外更有許多人想像着，以為允許了婦女投票，她們定要嫌憎投票的麻煩的，然而看下面所示政府發表的新西蘭年表，便可曉得這想像的錯誤了。

年次	男子		女子	
	選舉冊上的人數	實際投票的人數	選舉冊上的人數	實際投票的人數
一八九三	一九三、五三六	一二九、七九二	一〇九、四六一	九〇、二九〇
一八九六	一九六、九二五	一四九、四七一	一四二、三〇五	一〇八、七八三
一八九九	二一〇、五二九	一五九、七八〇	一六三、二一五	一一九、五五〇
一九〇二	二二九、八四五	一八〇、二九四	一八五、九四四	一三八、五六五
一九〇五	二六三、五九七	二二一、六一一	二一二、八七六	一七五、〇四六
一九〇八	二九四、〇七三	二三八、五三八	二四二、九三〇	一九〇、一一四

看了這表，就可曉得登錄在選舉册的男女，幾乎以同一的比例投票了。

一九一一年大不列顛帝國海外領土的首相及其他政黨領袖，因英皇加冕禮及列席帝國會議在倫敦會集時，澳洲和新西蘭的代表，往往在公私的席上，發明婦女參政的結果十分完滿。澳洲的首相費休氏（Fisher）曾經演說道：『現在澳洲的政治家在集會的席上，起來反對這事（指婦女參政）的，一個人也沒有。……這是最有利益的結果。……婦女的投票，帶來許多社會政策上的好結果，這是毫無疑義的。……聯邦議會，對於女子的報償，取得強固的地位。所定的最低工錢法，於從事同一工作的男女，同等適用。』（載一九一一年六月三日曼卻斯特茄第安日報）又費氏在別處論及婦女參政，男女間並不發生不和的事情道：『婦女獲得參政權後，男子在婦女工作中所得的利益，非常可驚。』（同上六月十日）新南威爾斯的首相維廉賴因氏（Sir William Lyne）也說：『婦女在澳洲獲得參政權時，她們努力於選舉和議會的純化。現在她們正在誇示她們的議會是世界模範的議會。』（同上八月一日）維多利亞的約翰慕來君（Hon. John Murray）和寇克帕脫列克君（Hon. A. A. Kirkpatrick）也說及相同的意義。這些都不能不說是對於婦女參政權行動最好的證據。而且不但贊成的人這樣說，便是曾經反對的人，看了實驗的結果，也很有變更他們的見解而這樣說的。如澳洲聯邦最初的首相埃德門巴頓（Sir Edmund Barton）和維多利亞的首相湯麥斯卞特（Sir Thomas Bent）等都是。卞特更是於他在職中許可婦女參政權的一人。一九一〇年十一月，澳洲聯邦的上下兩院，滿場一致通過如下的決議：『上(下)院相信於澳洲聯邦及各州議會，在與男子相同的條項下，擴張婦女參政權，可得最有利益的結果。因此選舉更比向來有秩序，在前回的聯邦選舉，各州大多數的婦女投票，比男子投票不出更大的增加；其結果關於婦女及小兒的立法也比較的優勝。關於國防及帝國的事項，證明她們雖有和男子相同的先見和判別力。因爲這改革有這樣的好結果，所以從前雖有人反對，我們敢聲言凡是喜歡代議政治的一切國民，都贊成婦女參政權。』……

（Womens Suffrage, P. 39—43）

（譯自宮田脩婦女問題的第七章）（R）



婦女主義與婦女參政

沈志堅

我不信婦女是配有選舉權的。惟其如此，所以我主張她們必須有選舉權。我相信婦女的政治眼光是狹隘的，私心的，而且平庸的，她們的行政在起初必依私意，不是感情用事，便是流於蠻橫。一定要撿了公法，限制幾出或別種正當的行政。但假使這種事會有進步的，婦女也未始不可進步有為。凡事須就全般而論，祇為了紐西蘭婦女沒有這種情形，便以為所有婦女都是如此是無當的，講到婦女的政治知識，英國婦女的確勝於德法美諸國的婦女。但她們所知，究不算多。她們全為她們的感情和利益所制。如她們結合起來要廢止傳染病條例，卻不知怎樣去做，因為他們做這事，並非迫於意志，為了一時感情而發的。我不是要擁護那傳染病條例；彙集幾種外國的事實判斷起來，賣淫一類的事還長久存在，傳染病條例便不能算做重要了。那種可怕的事，合法與否，似乎都無足商榷，因為防惡的法律，行於歐洲，當不利人也不害人。法律不能降低外國賣淫者的力量，也不能降低男子貞操的標準；不能增進國民的健康，也不能損害健康。即使英國沒有這種防惡的法律，也因為婦女們的會哭，並不是因為她們的會想。

紐西蘭和美國某省的婦女，謀實行本地酒禁，也是這樣；她們對於酒醉，幾乎恨到發狂。遂她們的力量作極端的論調。她們不想到飲酒的人也有節飲的，卻斷言凡人都不宜飲酒。據我看來，禁酒似比廢止傳染病條例更無意味。因為一經禁酒，人們小小的快樂，將完全被奪，朋友也無所藉以聯歡，全世界的人，將為之意氣銷沉了。醇酒原是有害，但我們須知有幾個果毅的人，也會戒絕的。婦女的

所以欲行酒禁，第一是武斷男子一許飲酒，總要成爲醉漢；第二是見了醉漢的妻子發生感動，不許未婚男子飲酒，以免他將來的妻兒受苦。紐西蘭禁酒法律，有許多處可以規避，所有法律的重要點，祇是表示婦女們的趨向罷了。

最後要論國家的歲出了。婦女每每異口同聲的贓着『減輕稅率。』於此分出兩種婦女來：一種是聯合政黨的，一種是熟讀她們丈夫一黨的黨綱的，婦女選舉者列席在本地選舉會，都反對一般提議用錢的政黨。這事在政治中運動的人裏，大家都所習知，她們縱有寬大的，也全然無益，除非她們祇在自己家中寬大。因此，如果她們管理國家賦稅，必非常吝嗇，她們對於養老金，勞工恤金，衛生保險等，都將大大的反對。當恤金條例推及於傭僕和保險條例初有的時候，婦女多在報紙上發表逆署的文字，並且開會拍電，表示他們反對用錢的態度。

這是顯然可見的，因爲選民的意見可以影響於議員，因此，婦女多加到選民冊上，便足引入於暴戾，感情用事，和卑鄙。假如被選人眞要代表選民的意思，我自身雖爲女權家，却要見婦女將以所喜的法律去損害大衆。他們不肯撥教育費，地方用費，勞工邮金，她們只要用於軍隊和巨艦，務些外觀；斯坦脫海特蘭姆氏（Stewart Headlam）說得好：『她們不把麵包給兒子，却把小旗給他們。』這樣，革命的事情就要發生了，只是男議員們，要保留自己的地位，定然違背她們的命令。婦女參政開始的將來，當有騷亂之象，並做出許多許多醜陋的事來，但女權家都堅信這些小小的騷亂是無足怪的，婦女在社會上活動，當然也像男子一樣，爲人不能全無過失的。

婦女一旦任了國事，我相信那騷亂和貽誤是少不來的。但如果像我所說，她們的政治眼光是狹小的，倘感情的，和平庸的，那麼，我們要自問，她們爲何會這樣的。我以爲這種並非天生成的奴隸性，是由於她們的教育未受完全，這證據是極顯明的。試看她們的態度，對於這些傳染病條例，資本懲罰，白奴販賣，酒禁，都不加深考。我不說男子選舉者議起稅則改訂和地方問題要好得多，不過他們多受些教育，對於可決否決，稍能打量，並不隨情感而定。他性質堅強，有時極有風骨，而且大概是普選下不失衆望的人。尋常無學的男子，倘可以得些政治知識，婦女却從不會得到；其實教婦女研究公共問題，也有多年，如她喜讀，也可讀經濟，歷史，和哲學，但她永不會有一種『快樂的』興趣要做一個選舉人。

曾經從事選舉的人，當能曉得我的話的。他們知道怎樣去運動

選舉者，迺辯論服是文字怎樣用了口才邀請選者到他們的家裏，怎樣的信箱中塞足了小册子，怎樣請求和強迫赴選舉會。婦女未曾受過這樣的待遇。男子八十年來不得不聽政治的鼓聲，而婦女則只有在委員室中像機械一般的工作，當投票的時候，妝得十分豔麗，而於問題則一無所知；所以教她們選舉，不是選舉，只是求人容悅。不但這樣，政客看透了婦女是勢利之徒；所以像潑林羅斯會(The Primrose League)改進社會討論會等，一無別事，不過是一種平民藉此可以和伯爵或閣員夫人握手的大機關罷了。政客要利用她們，只是誘惑她們，給一種親密的顧訪和飲茶，算代替給了她們的政治教育。凡卑下的事情，在婦女手裏便更卑下，因為柔順隨人的心，是最卑下的，尊貴的事，却偏被藐視，以為可厭。政客正要婦女愚而豔麗，她們既無被選舉權，何必要教得很聰明。

講到精神狀態，婦人心內極傾向於帝國主義和貪客；他們茫然無知，不知為那種誇張所迷醉，因為她們實在無知，不能認明誇張是她們所該拒絕的。我並不攻擊帝國主義：我十分相信克誠爵士(Lord Curzon)彌爾納爵士(Lord Milner)青勃林君(Mr. Chamberlain)林特傑姆森勳爵(Sir Leander Jameson)心中有一種相同的策略，自信(真正自信)我們是西方最文明的一族，他族較遜的，都該服屬於我的，但我堅以為婦女談帝國主義，直等愚人要保留一個好夢。她們談帝國主義，一無哲理見解，不過是一種虛榮；她們的帝國主義，只是一種羣衆歡鬧，看街上兵士列隊而過的軍樂，只是奏『英國軍歌，』永不曾奏到『別情婦歌。』他們想到流血，將血染紅的地圖，並不明瞭，所以她們是不明白的殘暴者，並非真有意的殘暴者；她們是慘毒的人。戰爭的空氣，像一種戲曲的激動她們，却不能激動男人，因為男人知道戰爭是危險的事情。但婦女喜用兵而怕用錢，轉而想別的經濟方法，要改訂稅則使外國多納入口稅，那麼，他們做了帝國主義的餅，而且喫了。

我看婦女究竟怎樣能夠改好呢？婦女究有幾個知道歷史上事實，近代或古代的，或則外國政治的？那個婦女知道德國皆特倫章其脫君(Mr. Von Kiderlen Waechter)的政見，或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分別呢？男子能說明孟羅主義或剛果(Congo)的情況的尚少，那婦女尤其少了。然這種不受教育的婦女，也要寫述辯論和演說。女政治家的演說，關於內部的問題很會講，講到外國國家事務就要鬧出笑話來。男子的教育已極壞，至於女子正可說沒有。我竭力想可以幫助他們多得教育，祇有這婦女選舉權可以幫助他們。

照我一個婦女主義者看來，選舉權是最要緊的。我信那選舉權——祇有選舉權——可以引婦女們研究現在所毫不曉得的問題。他們第一步要被政黨的政客求愛的，因爲總要有一代的時間，被政客認爲新的，可疑的選民。現在有經驗的政客，知道爽直的女選舉者不是注意，她們不用論據，她們知道那一邊，就投那一邊的票，連自己也不知所以要這樣投票：可疑的選舉者便不是這樣。那爽直的，只知像機械的投了票，同時那可疑的要退回來，改換他的信托之心，或竟不願入場；但這種人，卻是老政客所必謀攝伏的。婦女於此，卻有許多的機會。總有幾年，女子選舉權將要能夠左右政黨；不論那方得了婦女全體票數，必可得勝，那政客可立刻成功：這種事正是他們要實行的。我便不信婦女會全體投那黨的票；她們總要像男人一樣，自然而然的分投的，不過這些政客，只望一網收盡，因而要爭集於婦人一面；這是她們喫苦，使她們一再改換意見的；接到小册請柬去赴會的也是她們。實在政客的集合勢力，無黨不有這種準備。至其結果便弄得混沌不明。婦女如被問及各問題的意思，如改訂稅則，地方問題，國家賦稅等，他們便瞠目不知所對。她們也像男人一樣，亂投一回票，但是她們受了痛苦，也不是無效的。據說英國在改訂稅則的擾動之前，毫不知道『經濟學』的意義；就此而論，沒人能夠否認那騷擾，就是給選舉者多量的教訓了。大部分荒唐的知識，要毀害男女兩方的多人，可無疑慮的，惟盤百發千人的心裏，已起始注意到經濟的真實之上了。

那是我所大希望於婦女們的。我想她們有這新的高貴的地位，使她們不得不去討究政治問題；她們不知自己的權力，也爲那些受尊榮和年俸四百鎊的議員所不許。女子選舉權，意即迫使婦女曉得近代運動的意義。直接有關係的，將是一種報紙的教育，我敢說這種教育，發展平常人的心志，比較書本上的教育更其重要。可是現在的婦女，卻不讀報紙。讀報不是專讀謀殺案件，及離婚和結婚，即看看圖畫和時式衣服的圖形。讀報的時節，至少須把國會的辯論看一遍，把外國專電和那政治首領過過目。其實這種新聞也並不多，她們卻棄置不閱。婦女們在這人造的世界裏遊行，將國民關係的大事都教男子當心，自己卻去忙着看些小事。試於不論那個早晨，看看旅行的車中，才知我說的不錯。凡男子十個中，不過一人手執一仙令的文學書，其餘總是閱晨報的，我雖不能妄說他們不看捕房新聞，運動欄，和鐵路上罹禍的事，然我知道他們的確終日保存這份報紙，把大略情形一看之後，還要細細把政治消息完全看過。同時，婦女們看了畫報，就閱一種定期出版的小說，或看一

種最下等值一『便士』的小說；別的比較好些婦人。也不過讀了一種值六仙令的小說。

有了選舉權可以把這種習慣完全改變。婦女不能無限的反抗政治上運動手腕，她們在自己羣中和男子，都要有一種爭論。假使得了勝，她們便覺政治有了滋味，因爲婦女比男子更喜成功，假使失敗了，她們勤奮強毅的性，會迫得尋了武器去爭鬥的。新聞紙就是他們的武器，她們讀了報，可尋得一個根基，做她們政治的信仰。這個不一定是好根基；也許是一偏的，粗率的，因爲報紙沒有幅面是以登載倫敦經濟大學的課程；但雖不好，却不再是舊時武斷的和亂叫的根基，報紙做了一種覺悟的根基；婦女看報，不是虛耗半個『便士』了。

簡單的說，我相信那選舉權鼓舞了婦女的心，一面將迫她對於判斷事情，減少感情作用。我不猜想婦女將變爲鐵石心腸像男人一樣，也並不要她這樣做，因爲感情是社會上極有價值的，我將評論在後面；不過她將變爲更合論理的。倘有論理因是無價值，但係有情感也是無價值的；如果要酌量論調，不是專門觸犯人的說些『一個包攬訟事的威爾士律師』或『一個誇口的公爵，』她就有出言可聽的價值了。婦女變爲有出言可聽的價值，她的身分就可以高起來。這不是法規，可用投票使之成立，這是人格的可敬，是必要到可敬時才有人來尊敬。我們常要男子們重視婦女；那是我們的兩邊的戰爭，但是明白說一句，男子也不是笨伯，他們見到婦女到了可敬的時候，自然會敬重她們的。

如果婦女先天的聰明確係過於男子，而且更勤更精銳，——雖則我不說她是更會創造的——我決信婦女將能辨明她的權利，這權利有了選舉權能迫她固守的。說婦女比男子要聰明，卽使我們引一個形容詞『先天的』在前，總是一個可爭辨的問題。那我不能不再大膽的問：假使婦女處於現在的奴隸地位尚且這樣聰明，假使她處於理想的地位之下，將怎樣的更聰明呢？這原是個不十分妥當的邏輯，但我們如更究研假設及歸納；著名的事實雖少，但世上幾乎有智慧的婦人，大半明告我們，說婦女的才能是很大的。我並不要把福綏特夫人(Mrs. Fawcett)居利夫人(Mme Currie)『洛加斯馬來脫』瓦惠脫公爵夫人('Lucas Melet')(The Countess of Warwick)，或赫弗來惠特(Mrs. Humphry Ward)的才能，說得太高，但我却信這些婦人在同時的人看起來，很優秀的。

所以我常想兩性觀念一經明白，婦女的進步必可大而且速；如果判斷一種事情，係照事情判斷，不照女子自身的事情判斷，那麼

評議自然隨之在後，現在公衆認婦女沒有才能，衆意認她們不公平，誇大，等等，這我相信是傳統觀念的力量。因爲數千年來不想到婦女應當着無論何種書籍，以代無甚緊要的藝術，她們應當試做創造的事或現身於政治劇場，或細究人類生活。馬李安(Molière)曾說一個老當見他教克來薩爾(Chrysale)道：

『婦女讀這樣多的書，從幾種理由看來，是沒有什麼益處的。』

那是給婦女一種重壓；因爲每個人疑惑她們，連她們自己也疑惑起來；她們怕敢說自己的思想，即日報上也不敢寫上去；有時她們存了怕懼，竟阻止了做極好極有價值的工作，總說有一種極著名的小說，是一個婦人做的；因爲她丈夫的不悅意，這小說遂擱置了數年不曾出版。這一種千年的傳說，把女子束縛得很小；我相信女子政權的練習充分發達，可使她們的身材增大起來。

在這種重要的事情上隨着而來的，更有一種理智的潮流。我上面說過，婦人是吝嗇的政客，寬大如不從家裏行起，那是無庸行寬大的。試一考察其從前財政情狀，便毫不足怪。因爲幾千年來，她們不過是管主翁錢袋的奴隸，她們或被豢養像一種動物，缺乏銅錢，或很吝慳的分給她們幾個錢銅使用使用。大概說，她們沒有財政上的訓練，她們手裏不曾經過大款項，她們慣管些少銅錢，付尋常酬應的費用，永不曾得到比窮人更多的錢。這樣，無怪婦女錢財的眼光，幾爲低小，那消費金錢的計畫，要嚇壞了她們。又有些婦女，則對於財政更不經意而且愚蠢，因爲她們被主人做成一種受人憐愛的奴隸，她們不能自己去用錢；男子或把她們做成爲無能爲的人或無責任的人。婦女主義者以爲責任推在婦人身上，她可以起來得尋一種機會，她們的才能就同機會一同增大。她現的像一個小孩，怕敢開錢箱；必須有了政治教育，使她知道錢的意義與如何用法。她必將習熟於估價，預算，貸款，知道價格，課稅，押款，賺取，留心於分配收入錢財，準備各種不時的需用。講到這些，都是有了政治教育纔能知道。她要去管的國家的財政，多沒有明白；固然，男子於財政也不十分清楚的，但有他們的樣子也就夠了。男子雖不能逐條分析特別支用的議案，他們却知道這種稅是應課的，是必需的。將用於有用的地方，他們不會一聽加稅就發出斥罵，大呼『掠奪』和『搶劫，』像那些未受教育的婦女一樣。如果偶然有這種斥罵，也許聽了他們的黨魁的命令而然；等到他們知道了那稅是必需的，不久也就承認了。婦女主義者相信婦女對於這件事，也要有這種事的經驗纔好。

智識逐漸增進，感情自然逐漸冷淡，因此婦女於政治，也升堂入

宰了；但我想這也不見完全是好，情感過於冷淡，國家也有受損失之處。我相信我們於政治上也要些情感，那種熱烈的和無謂的意識，反要挫去適當的意識；亨利剛伯爾勃納門爵士 (Sir Henry Campbell-Bannerman) 在政治舞台上叫道：『這種人笨極了』。譬如就這事而論：煤礦工人，能工要求工值至少五仙令一天。那理由是被贊同的，那工值的數目也交由公判人議定。有幾個公判人所下的判斷超過五先令，但聖安爾達爵士(Lord St. Aldwyn)却允許南部威爾斯礦工不過四先令三便士到四先令九便士。這是經過充分的[illegible]酌而定，自然是一種誠實的判斷，但這却變了枯乾無憐恤的判斷，這要使工人們成一種惡印象留在心中；他們想自己被礦主和國會欺騙了，不知道他們憐恤他們的；這分明是失策和暸悟，簡單的說，由於缺少感情。允許了五先令的工值，是不會影響到煤價的，因為這是彰著的事情，那賣價不是照抽出物值而定，全由同業商人手中操縱的，照當年看來，家用煤夏季值十八先令一噸，冬季就要值二十七先令一噸，這價值提到這樣高，因為煤業中人使需求的不能不忍受。一線感情的光，或能照徹公判者的黑暗，使他說：『五先令的工值也不算一會事，但這不過是大量一點』。那就沒有怨苦了。

我不要一定說假使婦女在當時做了選民，聖安爾達爵士就會允許那工人們五先令的，不過我想受教育的有情感的婦女，必能反抗太墨守舊法而狹小的政見。我以為有一種泉源要從婦女裏流出來，或是情感的，或是慈善的，由這種泉源，帶有一種新的慷慨性。她們雖然平凡，然而信奉宗教力行慈善事業，較男子更為熱心踴躍；她們願執苦役，多方募集金錢，來周濟愚而且窮的人，我不願迴護婦人的這種舉動。她們是不中用，而且最會耗錢，她們偏向於那種快樂而不開化的內力，和她們受的宗教的狂熱，在我們國內也是需要的。我可無須多說，那有潛力的婦女，我知道開明的公衆精神，必贊成婦女有選舉權，這種宗教，國家和慈善事業的熱情，是大有益的，我且不管那婦女會做出許多不良的事來，因為我聽說有作惡的能力，也必有為善的能力。宗教極是好改的，一經教以新的標準，信徒們也可改信別的福音的。

我相信我是一個婦女主義者，那精神藏著處往往含有一種不可覺察的勢力。我想見從前婦女們治家用了體力和心力，做關於兒童教養供給飲食的事，這些事是男子們所不注意的，因為保管種族的不是男人而是女人；男人留意成功，急於有進步，也有助於保種；但女人不知不覺的看得遠些；他們遠在未生的子孫之前，即

見到她們所有的無盡的前程。然而那是不清楚的視覺，是一種很陳腐的視覺，婦女能養育種族，惟不是新種族，有新的標準，新的欲望，脫然離去舊的奴隸地位的種族。所以像我一個婦女主義者，我要用那良知的才能，使婦女做成一個先覺，使她們來提醒迷蒙中的兒童。

武力主義，是指明情感的存在。六年來婦女擲石，碎窗，燒郵箱，聚衆圍國會的議長議員，幾次被捕，欣然到堂，明知道將再入獄，挨餓和受辱。她們有幾個不出來，大多數要顯示一種類似發狂的英雄性質。我不願判定她們行那種武力主義的不好，我並不這樣想，但我是一個婦女主義者，必須眼光放得遠些。狂熱的性質是怎樣呢，我們卻不管敵黨當用了『至愚的』或『神經病的』這種字眼，加在她們身上：改造運動，和幾件大事業的成功，往往出於這種人。便是瑙特博士(Dr. Nordau)等叫做退化的，瘋子，笨貨，神經病的人。假使頭腦清晰的，是『普通的人』，我也知道所指如此，我們也能容恕拿破崙(Napoleon)尼采(Nietzsche)賽復那羅來 (Savonarola)牛頓 (Newton) 和加里里阿(Galileo)等的瘋狂欲望。又假使瘋狂是天賦，我們可信婦人是民族天賦的寄託所；她的不退縮的身體上的勇氣，又還有更大的德行上不畏譏笑的勇氣，猛厲的精神，振起孱弱的身體，凡這種種的特性，使我決信那婦人的情感，可變爲國家的情感的。

所以婦女主義者的態度，趨向於婦女參政，是一種欲望。我們供給那參政運動的無論什麼需求，目的，或方法，因爲任何的需求的計畫，目的的概念，方法的運用都是婦女叛亂的明證，這種叛亂，我們希望把他鼓動起來。過了兩性戰爭，進前卽爲兩性和平，我們就深切的做兩性攻伐；我們不須多注意，或者這參政果實，落在女子參政者的手裏，但須望她們更去做從來不許女子做的事，因爲希望是實行之母。我們希望因婦女參政成功之後，我們的運動日趨有利方面，因爲我們想在參政者中間引出幾種勢力，已經用了達到她們的目的的，從婦女主義到參政論的關係，恰如社會主義和勞動同盟；形式上似乎完全分離，其實兩種運動是必不能分離的。如果婦女主義期於各事有一種更徹底的覺悟，多多觀察，便不會藐視參政的；實在最可樂觀的是參政論者便是婦女主義者，在參政論者的頭腦上再加些思想，如泰來拉特(Talleyrand)之與麥來脫(Murat)。

（譯自喬治 (W. L. George) 婦女與明日）



婦女與政治的關係

幼彤

西洋有一句俗語，『婦女之前，不談政治。』這話至少可以看出兩種意義：其一是說婦女對於政治全不發生興趣，在這一種人前面，應該避去政治上的議論。其二是說婦女與聞政治，有害無益，所以婦女與政治是無關係的。這一類話，向來認作眞理，沒人敢起疑惑。假如婦女偶然有對於政治發生興趣的，或者熱心政治的，總說是不吉之兆，必將擾亂社會；若是男子有主張婦女干與政治的必要的，更要被人家非難，說他受婦女媚惑，有害社會秩序了。

但是到了現在，恰成了正反對的傾向，一面婦女不但對於政治很有興味，而且使婦女參與政治，非特無害，而實爲必要，所以婦女自己來要求參政權固屬正當，而男子也把這事認作不錯，以爲從此可以希望全體社會眞正的進步。在大戰以前，已經承認婦女參政權的大國，尙屬不多，但大戰以後，却早已成爲普通的事實，不承認的，只好說是極少的例外了。而且不但參政權，就是別的公衆方面，也都認定婦女的勢力範圍，社會全體，一概要求婦女的協力了。

話雖如此，但現在一般普通人民對於婦女和政治的關係還有一種疑慮，受了古代傳統的束縛，敢於大膽的非難，因此在這裏將婦女與政治的關係本來應當怎樣，作爲問題，研究一下。

婦女與政治的關係本來應當怎樣？要明白這個，必先考察婦女與政治無關係的思想從何而起。這一種思想，不消說是和實際上婦女與政治永無關係的事實，互相關連。除却極少數的例外，婦女對於政治向來總是沒有興味的。但若仔細考察，對於政治沒有興味的，也不止婦女，男子也是很多。即如低級勞動者，雖屬男子却和

婦女一般，並不對於政治發生興味。從此看來，婦女對於政治的沒有興味，決非因爲她是婦女的緣故，一定另有一個理由；有了同一理由，就是男子也一樣不發生興趣了。這理由就因爲向來人民都把政治當做專門家的事務，非專門的人都無興味，於是他們把全個政治委託專門家去辦理，非常放心。這麼一來，在上者才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原則，在下者把身家性命委託名君賢相，毫不思慮。有了這不發生興味的事實，才引起無關係的議論，所以與政治無關係的，便不僅女子，而低級的人民也就這樣了。

關於這方面的覺醒，跟着思想的開發，先從男子方面起來。如初期的德謨克拉西運動，就唱導須使低級的男子有參政權。那運動雖然不曾顧到婦女，但也並非因爲是婦女的緣故，假如婦女當時有了和勞動者同樣的自覺，這運動當然也不會不顧到婦女。只因婦女與低級人民覺醒的時期不同，所以婦女參政運動和德謨克拉西運動，纔變成不同問題的形式了。

到了今日，決沒有人再說政治是少數人的專門事務了。凡是社會的分子，如果感到利害，都可插嘴來說。這政治興味的普及，是現代最顯著的特徵的一種。從這根源上，發生出參政權普及的事，於是低級勞動者和婦女要求干與政治的問題，也跟着起來。這實是文化進步自然的趨勢。可是在向來掌握政權的少數專門家，却以爲侵害了他們的領域，因此不免要想反抗這自然的大勢。凡是反抗大勢的，原是頑固不化的一類人物，但他們力量却很猛烈。他們固然祇顧自己一人利害的消長，故意的反抗大勢，但有時却往往陷於自己利害和國家全體利害混合的錯覺，從爲國的誠意，而反抗大勢。他們不識時務，忘却低級勞動者和婦女的對於政治發生興味，是自然之勢，而以爲他們本來並不關心政治，祇是被一般自稱先覺的人所煽動罷了。因此對於所謂先覺者加上一個危險思想家的惡名，勸一般人不要爲這等陰謀所煽惑。但是任憑你手段高妙，要和大勢去反抗，到底不能。低級勞動者不必說，婦女也終於逐漸的感受政治興味了。最近的趨勢，正是爭着這一點。

上面說過從前婦女和勞動者都不關心政治，這事並不是婦女特有的現象。現在更須說明，她們爲什麼在過去時代永不關心政治呢？前述把政治當作少數人的專門事務，固然是最重大的一個原因。但此外還有可以注意的，就是因爲向來她們的生活，大概是依從他人的緣故。十九世紀以前，自不必說，在十九世紀德謨克拉西運動開始進行以後，低級勞動者和婦女，還被擯斥在政治圈外，在政治上可以插嘴的，祇限於所謂資本階級。這資本階級便是那

時社會中一般人的生活支持者，婦女和勞動者，就是依從他們而維持生活的。換一句話，在生活上，婦女和勞動者還不成為社會上實際的單位，只有資本階級是社會的單位。勞動者和婦女的生活，就被包含在這等人的生活內。因此那時的德謨克拉西，以承認社會上實際的單位的獨立資格為滿足，至於依從其下而生活者的利害關係，從那代表他們的人看來，他們並不感到認許政治上獨立資格的必要。也有人說，十九世紀開始的德謨克拉西，並非不把婦女和勞動者放在眼中，但是用今日的眼光去觀察昔日的社會，今日的確把婦女和勞動者置之度外。這固然極不合理，但在十九世紀初期，却也不得不然。那時的資本階級，本沒有忘却依從在他們下面的婦女勞動者由他們代表的自覺，他們不但代表他們自己的階級，並且打算能够做全體的代表人。至於今日，這個關係却大變了。因了一般產業的發達及其他種種的理由，勞動者的生活，不但不能永遠這樣依從資本家，而且竟成了和資本家對抗的階級。但勞動者和資本家，生活關係完全分離。至少他們能够自覺他們是以對等的資格構成社會，並且應該分擔社會進步發達的人了。至於婦女，雖然和這個情形有點不同，可是依從男子而營生活的思想，却同樣逐漸的廢除。婦女也自覺她們是和男子平等，對男子獨立，須要分擔家庭和社會的責任的。像這樣的婦女的自覺，更因最近未婚女子的驟然增加，使之助長。她們以為政治不能像從前的祇委託男子代理，自己既然應該和男子協力分擔社會進化的任務，政治也得要求她們的努力；因為這樣，她們也和勞動者的要求參政權同一理由，去要求婦女參政權了。

這樣說來，婦女在過去固然對於政治不感興味，但這不過是附帶於婦女本質的應有的現象，所以最近自然的趨勢，她們在政治上也有興味了。而且從前因為婦女對於政治沒有興味的理由，生出婦女不應參政的結論，現在從反面說，婦女對於政治既然有了興味，當然應該得到婦女可以參與政治的結論。但是沒有興味不准干與的議論原是錯的，同樣，有興味便使她們干與的議論，也是不對。興味的有無與可否參與政治，這兩個問題本是無干。我也承認今日的婦女對於政治是有興味的。沒有興味不使干與政治的議論雖然略有關係，但既有了興味，應否參與政治利害得失的問題，却仍不能不討論一下。

在考察可否承認婦女參政權的利害得失問題之前，我想把婦女不該參與政治的思想的根源尋覺出來。

假如婦女是因為是婦女的緣故，不能參與政治，那麼，反過來說，

男子一定因爲是男子的緣故，應該參與政治了。但照前面所說，男子方面，也有永不能進政治的門的。可見不能參與政治的範圍，不僅限於婦人，在男子中也有很大的部分存在。那麽，婦女也決非爲了婦女的緣故而不能參與政治，實在另有一種階級。在這階級的，無論是男子或女子，都不准參與政治，只是男子偶有例外，婦女沒有例外，凡政治的門戶，悉被閉鎖罷了。

然則從前的政治，不但婦女，對於多數的男子，也不開放，究是爲着什麽呢？其一，卽如前面所說，以政治爲少數專門家的技術，其他是因爲政治的活動，與日常生活上普通的原則並不一致。

把政治作爲專門技術，現在可不再說。柏拉圖以政治爲哲學家的任務，這話是很有名的；到了今日，我們還有以爲政治的事，該由特種階級的人去擔任，自己無須關心的，如果有專門職業的人，再要插嘴到政治上去，未免太多事了。然而據我們看來，政治上的技術，卽行政，確是少數人的專門技術，至於廣義的政治，却是不然，應該須國民全體關心的。因爲這種政治，並不是專門的技術的緣故。雖然到了今日，仍有以少數有識專門家擔當施政責任的必要，這意義便是說『賢人政治』的名詞，在今日仍屬適用。然其人是否賢人，歸那個來評定呢？向來有許多的人，都自以爲賢人，用盡各種手段，想排擠他人，行自己的策劃；不是賢人，也藉了賢人的名，爭奪政權。到了今日平民政治的世界，所謂誰是賢人，就歸多數的民衆去評定。所以如果把賢人政治解爲與平民政治對立的意義，那麽，這賢人政治，便要陷於暴力政治了。因爲今日的政治，在實際上的技術方面，原是專門家的事務，可是關於左右國家運命的一般勢力的構成指導，乃是國民全體的事務，並不是少數者所能獨占的。

因這個變遷，其當然的結果，今日的政治，便不得不與我們日常生活的原則，尤其是道德的原則相一致。在從前的政治狀態之下，政治是專門的技術，而且獲得政權，必須弄許多的權謀策術。不論今昔，所謂政治家，就在推行自己的政見，因爲求行自己政見的熱心，政治家間的政爭，便因之激烈。固然也有人說政爭怎樣不好，但是政爭却決不是惡事，爲國家計，要行自己的主張排斥比自己主張惡劣的人，還是公忠爲國，極可稱讚的。像這樣的政爭，國家社會都可以希望進步。但是從前的政爭，一到占着顯要的地位，便利用他擯斥反對黨，遂致尋常的方法，不容易把他們驅逐。卽使當局的人怎樣行施暴政，大失民望，彈劾他的政敵，怎樣爲民心所歸，只因當局的人，更比他擁有強大的勢力，所以往往是當局者得着勝利。民間人士，無論思想怎樣高潔，精神怎樣忠誠，因爲不會占着地位，

到底遂得勝算。於是他們只好用種種手段，先達到爭奪地位的目的。取不到地位，什麼事都做不來，結局爲了獲得地位，沒有選擇手段的餘暇，不論什麼惡事，也都去幹，一心只要占據顯要的地位。這便是舊式政治下政爭的普通形狀。或則暗殺，或則兵亂，最輕的也要弄極陰險的權謀策術，結果引起種種的弊竇，同時爲禍國家。其中最普通的現象，是蔑視道德，因爲合於正義公道的方法，在政爭上是不能獲取勝利的。不是抹煞良心，大膽行施違反日常生活原則的人，決不容易成爲政治家。這樣看來，所謂政治是和向來的倫理道德不相干涉，所以對於整理普通日常生活，責任特別繁重的人，第一就該對於政治不生關係。整理日常生活有最大關係的，當然是婦女，所以婦女第一個不該關係政治的部類。

但是政治本來是可以左右國家運命最高尚的事務，爲遂行這高尚的事務，有時不得已不顧道德，或摧殘日常生活的規律，實在是自相矛盾，大可慨嘆的。但是仔細考察，這也決不是從政治的本質發生，在實際上，政治本是我們日常生活的一方面，也與保障我們日常生活的規律，受同一原則所支配。到了近來，平民政治發達，政治漸漸成爲倫理化。從前用殺伐方法或權謀詐術去解決問題的必要，逐漸減少。即在平民政治的時代，須要憑民衆良心的自由判斷，任決定一切的重大事務，政爭也須依一般民衆的自由判斷而定，所以政治已經並不和日常生活的原則相背。因此到了今日，對於政治，沒有保持消極態度的必要，宗教家教育家等，尤其不可不出而與聞了。那麼，依同一理由，婦女不也該承認參政權嗎？

現在我們達到結論了。(一)從前的政治，不但婦女，就是男子，也是無關係的好；但在今日卻已沒有疑慮的必要。(二)不但無須疑慮，而且婦女已經自己起來要求，這要求也很正當，我們應該順着這趨勢，把婦女之力導入政治方面，完成良好的組織，獲得有效的發言權。(三)現在要求的呼聲雖小，但助長之使成爲大聲，乃是叶於情理。煽動作惡，固然有罪，勸人爲善，決不致會有罪的。(四)今日的政界，還未能合於理想的，不但婦女，便是我們男子，也不容易插足，但不進去便無從改造，所以我們能夠冒險進去的人，總該稱讚他是勇猛的。若有先覺的婦女，入了政界，無論因事勢的險惡而失敗，或因她自己有弱點而失敗，總是値得尊敬愛慕的人。

總之婦女不該得參政權的思想，其根據如前所述，是非常薄弱。反之，籍着婦女的協力，政治或者能更加純潔更加溫馨。假如政治照理想的行去，那麼，干與政治決不會喪失婦女本有的天分的。

（節譯日本吉野作造婦女及於政治之力第一章。）

女權運動同盟會籌備紀略

本會籌備以來，一切經營計畫，大致已經散佈在一般社會；然而系統的詳情，外界究難深悉。同人等為公開請教的緣故，現在特寫此短文，望關心女權運動者指正！

(甲)計畫

一，本會為永久存立的會，(因為女權運動恐非短期所可成功，幾於實現的。)

二，組織　擬以北京本會為本部，於各省設立分部。

三，經費　暫用募捐法，待稍發達後徵收會費。

四，進行　用演講和出版的方法，遂研究及宣傳的目的。用調查的方法，促進積極的進行，並注重及時與政府交涉。

(乙)經過

一，徵求名人學者之同意　由分頭接洽的結果，已得北京國立八校的校長同教員的同意，加入本會贊助員之列。議員政客亦有一部分充當本會贊助員的。(另有贊助員名錄。)

二，招待新聞界和學界　八月十三日，本會開茶話會，招待新聞界和學界諸先生，到會報館凡十餘家，均竭熱心鼓吹真理為本會的援助的。多數報館，并且特別捐助義務啟事。學界到會的，如蔡孑民李守常譚仲逵曾敏諸先生，都有極懇切的演說，為本會畫策或鼓勵勇往進行的。

三，宣傳；　分發本會宣言書簡章請願書於各省；舉行公開演講，已經六七次，每次總講的約計三四百人。刊發女權運動特號，現已出至第四期，分發各省及本京，每次約計二三千份。

四，成立會盛況　八月廿三日，本會開成立大會。到會會員和男女來賓約計六七百人。主席報告後，會員贊助員來賓相繼演講，有本習慣立論的，有本法律立論的，皆發揮至理，鼓掌雷動。因為時間的關係正式職員尚未選出，(現用通信選舉法尚未開票。)　散會前曾攝一影，作為紀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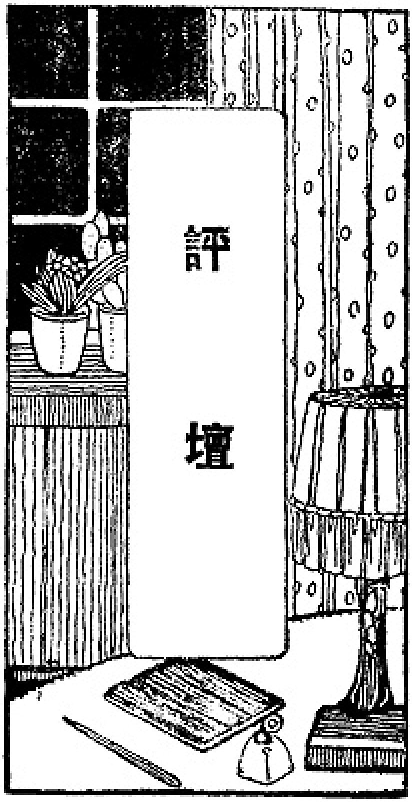
五，經費　各界自由捐助，頗形踴躍。

六，會員人數　除北京女子高師發起人二百餘人外，如美術專門北京大學和琉璃廠高師的女生，女子高師附屬中學的一部份和各校現任女教職員同各校畢業生，陸續加入本會的，約計百人，會員全數約計三百餘人。

七，外省影響　各省多有響應本會的，據本會會員的報告書，浙江上海已經設立分會，河南正在籌備中。

同人力薄，計畫既很簡單，進行尤其遲滯。各界人士，如肯多予指導，無任企盼感謝！

九，九，一九二二。籌備員記於北京女子高師。



婦女運動與民族的進步

克士

『婦女是首先受束縛的人，在未有奴隸之前，婦女已早爲奴隸。』這是德國倍伯爾在他的名著婦女論中開端所說的話，由此可見世界婦女屈伏於男子社會的由來長久，和對於男子的地位的卑下了。

婦女運動之起，根本上是對於男權社會的一種反抗，奴隸生活本來只有服從，無所謂責任的，權利自更不必說了。現在婦女運動的要求，雖然表面是求所失的權利獲得，其實是願對於社會負相應的責任。所以婦女運動的根本原則只是婦女的自覺，努力及自己尊重。時代逐漸進步，女性的靈魂，終於從本能和感情的幽暗的室中，透露出來，到理性和意志的強烈的光輝中去。旣開眼看出自己所處地位的卑下，和男尊女卑觀念的沒有根據，幷且疑惑到男子可做的事，自己爲什麼不可做，於是女權運動就起來了。

她們現在便覺得從前的道德教訓，及社會上對於女子的種種觀念，都是爲着男子自己的便利，用來束縛女子的。從前認爲天經地義不可動搖的，現在已覺得沒有存在的價値。從前依附男子，深信自己無所謂榮辱，自己的榮光盡依靠在丈夫身上；甚至於做母親的時候，覺得爲男兒的母親，比做女兒的母親榮譽得多。現在有了自己的認識之後，這類謬妄的成見，不得不盡行打破，想脫去依附男子的生活而爲自己的生活。從

這種外表看來，婦女運動的要旨雖然只是『給我們地位』的一種呼聲，卽其中含有一種與男權社會的一切舊習慣的抗爭。但在人羣上全體而言，女權的擴張便是人羣的進步，與社會的全體是有莫大裨益的。

經一番改革便有一番的進步的，但自來凡是一種什麼運動，——對於舊習慣的一種革命，——無論爲政治的，習慣的，道德的，社會上必有許多人加以反對；這一班人便是不求進步，頑固沈滯的人。但保守派和進步派，在社會上本是永遠存在着。就社會全體上看來，保守派也非全然無用，如果沒有他們，社會便失了安定性，急進不絕。這正如空氣中助人生活的固是養氣，然無爲的淡氣卻也不可少。

但中國的民族，久已過於滯澀不靈，在民族競爭場中早已遠遠落在人後了。人類本是各須爭先的，這因爲人類生存在自然中，土地及一切供生活的物事，不是天然就分配好；自然的和過去的歷史告訴我們，凡土地不能自己經營的只能讓給別的會經營的人。現在中國正在自己不能經營將讓給別人經營的時候了，要圖挽救，惟有從多方面去努力；婦女運動的興起便是婦女們的努力覺醒與自尊，是民族有希望的一種動作。如果對於這種動作還要反對，但讓人家爭先，自己情願落後，像這樣的保守，還自以爲有益於國家，恐怕中國的民族，不久便要成爲化石了。

『近世的戀愛』

聿文

讀英國羅丹（A. Maude Royden）的近世戀愛論文，偶然發生了一些感想，便拉雜寫在下面。

戀愛在自然中，有各種不同的式樣，在人類的歷史裏，也依着時代——文明，社會制度，哲學思想——而變遷，原沒有一定的形式，所以我們很不容易用幾句簡單的話，定下怎樣是戀愛的界說。在動物界，下等蟲類的交尾，往往不能稱爲戀愛，牡魚的尾追雌魚，我們也往往不去應用這個名詞，但戀愛的來源，實起於這宗緣素的形式，而戀愛的基礎，也就在這自然賦予的保存種族的本能裏。

到進化的動物裏，兩性的自然關係，除性交外，往往隨伴發生一種精神上的愛好，於是所謂戀愛，乃不只是物質一方面的接合，又有精神的接合含在裏面了。這樣的戀愛，在有些鳥類中，已經可以觀察出來。可是戀

愛的進化，却並非隨動物的統系爲高低：多數哺乳類的兩性相愛，反不如有些鳥類的眞摯。在原始人類中，戀愛裏含友情的，竟非常之少。有些原人，選擇婦女，祇以強壯爲標準，他們的主旨，無非爲了能夠勞作；所以兩性間竟沒有什麼愛的表現，連關於戀愛的歌詞一類，也都沒有。

這是現存的原人的情形，過去的當然也是如此，但後來人類進化了，同情逐漸發達，兩性的友情也長發起來。到了這個時期，纔生出靈肉一致的戀愛來。

兩性間的自然關係，如只有肉體的接合而沒有精神的合一，這是不進化，反過來說，如兩性間相愛，不意識到性的關係，而只有精神上的契合，這便太涉理想，不能稱爲兩性的戀愛。

然而人們受性慾本能的支配很是強烈，愈覺得性慾的強大，遂愈覺精神的愛的高尙，如托爾斯泰竭力主張節慾，說救濟人口過庶只有減生子女的一法，但自己却有子女十六人，比不唱節慾的人似乎還要生得多，這是一個極好的教訓。

對於戀愛的觀念，我們必須得到一個正確的觀念，如一面高談空理，一面實行其非，這實在不對，一面把空理愈加推崇，一面事實便成了愈加卑下。精神的兩性愛，本可以包括在友誼一個名詞中，若是性愛，當然含有兩性的意識在裏面的。但男子因佔有的心理而倡婦女片面的貞操的論調，一面竭力高談貞操，而破壞女子的貞操的也就是男子。核實而言，這是何等不合理的教訓，所以這等——如貞操戀愛等——觀念都應該切實的加以說明，空談實在反有危險。

譏丹在近代戀愛說道：

『凡人間的一切愛裏邊都含有實質分子的，而在性愛中，實質分子尤多，至於與精神相等。但是在性愛裏含着一種可怖的迷信，以爲『肉體』方面的事，便是指品性墮落，卑賤，或不潔。婦女愛人尤不宜存肉體慾。差不多以爲端詳的婦人，結婚時對於肉體方面不單無所可否，能夠嫌惡最好。在結婚以前，更不當有肉的意識的存在。這樣的可惡的理想，結果是很有害的。』

我們現在再從理想講到實際上，依生物上的原則說來，兩性選擇的原則，是在美和健全上，在動物界裏，雖無所謂審美的美，但美却便是富於引起兩性情感的刺激；這美與健全往往相關連，歐洲許多社會學家調查結婚男女往往壽命比較的長，這未必因爲結婚能保守健康，使人長壽，大致因結婚人多選擇健全的人的緣故。

在社會學上的原因，使兩性戀愛，把道德，學問甚而至於地位，財產都作了選擇中的

標目。兩性的戀愛中如雜有勢利觀念在裏面，結果很容易變成悲劇，這本是極明顯的眞理，但有多少人的戀愛的進行，實在依賴金錢爲傳達愛情的媒介，更進一步說，也就是戀愛用金錢爲進退了。戀愛一至於可以用錢購買，這還有什麼價值呢？所以近代的戀愛，不特意義當使人明白，手段也當光明呵。

婦女才力低淺的原因

高山

近年中國婦女漸爲歐美流入的婦女主義，婦女解放等名詞所呼醒，於是較清醒的婦女先自覺醒過來，奮起社會的和政治的解放運動。但在這運動中間，有一個莫大的阻力，便是多數男子待女子的專制思想中，牢不可破的保守着婦女只該怎樣和不該怎樣的舊觀念。總說婦女感情用事，好虛榮，知識淺薄，能力低微，所以她們不配做大事業，只配管些家務。然而我便要問，縱使婦女的才力固然比較男子爲低，這統是先天的呢，還是別有原因？論到這個問題，保守派恐怕也不能明白對答，因爲他們絕不肯略用心思加以思考。他們只是心中信以爲是，遂固執的死守着這種成見。

可是婦女們中多感情用事，辦事才能低微，研究學問的能力欠缺，這些缺點，不但許多男子說，許多婦女自己也常常這般說。她們自己覺得有許多才幹不及男子，這是婦女們自己的平心靜氣的論調。

在比較的沒有偏見的男子看來，雖然學問才能超越的婦女未嘗沒有，但平常年齡相似，所受教育相似的青年中，女子似乎往往不及男子，如果這是一種事實，那不肯用心思慮的頑固派，因了這情形，說婦女不能解放，不能付予參政權，也不該完全非難。但我們見地究不該這樣淺近，至少須作一個較深遠的考慮。婦女的才能，究竟是否根本上不及男子，對於這一種問題，許多學者的見解，都說婦女的才能之所以比男子缺乏，大半是因歷代受男子的壓迫使然。男子因爲卑視女子，將她對於政治及社會上的活動盡行剝奪。但他未嘗不愛她，正因愛她之故，所以將她如畫眉繡眼一般的把來關在籠中，不惜出重資供養；可是縱使這樣溺愛，畢竟是養成婦女爲寄生的原因。如果把一切自由付還她們自己，如鳥的出籠，本能也就能發展起來。喬治在婦女與明日裏所以這樣說：

『從多少長久的時期裏，把婦女造成了奴隸的姿態，形成了奴隸的性質；我們，深信只要改變生活狀況，任她們在自由中間發展，她們自然具有自由婦女的性質了。』

我們現在再將婦女當初本與男子智力相同的科學的證據揭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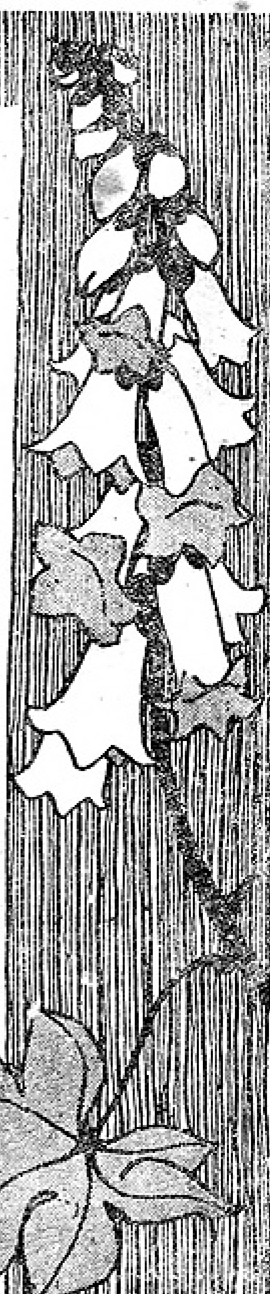
人的頭腦的容量的大小，是智力的高下的表徵，這是無可非議的。路伊蘇立凡教授(Louis R. Sullivan)說，現代男子的頭兇前面，確較婦女為隆起，可是查考原始的人，便不然，他們是沒有什麼差異的，例如現今的原人，中央亞非利加的矮儲(African Pygmies)，便是這樣。

後來因為婦女要負擔生育，保護之職由男子去負擔，婦女只做些喂養小孩及家中雜事，男子則管理外面的一切事情；因為長久的歷練，和發展的機會，遂使他才能漸漸發育起來了。人是何等富於可塑性的動物，這也是為科學所承認的，所以婦女即目前智力不及男子，固然不能認為婦女根本的弱點，而且如果男子的專制思想打破，把自由還給她們，使她們有發展均等的機會，這機會便是使她們作主人的生活，對於社會國家都有管理的權柄，一切工作，都任她們去操作那麼，她們在地位上不能不往前的進步，就不能不學習她們的學識和本領，她的才能自然也高起來了。排勞博士(Dr. Ballou)說道：『教育高起來，能使婦女的前腦充滿麼？這是時間問題了。如果教育增高與婦女獨立已普遍，將來大概能使男女的腦又化為平均的。』就是這個意思了。

萬國大學女生之會議

八月十八日法國大學女學生代表，在巴黎開友誼會，討論國際親善之道。歐洲亞洲美洲紐絲綸之女代表多人均與會。代表中著名人物，如英國之司本金教授，係國際與英國學生會會長孟乞斯德大學顯文博士，中學視學柯育女士，倫敦大學女醫科教務長古里教授等。美國方面，有白里木校長與九沙校長及坎桑大總視學生會長等；此外印度，澳洲，法國，日本，西班牙，意大利，瑞威，瑞典，芬蘭，丹麥，比利時與國均派有代表數人。

各代表宿沙木大學。到會之日，開音樂歡迎會。次日，會議開始；代表提出報告書，均關教育方面。著名之演說，有法孟納德女士『法大學女生之社會服務』，盧素夫人『已嫁女子之職業地位』，法雕刻家布伯『法國女子之美術』，會長錫默思演說『提倡和平之方法』。又英代表演說英分會之計畫，卽在倫敦造一新會所，近河多設寄宿舍，俾外國女生，有安息之地。他國代表，均有同樣之主張，並互相磋商學生教授之交換及游歷方法。該會定每二年開大會一次。



婦女問題與婦女勞動問題

顧密

要曉得婦女勞動問題的意義，一方須曉得一般的勞動問題的意義，他方更須曉得一般的婦女問題的意義。因爲婦女勞動問題，一面是廣汎的勞動問題的一個分支，他面又包含在廣義的婦女問題裏面。然從其相關的親疎而言，婦女勞動問題，不如在一般的勞動問題中去講，較爲適當；至於包含在廣義的婦女問題裏面，不過爲了關於婦女的問題的緣故，從這問題本來的意義說，所謂婦女問題與婦女勞動問題，面目頗異，祇有共通的性質罷了。

所謂婦女問題，是婦女對於社會要求男女對等——即『人』的權利的承認，對於因襲的束縛要求解放，並且關於職業的選擇，要男女間機會均等一類的問題；關於此等的運動，便稱爲婦女運動。所以這是關於婦女人權的問題。至於婦女勞動問題，不過關於做勞動者的女子，謀她們勞動條件的緩和改善，增高勞動者的地位，以及希望勞動者對

於一般資本的解放等問題。因爲這個緣故，婦女問題與婦女解放問題，概念覺是各別。然而婦女勞動問題，乃勞動問題中特別與婦女有關係的問題，既爲婦女，自然與婦女問題有了關係，而這兩問題遂不免有共通的性質，因此婦女勞動問題，雖然同爲勞動問題，然在一般的勞動問題中，自然有特異的性質，所以對於這問題不能不加以特別的處理了。

論到一般的婦女問題與婦女勞動問題的異同，前者是關於婦女『人』的權利的要求，所以是人權問題，其運動便是人權運動。這是與一般的社會生活大有關係，或者是關於法律上的地位，或者是關於政治的權利，或者是關於教育上的待遇，或者是關於職業的自由及選擇；而且常常是對於男子的問題，如要求法律上占取與男子同一的地位，政治上享有與男子同一的權利，教育上獲得與男子同一的待遇，職業上可以有與男子同一的就職自由和同一的活動。總而言之，其本旨在除去社會生活上男女的區別，對於向來女子比男子劣等，社會上的異樣待遇和自由束縛，要求同一的待遇和同一的自由。其運動常常爲女子對於男子的解放運動，便是爲此。而且參與婦女運動擔任婦女運動的，大概總是社會裏中上階級的婦女，對於這問題提倡及從事實際運動的，無論男子或女子，總是有資產有教育的人。所以婦女運動，普通總認爲中等階級的運動或有產階級的運動。

然而婦女勞動問題，却決不是關於婦女人格的問題，非如廣義的婦女問題純爲文化問題，實在是一種經濟問題。就是婦女勞動問題，乃關於勞動婦女地位和境遇的問題，以改良工資，勞動時間，勞動上的設備及其他一般的勞動條件，增進婦女勞動者的地位，爲其本來的意義；有時是對於資本階級謀勞動階級一般的解放，企圖改善其境遇並因此而革新社會組織及經濟組織。所以這運動不過是勞動運動的一個分派。而其問題，不重在男女的區別，却重在資本階級與勞動階級的階級的區別。然而又因爲是關於婦女勞動者特別問題的緣故，其性質雖與一般勞動問題共通，却略帶特別的性質，不無對於男子的意義存在其中。如主張婦女勞動者與男子從事同一的勞動，發揮同一的能率，應該取得與男子同額的工資，或主張關於職工組合的

組織及加入，應該無男女的區別，以及主張婦女職工組合應該與男子組合有同等的地位等；卽同在勞動者中，除去由男女區別而來的地位和待遇的差別，所以這問題也有對男子的意義了。這便是婦女勞動問題雖爲勞動問題之一，而同時又與廣義的婦女問題有共通性質而爲其一分派的理由。最後，關係於婦女勞動問題而從事其運動的，原以勞動婦女爲本體，所以其運動乃是勞動階級或無產階級的運動。這一點便和一般的婦女運動異其性質；然而對於這運動，也時常有知識階級或有產階級的人參加進去，所以也決不能說是純粹的勞動階級的運動，不過知識階級和有產階級人們的參加，也和一般勞動運動相同，祇爲指導運動起見，其問題和運動的根本，仍在勞動階級，卻也不能否定的。

此處還應該附帶說明的，就是婦女勞動問題與婦女職業問題的性質的異同。所謂婦女職業問題，乃是說婦女立於與男子對等的地位選擇職業，並獨立的從事職業，在社會亦可得與男子均等的機會，所以這職業乃是自由職業的意義。如女子可以做醫生，律師，以及受傭雇的教員等，全是關於婦女經濟獨立的問題。至於婦女勞動問題，卻與此不同；此等女子，總在普通的肉體勞動，受企業家所傭雇或家庭所傭雇，並非自由的職業，所以這問題乃是關於資她們的勞力的問題。那麼，婦女職業問題，當然是一般婦女問題中所管理的問題，卽所謂關於中產階級的問題；而女子勞動問題，乃關於所謂勞動者的問題，是一般勞動問題的分支，所以便覺不同。有人把婦女職業問題的意味爲廣義的解釋，以爲關於自由職業和關於勞動的，都應該包括在內。但在這意義的婦女職業問題中，便不免含有兩個性質互異的問題，卽一，關於自由職業的中等階級的問題，二，關於普通勞動的勞動問題的問題。這兩個問題，幷在一處討論，究不如分開討論較爲便當。

如上所述，一般的婦女問題及婦女運動，和婦女勞動問題及婦女勞動運動，應該作爲各個的問題及各個的運動。然這兩者雖然各別，卻仍具有互相關聯的共通性質，因爲兩者有時爲同一目的而從事共同運動的，也屬不少。卽兩種運動，其根本上都擬定現存社會組織的缺點，對之深抱不滿，希望改革，其目的可說同一。至於婦女勞動運動，因爲近來社會主義的傾向，在一般勞動運動上以非常顯明的趨勢，相爲結合，驟然占了堅固的地盤，其運動因之大爲進步。那從前市民的一般婦女運動，需要百年的時日，始得成功，而社會主義的婦女勞動運動，卻不上二三年，便能與前者並駕齊驅。這因爲前者所主張，關於婦女人權的要求，稍爲空虛，不及後者

絕叫的勞動自由的要求痛切悲慘的緣故。又在勞動者之間，無論女子或男子，都非常感到團結運動的必要，而在中等階級之間，卻爲了個人主義的傾向正強，所以在現在的時勢下面，婦女勞動運動，較易成功，而一般的婦女運動，便不免較爲遲緩了。



勞動立法中的婦女勞動法

魯星

在現今的社會制度下面，無產階級的婦女，不能不靠勞動來養活自己；這雖然於人種的將來非常不利，但一時正不容易做到理想的根本的改革，實在是無可如何的事。現在所能爲力的，祇是暫時的補救法，使婦女的苦痛可以減輕一點罷了。

婦女勞動者與男子勞動者的利害，本是一致的；但在實際上，女子的勞動生活狀況，實在比男子不良，其中最顯著的，就是女工的工資，常常要比男子少。這種現象，在我們中國，固然不消說得；就是世界文明各國，以前也大都如此。這裏面實在有許多原因，約略的說，當有四種：就是第一，女子的人格，素來不爲社會所尊重；不但男子不肯尊重女子的人格，便是女子自己也不尊重女子的人格，所以女子的工資，自然較低。第二，女子的勞動，大概是暫時的，在未嫁以前，不得不從事一種工作，到了出嫁之後，便即舍去，而且婦女勞動，大概是普通的勞動居多，專門的熟練的勞動居其少數，所以工資也不能多。第三，在家族制度之下，女子的從事勞動，並不作爲一

種主要的收入像男子收入的要養活全家，祇當作一種補助，藉以補男子收入的不足；她們自己旣然並不看重，所以資本家便也不肯加足。第四，女子的團體運動，沒有像男子的發達，所以她們沒有力量可以和資本家對抗。因了這幾種原因，所以女子的工資，不能和男子同等了。

其次，在現代的家庭組織下面，家庭事務，完全歸女子負擔，所以她們在工場的勞動時間，雖然和男子勞動者相等；然男子勞動者一經出了工場，便全然是休息的時間，而婦女雖離工場，回到家庭中，還要做煮飯燒茶縫洗衣服管理小孩等種種的事務，所以她們還要比男子勞動者，添出許多的家庭勞動時間來。她們的困苦辛勞，自然比男子勞動者更甚。

其三，女子因生理上的關係，有月經，姙娠，生產，乳哺等種種的事情。月經不但是局部的變異，往往於身體上和精神上有許多的障礙。在經期前兩三日，女子的脈膊，筋力，血壓，體溫等，往往比平常高得許多，到了經期，便驟然減退；許多的婦女，都在這時感到痛疼和不快，但勞動婦女，却仍不能不去工作。至於姙娠的時候，胎兒須靠母體的血液去培養，所以更有障礙於身體及精神上的活動力；生產和乳哺，消耗女子的精力，更不待言。這時若仍照常作工，不但危害母體，其損害及於將來的種族，更屬很大。

以上三端，都是男子勞動者和婦女勞動者的不同點。我國因爲工業未臻發達，還沒有由國家制定的勞動法，一般的勞動者，悉歸資本家自由操縱。又因連年國事沒有安定，各處不絕發生戰爭，失業者的人數，非常衆多，所以一般的勞動狀況，本是十分惡劣。至於婦女勞動者，更因爲人少力弱，沒有團結，所以格外被資本家所蔑視；甚至如絲廠的女工，竟有因面貌的妍媸而定工資的多寡的，或竟因此喪失她們的人格，更是我們所不忍說了。

最近數月以來，國內勞動立法的運動，正在非常熱烈，但從事於這運動的，多是男子勞動團體，而女子勞動者，因爲向來沒有正式的團體，所以對於這種運動，從不曾提出一點意見。從男女勞動者利害一致點說起來，這種運動，如果能够成功，對於婦女勞動者，當然也有不少的利益。但照上面所說，婦女勞動者的利害，與男子勞動者有不能盡相一致的地方，所以在勞動立法上，對於婦女，也有不能不特別注意的各點存在。關於一般勞動法的應該如何規定，以及現在各團體所擬的法案得失如何，我們一時無暇論及；現在專就婦女勞動一方面貢獻一點意見，希望運動勞動立法的團體和立法諸君，加以注意。

一，男女勞動者的同工同値　男女工資的不平均，既如上述，婦女勞動者因此不平均而生的苦痛和弊害，不可勝數，而其尤爲顯著的，就是有時迫得做勞動者的婦女，不得不藉賣淫以補助她們的工資的不足。這種情形，在從前的各國，也所在多有，我國目前還是如此，這是無可諱言的。數年前我曾在上海日報上的本埠新聞上，看到一條新聞：一個青年女子，被她的公婆強迫到絲廠上去作工，她因爲絲廠女工的名譽不好，堅決拒絕，竟因此自盡。上海普通社會中，稱絲廠的女工爲『湖絲阿姐，』這名稱中不單含有卑視的意味，而且也表示輕薄的態度。以勞動神聖的婦女，而竟貶損其人格如此，這是誰的罪惡呢？國際勞動條約上，既然規定男女同工同値的原則，所以在將來勞動立法上，至少應該把這事明白承認，這不但減少婦女勞動者物質上的苦痛，實在於婦女的人格尊重，很有重大的關係的。

二，產前產後的停止工作和孕期內的加惠　這一端在國際條約第十三部第四章的附款中，曾規定爲國際勞動大會中應提議的事項之一；一九一九年十月後的國際勞動大會，曾決定：婦女勞動者在產前產後各得告假六星期，工資照給。這事於母體和兒童本有重大的關係，我國當時因爲沒有正式的勞動代表與會，至今仍不見實行，所以在勞動立法上，當然也應該明白規定的。

三，夜工和妨礙衛生的工作　在國際勞動大會中，本已決定一切的工業，都禁止夜工；至於妨礙衛生的工作，因爲女子身體柔弱的緣故，實在應該禁止。而且用婦女勞動者的工場，一切衛生的設備，應該格外周到，這也不可不規定在勞動立法上的。

四，勞動時間　女子比男子易感疲勞，並且如上所述，還有工場外的家庭勞動，所以如絲廠等以女勞動者爲主的工場中，勞動時間，應該特別縮短；如男女勞動者雜用的工場，於作業上有關係的，則除星期日外，每月應該多定幾天的休息日，工資卻不能減少。這也是應該特別注意的。

總之，在今日德謨克拉西的時代，男子和女子的人格，資本家和勞動者的人格，應該一樣的重視，像從前賤視婦女勞動者的惡習，不可不極力革除。勞動立法的成立，正是我國勞動者最緊要的關頭；但因我們的勞動婦女，沒有正當的團體，不能自己提出意見，爲婦女前途計，爲民族進步計，不能不希望從事勞動立法的各團體和立法的議員們，共同努力，加以援助的。



婦女勞動者的工資問題

伯西

一 工資低賤的實況

婦女在職業上的地位，自工業革命以來，已日漸發達，及自歐戰以後，更如春筍勃發，一日千里。但是婦女勞動者與男子勞動相比較，實有大不平等的事體，如工資（Wages）一節，婦女實比男子低賤，在美國不過有少數職業，婦女得與男子受同等的勞金，如在較高的技術，或專門的職業，及其他少數職業的按件計值的，（Piece wages）大概同等；其餘別的職業，男子的工資，都比婦女高。

斯科特（Scott）所著近世工業（The Modern Industries）一書內，有一節，論及美國的工資，以公平的眼光來觀察，據說美國落楊山東部及馬遜河北部，狄崇等地工業，成年工人所得的工資總數，平均每年約六百元，在同一區域內成年婦女所得，平均每年不過三百五十元，依彼得堡觀察，因工廠的勞動者，婦女不過占二分之一，在芝加哥的罐頭工業，婦女所得，比男子每天少一元，或一元又四分之一。

斯科特在上面所遞美國各地方的工業區域，由可靠的統計，撮要表示出來，婦女勞動者每年得二百元以下者，占五分之一；得三百二十五元以下者，五分之三；得五百元以下者，十分之九；不過有二十分之一，每年得受六百元以上。在一國內不同的區域，切實研究，都是婦女工資比較低賤，據馬薩諸塞最低工資委員會的調查，內比省內約五分之二的製糖婦女勞動者，及五分之一製棉婦女勞動者，每星期不過約五元以下。最近調查，在康薩城有二分之一的婦女勞動者，每星期所得不過六元或六元以下。同時調查委員主張每星期照九元爲最小必需的生活工資。依照彼得堡製造廠及貿易職業上，有五分之三婦女傭備者，每星期得受自三元至六元。由此及別的調查，可發見在國內有大多數婦女傭備者，受極低的

工資而工作，要想怎樣維持她們生活的標準。在我們中國各地的婦女勞動者，如上海，無錫，長沙，廣州等地婦女勞動者的工資，亦顯然比男子低賤，一個男子每天平均有七八角以上者，而婦女不過得四五角，最多不過六七角。現在生活程度這麼樣高，百物異常騰貴；而我國婦女又多數是多子女的，那麼她的家庭負擔更大了，所以怎樣維持她們的生活和提高她們的工資，是我們所應該研究的事情。(註)

二 工資低賤的影響

我們想到國內有多數婦女的受僱傭，可明白那大多數受不滿足的低賤工資能否供給她們日常生活的必需費，且在社會上有怎樣的影響了。工資低賤，與生活上有損害健康的情形一樣。因她極端節儉飲食，居住在不好且有礙衛生的房屋，缺乏適宜的衣服，和需要的治療品，……所有這種種情形，都能令受低賤工資的婦女的體力變弱。年少的婦女，她必須從事長時間的工作，賺得不夠生活的必需費，這種情形是必須改良的。

再進一步要注意到工資低賤與不道德的關係，除了很少的例外，可以直說工資低賤直接做成不道德行爲的原因。因爲她生活在不幸的情形上，被環境所驅使，經濟所壓迫，妨礙她完善正大的志願和有益的快樂，且足以使她的抵抗力薄弱，同時外物的誘惑很強，以致她陷於不道德的行爲。

此不特關於婦女勞動者的體力，心智，道德及幸福等，而且關係及於社會現在及將來的福祉。所以對於婦女在長時間的工作，及妨害衛生道德的情形，必須加以保護救濟，更且要給與相當的工資，使足以維持適宜和合理的標準生活。

三 工資低賤的原因

由經濟情形上考察婦女工資低賤的原因，比較由理論上考察更爲重要，今分述如下：

(1)婦女在工業場上活動，比較是新的要素，而且要求工作超過工作的供給。

(2)有許多職業，如關於運輸，採礦等，婦女的體力不宜於加入，且婦女常害病，浪費許多時間。又現在增進許多結婚的婦女加入工業上工作；因爲做母親的關係，要養育子女，需要費用，就是工資低賤也不能不做。而且職業中有限制婦女加入的，其他職業就起了競爭，這便是工資低賤主要原因。

(3)婦女很難遷徙，以從事有利益的投機事業。她們時常爲家庭所束縛，因爲她們固有的屬性，比不上男子的勇敢，所以她們不能往國內荒野區域和加入危險的職業。風俗習慣，本不限制婦女加入新的職業，更且增進婦女加入的職業；但是許多婦女不能加進去。

(4)婦女加入工業，不是常願終身從事，所以她不想用她的力和時間對於職業上供獻她最高的工作效能。她不像男子一樣的奮勵有興味去工作，盼望做終身的事業，及希望自己將來會變做經理或業主。

(5)許多婦女勞動者，不是完全倚靠得工資而維持生活，因此她們願受低賤的工資而工作。有的住在家中，不願將所得工資做膳宿費，許多農婦及村女在城市工作，不過祇要賺得脂粉等修飾費。凡婦女能實行辛勤而受低過生活費的工資去作工，因爲有別的工人與她們競爭，她們不得不以所得工資供給她的生活費。

(6)婦女沒有團結力和組織團體，以要求增高工資，如男子常常發起同盟罷工，組織團體，去求得增加勞金和良好的工作待遇。婦女是新加入工業場所，不比男子在工業上長久，所以不能沾受男子團體的利權，許多職業中雖有婦女，但其性質渙散，很難使她們團結，況且因她們不盼望長久做勞動者，所以沒有像男子從事強有力的組合。

四　工資低賤的補救方法

由上面所述，我們知道婦女工資的低賤和其影響，原因等，那麼，我們不可不求補救的方法，以求改良和增進婦女勞動的地位和生活。照我的意見，却有數點：第一，照現在工廠的制度，先從勞動立法，要求規定工資的最低限度，和良善的待遇，減少工作的時間，最好是每天六小時，最多不得過八小時。第二，就是破除家庭制度，使婦女不致受家庭負擔和職務的束縛，可以自由從事各項職業，自由遷徙地方，就有利益的事業。第三，創設兒童公育，使婦女不受爲母的束縛，得以營養體力，以向職業上供獻。以上都是很重要的問題，大有影響於婦女勞動，而對於補救勞金的低賤最有效力。不過這幾個問題，乃關於社會改造問題，不容易解決和實施，我很希望熱心改造社會和關心婦女勞動問題的，細心加以研究。

(註)本篇所述，乃著者在一九二一年(即中華民國十年)親在上海廣州佛山等地工廠(以紡績廠爲多)實際調查結

果。今附錄一九一五年我國農業部第四次統計表（卽中華民國四年）各省女工人之工資表如下：

省名	最高額	最低額
京兆	○·○九	○·○七
直隸	○·二七	○·一四
奉天	○·一五	○·一三
吉林	○·二四	○·一○
山東	○·二四	○·一四
河南	○·二○	○·○九
山西	○·一一	○·○七
江蘇	○·三七	○·二○
安徽	○·二二	○·一二
江西	○·一五	○·一一
福建	○·二三	○·一三
浙江	○·二四	○·一四
湖北	○·二○	○·一○
湖南	○·一六	○·一二
陝西	○·一三	○·○六
甘肅	○·一○	○·○八
新疆	○·二○	○·一六
四川	○·一三	○·一四
廣東	○·二五	○·一四
廣西	○·二七	○·一五
貴州	○·一二	?

按上表女工工資以江蘇爲最高，平均○·二二（卽二角二分，）其次爲廣西，廣東，廣西○·二一廣東○·一八五。最低者爲京兆平均○·○八。然此乃一九一五年統計，近年來生活程度驟高，故勞金亦增高。一九二一年本篇所調查最高爲○·六七，最低爲○·四五。

現在再附錄歷年全國女工數目如下。（同上統計表）

一九一二年（卽民國元年）　六六一、七五四

一九一三年（卽民國二年）　六三○、八九○

一九一四年（卽民國三年）　六二四、五二四

一九一五年（卽民國四年）　六一九、七二九



女子工業進德會與婦女勞動組合問題

次常

本年八月間上海絲廠女工的同盟罷工，實可說是中國空前的婦女勞動騷動。此項風潮，目前雖然已告結束，但絲廠主與工人方面的暗鬥，却還繼續未已。如九月初旬，某絲廠又因增加工作時間發生罷工，後來將增加工資，和平了結，這是一端。而其重要的爭點所在，尤其是關於婦女勞動組合的問題。據最近日報上所載，絲繭公所，曾呈請江蘇省公署，有「絲廠實業，養育工民甚多，每為局外之人，組織工團，出而滋擾……仰懇鈞座立案並分飭淞滬警察廳及上寶兩縣，嚴查閘北地方，不得再有女子借名工會，阻止工作」等語；而女工方面所組的女子工業進德會，也因為該會被官廳解散，通函各團體請求援助。因此我們不能不對於婦女勞動組合問題考察一下。

在現代經濟制度之下，要訂定合理的勞動條件，使勞動者的勞動生活，不致十分惡劣，不能不有極堅固的勞動組合，這是早經一般人所承認的。在從前的西洋各國，勞動者的組織團體，雖也曾懸為例禁，但到了近世紀，這種不公平的法律，早已取消，無論男女勞動者，都有自由結社的權利。一九一九年國際條約中，關於勞動的部分，也曾經把這一項規定。並且在實際上，我國男子勞動者的勞動組合，本是很多，法律上也沒有什麼取締，可見婦女勞動者，當然也有一樣的結社自由。可見絲廠公所的呈請禁止組織工會，和閘北官廳的解散女子工業進德會，都不是根據於法律的行為。雖然照治安警察條例第二十二條，警察官吏，認為有同盟解雇，同盟罷業，強索報酬等誘惑及煽動的情形的，可以禁止勞動工人的聚集，但也並無可以解散結社的規定；何況這種法律，本是抄襲日本的治安警察法，在日本已有廢止的趨勢，我們更沒有討論的必要了。

照上面所說，婦女的組織工會，本不違背法律，資本家沒有可以呈請官廳禁止的理由。但絲繭公所的呈文中所藉口的，就是『局外之人組織工團』一端，所以女子勞動組合，是否應該專歸勞動婦女所組織，還是別的人也可以參加進去，加以指導及輔助，這也是我們所應該研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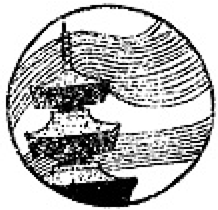
照理論上說，既然是婦女勞動者的團體，當然應該由婦女勞動者自己去組織。徵諸各國的事實，也多由一般勞動婦女自己起來運動，遂有今日的發達。然而因為向來婦女勞動者的智識低劣，能力缺乏，她們要用自已的力量來組織鞏固的團體，在實際上實在非常困難。所以在西洋各國，也往往有許多從事一般婦女運動的智識階級婦女或男子，特別為勞動階級的婦女盡力，喚起她們的自覺，對於她們的組織團體，加以指導輔助，使其團體得以鞏固。並且在事實上，各國的勞動組合中，由非勞動者出身的人士任組合的領袖或其他職員的，也所在多有。這樣看來，如果為婦女勞動者的利益起見，由非勞動者出身的人，來指導勞動者組織團體，也不是法律所能禁止。因為勞動組合的職分，惟在保障勞動者的利益，改良勞動生活條件，資本家如果認為於自己的利益有所妨礙，不妨加以抵禦，至於勞動組合的如何組織，本不是資本家所應該過問，也不是資本家所能夠過問的。

其次，我們對於婦女勞動者一方面，也不能不約略的一說。原來婦女勞動者的組織組合團體，本屬非常困難，其重要的原因，就是(一)女子教育，向來不及男子的注意，而在我國，尤因為義務教育沒有實行，文盲的婦女，本居大多數，而勞動婦女，更因貧乏的緣故，受過教育的，幾於沒有。所以婦女勞動者，大概都是知識淺薄，見解卑下，利己心強，猜忌心深，對於共同利害，往往毫不關心，所以難於結合。(二)要謀勞動組合的鞏固，第一須在財力雄厚，可以和資本家相對抗；但婦女勞動者，大概工資都很低廉，維持自己的生活，尚且不足，要供給組合的費用，當然非常困難。(三)婦女的從事勞動，大概都並不當作一種永久職業，往往藉此以維持一時的生活，而且我國家族制度尚未打破，婦女在家制下面，並無自主權，要她們為改良勞動生活條件的緣故，盡力去組織團體，當然很難。(四)在企業家方面，對於婦女勞動者的威壓，更較男子勞動者為容易，而他們的反對婦女勞動組合，當然非常用力，所以阻力也比較的大。從這幾端看來，婦女勞動組合組織的困難，是非常明瞭的事情。但是要謀勞動生活條件的改善，祇有靠勞動組合的力量，纔可以做得到。所以我希望婦女勞動者能夠用自已的力量去戰勝這種困

難，不要專求人家的援助。但一方更希望熱心一般的婦女運動和一般的勞動運動的人們，大家肯爲許多受壓迫的婦女勞動者盡一點力量，指導她們，輔助她們，使她們有一個鞏固的婦女勞動組合。

絲廠女工生活的狀況

程婉珍



我們不是常聽人說，有了工做，有了飯喫，應當知足了，還有甚麼苦呢？但是在絲廠內作工的女工，却在例外。她們雖然有工做，有飯喫，仍舊是苦不堪言。這是爲什麼呢？因爲有下列的幾件苦事，每天的跟隨着她們。

(一)時間太長　每晨四點一刻放第一次汽笛的時候，她們便須起身，若是所居離廠較遠的，在三點多鐘就要起身了！四點三刻放第二次汽笛，五點鐘正關廠門，遲一點就不准進去了。中飯放四十五分鐘。晚上六點鐘停機器，等到各人收拾好出廠的時候，總須六點半。近廠的，大約七點可以到家，較遠的，七點半或八點鐘才到。

女工到了家，自然還有許多家務要料理：自己的，丈夫的，兒女的衣服要做，要補，要洗，可憐的女工，回家的時候，已經疲乏得了不得，那裏還有精神去管這些事呢？回家之後，先須快點弄夜飯喫，喫後，若有餘力，自然耐苦地去做那些罷不來的事。她們以爲『命苦』，應當受罪的。

(二)熱度太高　繅絲間內的熱度，一直是很高的。雖然屋內留有玻璃窗，但不能隨意開關；因爲絲是極其經不起波折的東西，一經冷氣，就要變硬，絲壞了，絲廠虧本了，那是非同小可的事；所以窗是遮來透光的，不是流通空氣的。因此，絲自然好了，獨是做絲的人，每天有發痧，頭暈等事，就是爲了發痧而死的，

也是很平常的一件事。

紗廠內或是別種置有機器的廠內，倘工人不幸受傷而死，至少再要經過一番驗屍的手續，廠家亦須撫恤二三十元，纔能了案；報上也須登載一條新聞，或者主筆先生有暇，在批評欄內下一二句公正的言論。獨是絲廠內的女工，爲了熱度過高的緣故而死的，外界無從知道。她們死了，她們的空位，不多時就補滿了！

(三)待遇問題　一級壓一級的惡習氣，在絲廠內是盛行的。最苦的，是年幼的打盆的女童工，她們的上司，有車上的女工，和管車的女工或男工。若是車上的女工，因絲做得不勻，受了埋怨，罰了工錢，她們就把打盆女工惡打一頓，出出她們的氣。若是管車的，看見打盆的做得不認眞，那麼，她們無情的捧，又要加到這些苦童工身上去了。回家去，她們的父母也未必能夠了解她們的苦況，或者能夠安慰她們一番。

成年女工，雖然不受體刑的苛待，但是扣工罰工等苦處，也是一言難盡的。工資已經不高，那里再經得起扣或罰呢？所以有些女工，抱病而來上工的，也是不少。工人中患肺病的，聽說很多；因爲無人調查確數，所以我們就不能知道了。

在這幾十年的當中，女工們默默無聲的忍受上述的各種苦痛，祇因她們自己不作聲，所以外界也沉寂無聲了。直至近來，本埠絲廠女工發起女子工業進德會，實行罷工，要求減少工作時間後，社會稍爲注意她們的生活，略略知道她們的苦況。根據上述的三件事講起來，下列的幾件事，廠家急要做到的；否則，女工們眞是苦不出頭了。

一　實行減少工作時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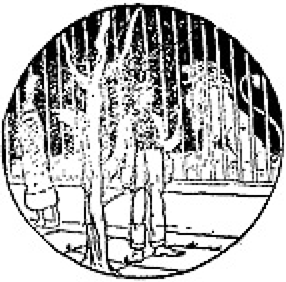
二　從速研究方法，減低廠內熱度。

三　儘急救濟，設休息間，聘請常駐的醫生和看護。

四　年齡不滿十二週年的，不得僱用。

五　不得苛待女工。

絲廠急待改良的地方，何止這幾樣，不過這幾件事，是女工在現在那裏呼籲的。她們的呼救，已經聲嘶力竭，却沒人去接應，所以不得已而罷工。我們知道罷工不過是一種表示——一種不安寧的表示——若是各事如意，自然沒有這種表示了。



英國婦女勞動者的現狀

蘇斐

婦女組合員的現在

英國的職業婦女，在大戰前不滿六百萬，戰後增加至七百四十萬，組合員的數目，比戰前增加一倍，計七十五萬人。

婦女組合運動發達最早的，是藍加沙的紡績業。該處從一八五〇年以來，男女合同的組合，有好幾個。因為組合發達的結果，所以同一能率的男女，受同等的俸給，在該處已經實行。然因為工資係用包辦制度，所以青年的女子，往往為競爭心所驅迫，一意增高能率，為過度的勞動，以致身體大受傷害，隱隱成為極大的問題。但同時女工的能率，普通都是很高，而且氣象也很穩固，這是一般人所公認的。

一九〇八年，藍加沙的紗績工人，舉行大示威運動，其中女組合員，共十四萬五千人，計占勞動組合員全體百分之七十五。她們都胸前佩着棉花的組合徽章，很整齊的和男子一同進行。無論何人，見了這一種情形，都覺得婦女組合是不可能的話，萬難成立了。

然紡績業以外，婦女組合員達到相當的人數，祗是最近二十年以來的事情。據一九一六年的勞動年鑑，在一九一四年以前的十年間，女組合員的數目，纖維業計自十一萬三千七百十五人增至二十五萬七千二百八十二人，其他一切職業，則自一萬五千三百六十九人增至九萬九千六百八十二人，總計三十五萬六千九百六十三人。其詳細如左表：

棉業　二一一·〇八四

他種纖維業	四六・一九七
被服	二二・八三〇
店員	二四・二五五
一般勞動	二三・六七七
其他各業	一九・二九五
官衙僱員	九・六二五
總計	三五六・九六三

這可見纖維業的女組合員實當職業婦女總數十分之七。專由婦女組織的組合，有婦女鍛接手組合，孟却司德書籍裝訂業婦女組合等同業組合，及獨立婦女靴鞋製造工組合，婦女寬緊織物業組合里克婦女綢工組合等產業組合。又有全國婦女勞動者聯合中的一般組合。男女合同組合的裏面，以印刷及製紙職工全國組合，店員倉庫雇員及書記全國合同組合，協同雇員合同組合等為主。

英國婦女組合運動的鼻祖，為帕謟遜夫人。她在一八七四年，創設一組合促進機關名曰婦女勞動組合同盟會。這會的功積很大；一九〇六年，更在該會指導下，組織全國婦女勞動者聯合會。這不問職業許婦女加入的一般組合。尤能對於在所謂『苦汗制度』(Sweating-system)下面受苦的劣等勞動者，即在極不衞生的小工場和家庭中做工資極低時間極長的工作的不熟練女工，助成其組合組織，而改善其地位，所以功積很大。

據一九一八年度的調查，英國婦女勞動者中加入這聯合會的，七萬五千人。又屬於一般勞動者全國組合的六萬人，（男子二十九萬人）加入全國合同勞動組合的三萬五千人，（男子十四萬人）船渠，埠頭，河岸及一般勞動組合包容八千人的菸草女工三千人的諾古律女工及其他勞動者組合六萬人，全國倉庫及一般勞動者組合，一萬人，纖維勞動組合三十五萬人，全國鐵路雇員組合三萬人。總計女子組合員共七十五萬人。

產業婦女團體常設合同委員會

因為開戰後婦女勞動者的激增，各方面勞動婦女的代表機關，便成為必要。一九一六年，由前記的婦女勞動組合同盟會（現總裁梅腿麥考塞女士）發起集合婦女勞動團體及有婦女會員的組合，組織一產業婦女團體常設合同委員會。加入團體次第增加；現在已經加入的，為勞動黨（婦女部）勞動組合大會的委員會，消費組合，婦女勞動組合同盟會，婦女消費協會，鐵路婦女協會，全

國婦女勞動者聯合會，勞動者組合，郵電事務員協會，全國一般勞動者組合，鐵路事務員協會等。

該會的目的，在聯絡全國婦女勞動者，於必要時取一致的行動。從前政府，議會，及其他公共團體，對於關係婦女勞動者的問題，常常以婦女勞動組合同盟會，爲徵求意見的諮問機關。自從該會設立之後，就以更完全的資格，承接這一種任務。該會的會則規定：

(一)政府及其他中央或地方的公共團體，對於與婦女有特殊關係的問題設立調查委員會時，設置婦女委員，選適當的名册。

(二)對於這樣的調查委員會，決定勞動應取的共同方針，輔助婦女委員的調查研究。

(三)當發生全國的重大問題勞動婦女必須取一致的行動時，依言論，出版，派遣陳情員及其他方法，共同作戰。

加入團體，對於合同委員會，各派代表四名，但都以婦女爲限。代表當集會時因事故不能到會的，可以派臨時代理人。會中規定每年開會四次，但實際係每月開會一次。

現在關於戰後施設方面的政府委員會，由該會供給婦女委員。

一九一八年秋間鐵路罷工的時候，鐵路雇員協會全國組合的婦女們，到處開會，向各勞動者的妻說明罷工的理由，加以鼓舞激勵。常設合同委員會的幹部，與罷工的首領協議之後，把這事作爲會則第三條須勞動婦女一致行動的全國大問題。與勞動黨婦女部及婦女合作協會協商，準備在倫敦起婦女示威大運動，其餘各地方的婦女團體也打算起同樣的運動。但罷工祇到九天便告終了，此等計畫遂不及實現。該會的總裁爲梅麗麥考塞，副總裁爲留韋林代維斯，幹事馬里姦飛立浦斯。

關於第一次國際勞動大會的婦女顧問選任事件，政府都聽這委員會自己推選。委員會選出的，爲總裁麥考塞及全國婦女勞動者聯合會幹事馬格萊脫蓬特飛爾特二人。

該會的原名爲"Standing Joint Committee of Industrial Woman's Organization" 普通祇取第一個字母寫作 S. J. C.

勞動黨婦女部

一九一八年二月改正的勞動黨新綱領，確定婦女在黨內的地位。即規定凡女黨員，都屬於婦女部；在各支部特設婦女部；婦女部有一百名至一千名的女黨員的，對於地方勞動黨一般委員會，得選出十名以下的代表；地方勞動黨的執行委員會，可以使三名的

婦女部員參加本黨常年大會選出的全國執行委員會，加入四名以上的婦女。

該黨婦女部幹事長，爲經濟學博士馬里益飛立浦斯女士。女士本是婦女勞動同盟會的會長，該會與勞動黨合併的時候，便任這幹事長的職務，代表婦女部參與該黨的樞密，此外黨中還有女幹事五名，並刊行勞動婦女的機關雜誌。

勞動黨婦女部與合同委員會有非常親密的關係，常常互相提攜，這因爲合同委員會的幹部都是勞動黨員的緣故。麥考塞迷特飛爾特飛立浦斯等，是英國勞動婦女界中代表的人物，但都是穩健派的社會主義者。

美國婦女勞動的一斑

蘇斐

女傭的組合運動

一九一六年，在散迭哥地方，有五千個女傭署名的請願書，向知事提出，請求制定十小時工作法。知事雖然接受了這請願書，但因爲州議員裏面沒有女傭方面的援助人，所以仍然無效。第二回的州議會，開於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合衆國雇傭事務局婦女部長勃拉克斯頓女士，對於女傭的主張，大表同情，竭力替她們向各方面運動，但十小時工作法，終於不能在州議會裏通過，於是她們改變方針，亟亟組織女傭組合。

靠勃拉克斯頓夫人，婦女組合拉倍爾同盟會前會長安邁班斯夫人，散迭哥勞動組合聯合會及勞動評議會長伏爾特班斯夫人等熱心的援助，第一家庭勞動者組合纔告成立。這組合爲美國勞動聯合會的一部，加入於本市職工組合及勞動評議會。選任倍利搭格里遜夫人爲組合長，亨尼林台爾夫人爲會計。

組合成立以後，全體的意向，傾於八時間法的制定，於是又起八時間運動。運動的結果，十時間法，遂通過於州的上下院。組合最初的事業，是爲着組織帕撒多那，羅斯安頓爾斯兩市的女傭組合，派遣了烏拉保利夫人，其結果兩市的組合都告成立。

散迭哥家庭勞動者組合的發達，雖然緩慢，却很穩固。該組合並不力求會員的增加，但主張一日八小時爲組合員的傭雇條件。組

合員都以工作八小時作爲轉換新雇主的契約之一。

這八小時案的異常的成功，由於女傭的缺乏。到了後來，因爲組合員人數的衆多和技能的優秀，全市的女傭便都成爲祇做八小時的工作了。

一九一九年十月初旬，支加哥婦女勞動者組合同盟會，對於少數的女傭發出招待書。這爲了女傭們惡劣的勞動條件，達到該會組織幹事的耳中，所以想開一個組織組合的會議。到會的人，意外的多，因此證明女傭確有組合的必要。在最初的集會，由派赴國際勞動會議斯託克呵謨的婦女工場官赫密格倫女士到會演說，講歐洲婦女勞動團體的情形。

一星期後，再開第二次會議，到會的婦女，共有百餘人，都希望組合立時成立。不但開會時到的人非常之多，並且時常有人來探問關於組合的情形，也有用電話來探問的。

第三次開會，便要用同盟會本部的大會堂了；到會的約三百人，此時入會的也非常之多。

後來又在本部集合主婦同盟會的委員和代表女傭的委員，討論關係雙方的問題。十一月十三日，舉行事務員的選舉，組合遂告成功。

電話接線手組合大會

美國勞動史上可以大筆特書的大會，要算一九一八年十月一日北美合衆國加拿大巴拿馬運河地帶電話職員組合的青年女子們所開的會了。

在這大會中，電話接線手全體到會，所以可說是完全由女子發議完全由女子成立的唯一國際勞動團體。其事務員都是接線手；議員都是二十歲內外的女子，所以對於國際大會的順序和習慣，都沒有經驗，然而她們竟能完成這新責任，委員會從朝到晚的開會，議員沒有一個缺席的。

當電話職員開這第一次的隔年大會時，她的母會國際電氣勞動者同胞會也在該市開第十五次隔年大會。不上一年以前，同胞會決定允許電話職員組合獨立，與以完全的自治。在她們處理自己問題的第一年，此等青年女子組合，已經證明她們具有自治的極大的能力。

這最初大會的議長，是裘理亞阿康諾亞女士，她在報告中，詳述第一年中組合的戰鬪和功業等情形。這大會中，除全美各處電話接線手都派議員到會外，巴拿馬運河及加拿大也都有議員派來。



婦女問題與中國婦女運動

C K

社會問題中最大的一個，要算是婦女問題。這個問題，不把他完滿解決，循正軌而行，這個社會總是一團糟的，這社會裏的人的生活，也總是煩悶的。中國人在這時候，果能覺悟及此，可以不必再走西洋人走的舊路，要婦女們喫了許多苦楚。對於解決婦女問題，該認為不是婦女一方面的事，無論何人都拿來討論研究，把各種婦女問題，早得個正當解決，使之向正軌上走去，那麼，中國的社會便可清明，中國人的生活，也可有樂趣。

然而中國的人，昏瞶守舊的，滔滔皆是。他們大都仇視新思潮和新事業；對於鼓吹婦女解放的人，斥為邪說之不暇，那里還肯贊助？以我看來，中國的婦女，被壓迫的太久了，不但平常男子對於婦女問題，要有懷疑，即平常女子也自嫌新婦女們主張婦女解放為多事，所以希望各種婦女問題的解決，很不容易的。至少要由新婦女們自己結合團體，討論先應解決的幾個問題，常作種種的羣衆運動，要求實行；一方面更由國中覺悟的男子，加以贊助，然後或有達到目的的一日。

婦女們為各種婦女問題，而作婦女運動，應該先做怎樣呢？我看婦女問題中最大而最要的，是教育問題，職業問題和政治問題；其中的教育問題，實為各問題的先決問題。假使這個問題得着解決而實行了，那其餘各問題都有很好的希望了。現在的大多數

頑固派，最反對女子教育；迫於大勢所趨，勉強地施些若有若無的古代式教育——三從四德的奴隸教育。照這樣的教育，簡直是陷婦女們入於絕境，所以婦女們解決教育問題，必然需要一種『和男子平等的而有人格的教育』。

講到婦女先要解決教育問題，作種種運動的時期，是最喫苦的時期。因爲這時期內同志還少，對方的惡勢力還多，要達到目的，非背出死力去爭鬥不可。我看歐美婦女，何等眼明手快，何等有精神，有志氣，認定了路，努力地上前，對於阻撓她們的人，務必摧敗之而後止。我女界諸君見今日西洋婦女的地位，幾與男子同等，不勝其羨慕贊歎，但是你們一翻她們的婦女運動史，便知道她們得有今日，不是僥倖成功的，是由重大的犧牲換來的。

唉！我們中國的社會太糟了！中國人的生活也太覺煩悶了！其所以弄到如此，都由於中國的婦女久陷於悲哀之境的緣故。諸位新婦女卽不爲自身計，爲救援大衆計，也應該發大願，肩大任，快起作種種婦女運動，把各問題一一解決起來，實行起來。你看中國講婦女問題，也有幾年，他的成績，不過幾個新人物講講而已，並未曾解決了一個問題。鄙意議論固不可少，但不可僅託空言，當就根本的問題設法使之實行。今日是中國的婦女運動進行的時候了！不可再因循躊躇了！你們奮臂一起，有智識的男子定當響應的。至於婦女運動的出發點，不僅要求女子參政，是先要求男女平等的人格教育這一層最須認清楚。因爲婦女受了有人格的教育，身體可以自由，地位也可以增高，一切事無不可以成功。

讀婦女問題研究會宣言

茜蓀

前月曾在報紙上看見一篇文章，是批評近年來新文化運動的，中間有一段說到研究婦女問題，以爲是時髦。這句話，我實在不敢贊成。誠然時下號稱研究婦女問題的，有些不免出於盲目的隨聲附和；但婦女問題自身確是很迫切而緊要的，婦女問題一天不解決，我們社會的半身不遂病也就是一天不得好。因爲人類社會，是兩性合組的，不是男性可以獨力把持的。

今天讀婦女問題研究會宣言，看前二段說：『世界上有婦女問題，是世界人類的恥辱；中國到近年纔見婦女問題，是中國國民

的恥辱。』『世界所以有婦女問題，是歷來男性不正當的壓抑女性的結果；婦女問題的發見，是人類覺悟這壓抑的害惡的結果。』這是多麼的沉痛呵！研究婦女問題，是時髦嗎？

婦女問題，內含的分子極多；如教育問題，婚姻問題，經濟問題，參政問題，產兒制限問題等等。在這許多問題中，我以爲婦女教育問題，是婦女問題中一切問題的根本，我們應該先其所急；——宣言中將教育問題列爲第一？或者是這個意思。——因爲我們提倡或宣傳自由戀愛，自由離婚，經濟獨立，選舉權，參政權，與生育制限種種，在一般隻字不識的婦女們——這種婦女，我們最多——聽了，恐怕不但不贊成，還要竭力反對呢。所以普及女子教育，最是急要的事。近年來婦女教育問題，多爲人們所注重，國內學者著文論此事的，已數見不鮮；最近中華教育改進社，在南高暑期學校的徵文題，也就是『推廣女子教育計劃。』此後則已入實行時期，而非空論時代了；盼望婦女問題研究會裏諸君，對於此事，特別注意一點。

一件小事

茜蓀

這篇短文，是關於社交與戀愛的談論；——那我何不就寫作『社交與戀愛』呢？因爲我覺得我所欲說的，不是什麼社交與戀愛上的大道理；只不過是一件小事而已；題目標大了，未免大驚小怪。

在說出這件小事之先，有幾句話要問，——其實是不成問題的——社交是不是就是戀愛？戀愛社交是不是僅爲着戀愛？我想稍有常識的人，一定要答個『不』字。可是以我的觀察，一般的社會裏，却誤會了。然而也不能深怪他們；因爲我們中國幾千年來受禮教防閑的壓迫，一旦看見絕對相反的事，當然是要非常驚詫的。至於在高等教育機關裏，該沒有這樣現象了吧？但又適得其反；請予不信，便舉個例。

我們學校裏有兩位同學——異性——就是朋友交情，也是不深的；遇見時不過照例的浮泛的點一點頭，間或也說兩句無關緊要的酬應的話。但是許多同學，就硬替他倆宣傳起來，說是什麼愛情怎樣甜蜜啦，不久就要結婚啦等等。這樣一來，弄得那位女同學家裏，也風聞到了，便詢問她；可是她自己還莫明其妙呢。

記得胡適之先生去年在安慶講演時，曾說一個笑話：就是從前有幾個中國留美的男學生，見同學中的中國女學生和他們點

頭，便引為很大的榮幸。在女學生的意思，不過因為一來是同國的人；二來在歐美男女點頭，簡直是不算什麼的。但他們却以為是有意鍾情了，以致下跪磕頭，求婚。——這都是禮教防閑的遺毒。

我很希望人們早把社交與戀愛分清楚；不然，真是社交前途的大障礙。

或者有人說這是過渡時代當然有的現象，不必杞憂；過一忽兒就會好的，——我也願意是這樣。

對於我們的女同學隨便談談

尹再伊

我去年由吳淞某校，轉入上海同德醫學專門學校。同班二十八人中，有八個女同學；男女生同校的實行，在上海可以說本校是很早的了。一則因醫學是婦女適宜的職業：二則因我國數千年來被束縛的女同胞，現在正當解放初期，兼收女生，就是指示她們一條獨立的路徑。

第一次招收女生時，辦事人恐怕她們的程度不及，所以只要有中學文憑的，就可免考。不料到學年考試出榜時，竟大大出人意料之外：原來十二個女生中，占第二第三第四的，却是三位巾幗英雄。緊接着第二次招取女生之時又到了，辦事人急忙把章程修改一下，上面有一條寫着：『入學試驗男女生一致取行。』不敢照上回那樣輕視了。我們本班今年暑假考試揭曉，前十名中又被她們佔去了幾名，所以後經學生央求決不再出榜；請求的理由，雖不全因此事，仔細推求，却也有幾分含羞帶愧的意思。所以在我們校中，『女子不及男子』的古話，已經根本推翻，並且可以說，女生尚有比男生特好的地方，我姑且略舉一二：

（一）勤學　她們來學習醫業，原是抱着很正大的宗旨，常在說話和行事中間流露出來。如『謀經濟獨立』『改造女子事業』『喚醒二萬萬女同胞』『鏟除重男輕女之惡習』等，她們既覺有如此的重任，所以對於功課非常認眞，無論要緊不要緊的功課，她們都是一定隨堂聽講。往往一堂內男生只有一二個，女生却是全到的。

（二）學識　她們既能進專門學校，不是才能出衆的，家庭方面也難同意。就國文一門說，新舊文藝，她們中間竟有作得很好的；雜誌和報紙上，時常見她們的傑作。再就科

學方面來說，她們有專長的，有彙長的，很有程序，不似男生中多半糊塗。她們初入學時，習英文的佔大多數，現在都要改德文，但是進步很快。男生又不同了；德文好的，英文不好，英文好的，德文不好，這不是她們學識優長的明證嗎？

（三）團結性堅毅性和信用　這三種特性，都是由辦事方面看出來的。如校中或本班集會議事的時候，她們也起立辯論，無論如何，她們的宗旨始終決不更移；八人中的意見，也是始終聯絡。但是男生方面，專一閙意見，分黨派，所發的言論，終不得成立，信用全失了，使主事的人，反重女生提議。往往每遇一事，看女生的意見，就可以得此事的結果。也就是她們始終團結，堅持到底，顧全信用所得的美果！

（四）心思細緻　她們每次解剖人體的記錄，必定較男生的精詳，因為她們的溫柔性情，可以使銳利的鋼刀，慢慢割下。如解剖頭部時，在男生必一刀分做兩半，她們却是先將腦部聯貫的地方和構造看清楚，然後割開，足見她們心思的縝密了。

這四條不過是隨便談談她們的好處，但是她們也不能沒有壞處，我若不說，就有人要說我偏袒女生了。她們的壞處，就在一個嬌字，我盼望她們竭力鏟除這種習氣纔好！

女子經濟獨立與習醫

定盦

中國的女子，除了無產階級外，多數都是仰給於男子的。這固然為了中國的女子職業不發達，但也由素來依賴男子的習慣所致。現在大家都感到男女權利的所以不平等，經濟不獨立是一個大原因，所以大家正竭力想提高女子的人格，獲得相當的職業，希望在社會上的位置，可以和男子平等。

近年各處的工廠，已招收女工，并且也有女子職業學校，培植人才。但是就工廠而論，還是當職工的居多，至於其中當職員的，那就不多見了。上海有幾處銀行和公司裏，現在雖用幾個女職員，不過還是少數，而且各處還不能推行。

女子有職業的好處，已經有許多人說過，現在可無須再說。但我覺得最適於女子的職業，再沒有像習醫的一件事情了。

女子的特性，比男子沉靜柔和，一切的舉動態度，也不像男子的粗暴，所以極適合習

醫。各國紅十字會和醫院裏的看護責任，多半委託一般女子擔當，就是這個意思。因為做醫生或看護，對病人最要緊是和善，并且病人的服藥以及飲食有關生命，女子比男子細心忍耐，擔任看護，一定不致壞事。所以女子學習看護，自然非常相宜，至於學醫更有許多好處。譬如一個舊派的女子，害了生殖器病，她因為怕羞的緣故，常常不肯使男醫生看，但是對於她同性的人，那當然可以減却羞恥，不致隔膜。又如接生一事，由女子去學習，尤其適當。其理由正和上說相同。

現在有幾家開通的人家，做父母的也想把自己的女兒送到學校裏去念書，以後想再去找一個正當的職業，使她將來可以獨立生活。但是看了現在社會上的情形，除去充當教員以外，各處很少容留女子的相當的職業機關，往往因此把她們以前的初衷都打消了，這不是可惜麼？我以為女子已經受過了中等教育，就應當使她去得一種相當的職業，和男子一樣，不過學醫却是最適宜的一種罷了。

海牙婦女大會

本年五月底，在海牙地方會開一女子大會，到會人數計一百五十餘人，討論三十一國的婦女活動情形。前一次的國際婦女協會大會（Assembly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Woman）二年前在基利斯底安（Christiania）開會，平常許多問題上的討論，必須在行政部及十個長期委員會委員會按時在下次每屆五年之大會前（一九二五年開）開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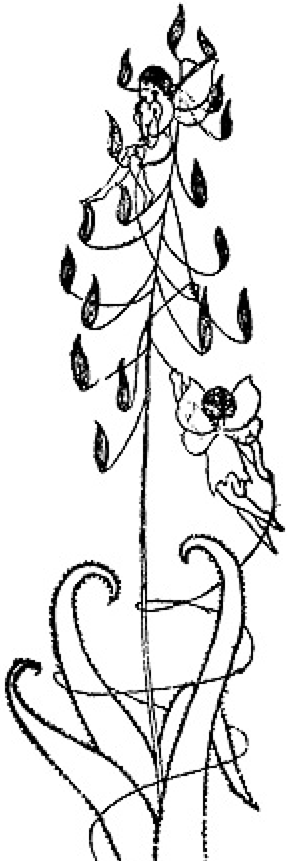
在一八八八年的時候，美國早有眼光遠大的婦女，在華盛頓計畫組織一個聯合世界各處的大團體，便是聯合婦女會，共謀各處婦女的公共利益。當初這國際協會初創的時候，許多國家合冷淡態度與懷疑，這會到今日有那樣興盛，實為從前所不及預料的現在的興盛是已成事實，但各處婦女彼此往來——從芬蘭起以至那達爾，再從巴力斯坦到加里福尼亞——互通情愫，畢竟商量些什麼？於將來有什麼重要呢？

在這會議之中討論的事情，如教育，公衆衛生，移徙，活動寫眞的寫眞本的檢閱，道德標準的平等，以及和平等等。但其中最重要的是兒童的特別保護，由各處婦女協會代表詳細討論。歐洲近來因經濟上的不充裕——雖然各國情形不同——養育兒童頗形困難，所以對這個問題，會中討論很久。無論是已為母的，結婚的或未婚女子，都一致贊同，說為民族的幸福及安寧起見，小孩必須特別保護與優待，便是未生出的小孩也當一律注意。最後的決議由各國全國婦女協會向政府去提出兒童特許狀（Children's Chorter）的辦法。

婦女之將來

（德國倍倍爾 August Bebel）著

朱枕薪



婦女在將來新社會中的地位，社會與經濟兩方面，都是要完全獨立的。婦女再不能受男子的管束與侵掠了，婦女是自由人，婦女要和男子平等，婦女是她自己生命的主人。除了幾點性的差別與性的作用教育上不得不互異之外，一般的婦女教育要和男子一樣。婦女生活在尋常的生活狀態之下，可以盡量發展她的身心，盡量使用她身心兩方面的能力。婦女由她們自己的情願嗜好，與能力，而去選擇職業，她們的工作條件，也須和男子相同。譬如一個實地在工場裏作工的婦女，她一面作工，一面也要有充分的時間去從事為教員，為看護婦的生涯，更要有餘暇去研究科學與藝術，以及幹些行政上的事情。她讀書，作工，和別的婦女或男子在一起娛樂遊戲，都要讓她自己去選擇，然而她們也要有機會才好。

至於選擇戀愛的問題，婦女要和男子一樣的自由，一樣的無拘無束。她們向男子訂婚，或是男子向她們求婚，日後結合而為夫婦；這種事情，都要由她們自己的感情而定，旁人絕對的不能加以制

裁，這種配偶的關係，全是一種私的契約，不應受官廳的干涉，其理正與中世紀以前的結婚，都是一種私的契約相同。社會主義在這一點上，不要創造什麼新的理論，只要在較高的文明程度之上，不同的社會情形之下，恢復私產支配社會以前所流行的舊有的制度能了。

假使男子謀他自己衝動的滿足，而能不危害或妨礙他人，就可以由他隨便處置他自己。性的衝動的要滿足，與別種自然的衝動的要滿足一樣，這都是各個人的私事，沒人可以為他人謀劃，也沒有第三者可以干涉的道理。喫，呼，睡，穿，都是我個人的私事，和異性交際，也是我個人的私事。智慧，教育，個人自立（此等質素因新社會裏教育與德性的普遍，能成為自然的趨勢）三者，能消滅個人妨礙他們自己的犯罪行動。將來新社會裏的男男女女，在他們自己的本質上，都能具有一種較大的自制力，與一種更好的智識，而勝過現在的男女。關係到性的事情上，愚笨的貞節與秘密，將從此消滅，能使兩性間的關係，非常的自然與健全。假使男女間已成為配偶，隨後因愛情轉移而發生嫌惡，因性情不投而失望，因事實體驗而不相容，他倆的配偶，就成為不自然的了，既是不自然，所以也是不道德的；單在道德上講，他倆就應當解除配偶的關係。在將來的新社會裏，男子不能再去管束婦女；至於強迫多數女子守節或賣淫的事情，也必須消滅。在別一方面講來，要完全變更社會的狀態，便該先剷除影響於現在的婚姻的事情，和常常阻止他的完全發展，或竟使他不能發展的許多惡勢力與阻礙。

婦女現在的地位，誰都知道是不自然的，不順的，於她有妨礙的，看了現代社會問題的討論文字，與現代的小說，我們就能知道；小說是專制時代唯一寄託思想的作品。現時的婚姻制度與我們的理想差得太遠，有思想的人，都是要反對的。所以贊成自由選擇戀愛的人，或是實行解除婚姻關係的人，並沒有什麼希奇，我們主張變更全社會制度的人，也不反對他們的這種行動。他們以為性交的自由，只有特權階級的人們，才能享受這權利，並且承認這是正當的事情。萊瓦爾特（Fanny Lewald）與萊克哈脫斯屈朗堡(Matilde Reichhardt-Stromberg)兩人互相辯論，（註一）萊克哈脫斯屈朗堡竟公然反對婦女解放，她說：

『假使你（萊瓦爾特）要婦女在社會與政治兩方面，都完全和男子絕對平等，那麼喬治桑特(George Sand)也應當為解放而去從事她的奮鬥了，不為別的什麼奮鬥，單想獲得男子所有的，很久的，無可非議的權利。為什麼只求婦女與男子表面上的

平等，而不求其內心的平等呢？爲什麼婦女的取舍，不和男子一般的自由呢？我知道你是沒有話答覆了。就反面講：假使天賦婦女以權利，那麼也要賦她以義務，——我們不應埋沒天賦我們的才能——去鍛鍊她的腦筋，使其發達至最高限度，與具有高等智識的男性不相上下；這也要給她以一種權利，隨她去活動她的內心，而永遠保守她的均勢。我們都知道哥德(Goethe)——一個最好的例子——對於幾個女子，屢次空費他心坎的熱血與偉大精神的熱誠。有智識的人，都以爲這是十分自然的；只有心境狹隘的道德家，是以爲這是犯罪的行爲。然而，爲什麼要嘲笑用在女人身上的偉大的精神呢？我們假定女性中具有偉大精神的如喬治桑特；我們又假定凡是婦女，就都是一個盧克萊頗弗洛列尼(Lucretia Florini)，她的兒女，都是愛之果實，她用她真實的母親之愛，與一種理性的，智慧的方法，去培養而且教育她的兒女，世界上將怎樣呢？這是一定無疑的，世界能繼續存在，能和今日一般的發展上進，且可以特別的美滿」。

但是，爲什麼要具有偉大精神的人才要求這種權利呢？爲什麼別的沒有偉大精神的人不要求這種權利呢？假使他們是哥德與喬治桑特，他倆心地的志趣相同；假使我們把哥德一生的戀愛史，盡情宣布出來，羨慕他的人一定是很快活的，他們決不會責備哥德；那麼，我們爲什麼要責備其餘與哥德或喬治桑特一類的人們，定要歸罪於他們呢？

自然，在有產階級社會裏，自由選擇戀愛的事情是不可能的；現在的社會裏面只有少數的人，心身兩方面是享樂的；但是假使社會的境況一律平等，大家就都有同樣的自由了。在傑克(Jacques)一書內，喬治桑特描寫一個丈夫貶責他的妻子和另一男子發生犯禁的關係，喬治桑特描寫道：「人類不能監視戀愛，假使他覺得沒有這樣東西，或是拋棄這樣東西，世上就沒人會犯罪了。侮辱婦女是不正當而又不合理的行爲；男子強姦女子，女子不能把她身體永遠送給她的戀人，她不過這夜和她的丈夫同牀罷了。」根據這種見解得來的一種結果，傑克覺得他應當原諒與他競爭的對手蒲萊爾(Borel)所以他說：「假使蒲萊爾居我的地位，我想他要輕輕打他的妻子，以後他懷抱她的時候，他去拍她一下，和接吻，他就不會羞恥了。依照東方的習慣，有些勇氣的男子，可以隨時殺死沒有信仰的妻子，卽不貞的婦女；妻子是男子合法的財產，他們這種行動是沒有罪的。有些人與他們競爭的對手決鬥，殺死他們或驅逐他們之後，他就要懇求他所愛的婦女，以達接吻或擁抱的

目的，但是，她能答應他的請求，使他快活，她也能拒絕他的請求，使他失望。一般夫婦戀愛的情形，通常都是如此，由我看來，就是豬的戀愛，比這種人的戀愛，也不過稍稍卑鄙與汚穢一些罷了。』布蘭台斯（Brandes）對於這幾句批評道：（註二）『現在受過教育的人所奉爲原則的這幾種眞理，都是五十年前十分可惡的詭辯詞。但是一般的財富階級與智識階級，到了今日，雖則他們的行爲，實際上都與喬治桑特，哥德二人相同；然而他們的說話，還不敢公然承認喬治桑特的理論。他們對於道德，對於宗教，都很虛僞，他們對於婚姻，也是一味虛僞。

哥德與喬治桑特所做的事情，現在有幾千幾萬的男女，也都是如此做的。同是一件事，哥德與喬治桑特做了仍能受人敬重；他人做了，社會上就要唾罵他們。總之，占有社會上名譽地位的人，他就什麽事都可做得。不然，就像哥德與喬治桑特那般戀愛的自由，從現社會道德性的立脚點看去，也要說他是不道德的；因爲他們所做的事，不合於現社會道德的法則，且與我們社會組織的性質相抵觸。但是強迫的婚姻，却是現在有產階級社會中合理的婚姻。這就是兩性間惟一的『道德』結合；其餘各種性的結合，都是『不道德』的。原來有產階級的婚姻，本是因財產的關係而配合的。他們因要獲得私產與其繼承權，所以他們要先生一『合法的』兒童，所以他們要結婚。但在現社會情狀之下，有些人竟沒有什麽財產可以遺給子孫。那已成爲社會上一般普通的定律，違者就得受罰，無論男女，他們發生肉體關係的或是實行離婚的，均要處以監禁之刑。

在社會主義的社會中，除去屋內的器具與個人的所有之外，就沒有什麽東西可以傳給子孫了。就在這一點上講，現代的婚姻制度，那時實沒有保存的必要。實行社會主義，不必就廢除遺產制度，所謂遺產繼承問題，那時實不能成爲問題。社會中既無私產，當然也沒有遺產繼承權。婦女因之得以自由，她們所生育的兒女，不會妨礙她們的自由，反能增加她們生命上的愉快。遇需要時，她們爲看護婦，爲女教員，爲各種別的職務，都是可以的。

即使在將來的社會中，恐怕也有人要如亨薄爾脫（A. Humboldt）這般的說道：『我不願爲家庭中的父親。我以爲婚姻是一種罪惡；生育兒女，也是一種罪惡。』這句話，我不解。人人都有自然的衝動，衝動之力，也是人人相等的。我們不贊成亨薄爾脫仇視婚姻的話，我們也不贊成叔本華（Schoppenhauer）及梅萊特爾（Meinlander）哈脫門（Hartmann）等人所主張的哲學的厭世

觀，他們以爲人類的一舉一動，都是自殺的行爲。我們絕對的贊同賴秀爾博士(Dr. Ratzel)的話，他說：(註三)

『人類現在不應再置身於自然律之外了。人類應承認範圍自己的思想律與行動律，並須照之而行。全人類的生活應和諧，個人的生活應與家庭，國家的生活相一致；和諧的方法，不以幾百年前的教條，而以現在理解自然的，有理性的原理，照之而行。現在由各種事實所產生的政治，道德，法律，都須根據自然律。人類夢想至幾千年之久的最有價值的人生，結果總能現之於事實的。』

這個時候快到了。幾千年內，人類的社會，已經歷過各種進化狀態，現在只有復歸自然的一法，返到人類原始社會的地步：共產，友愛，人人都具有完全的自由；沒有主僕，大家都是人類。這就是人類的大進步。有產階級社會的奮鬥，徒勞無功，他們所做的事業，沒有不失敗的。要全人類都自由，平等，友愛，就須實行社會主義；實行社會主義，就能達此三種目的。有產階級的社會，只會在理論方面着想，但是事實常與理論相左。社會主義却合理論與事實爲一，此社會主義所以有價值。

人類返到原始的社會狀態，人類的文明程度就能提高。各人都依最高的文明程度，新創的生活境況而生活。婦女在此種情狀之下，婦女就恢復她們固有的主動地位，婦女不再爲婦女了，她們是和男子平等的人類。

我們觀察的立脚點雖異，所得的結論則一，這原是一種用科學方法研究的結果。婦女的完全解放，婦女獲得與男子平等的權利，這是我們發展文化的一種目的；世上無力可以阻止這種目的的實現。我們要達此目的，我們須先廢除以人治人的制度，資本家不能統治勞工。於是人類的進步，就能趨於最完善之境。人類夢想的『黃金時代』人類夢想至幾千年之久的『黃金時代』至此就算能實現了。階級統治制度，將從此永遠消滅，男子統治婦女，亦將不成爲事實了。

註一——"Rights of Women and Duties of Women," A. Reply to Fanny Lewald's Epistles: "For and Against Women."

註二——George Brandes: The Literatur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eipsic, 1883.

註三——Quoted by Ernst Haekel in his "Natural Story of Creation."



俄國文學上之代表的女性

日本昇曙夢著　薇生譯

一

描寫俄羅斯典型的女性的作家，從前是普希金（Pushkin）屠格涅甫（Turgenev）托爾斯泰（Tolstoj）等最有名。但從前和現在，婦人的思想和感情已經不同，作家對於婦人的態度和見解，也很多差異。從前的作家俄羅斯古典的作家，大都描寫清淨的美麗的理想的女性的典型。他們大都在貴族階級及中流階級中找求這種女性。所以在作品上表現的女性，幾乎都是中流以上的人。至少是能預想中流以上的讀者而作的。因為作者自身已是貴族階級的人，所以在同階級之中找求人物的典型，這是當然的事。

在古典的作家之中，特優於女性描寫的，是屠格涅甫。因此他的作品中處處都表現着俄羅斯女性的典型。所以現在從屠格涅甫的作品中選擇主要的代表的女性，來稍稍考慮女性的性格。

屠格涅甫所描寫的女性，都是獨創的而且有獨特的容貌和魔力。他所描寫的女性，比男性意志強而且極勤的，又有燒盡一切的熱烈的性格。感情也是純潔誠實而且獻身的。這些性質，都是俄羅斯婦人所有的積極的性格；婦人有立在男子之上而支配男子的力，也是從這性格上發生的。

屠格涅甫所描寫的女性中最傑出的女性，有世界的名聲的，是婀夏（片戀的女主人公）娜太夏（路丁的女主人公）李沙（貴

族之家的女主人公，愛萊娜（前夜的女主人公）等。這些女性，不論在描寫點上或意氣精神上都常在男性之上。這是當然的。在男主人公之中，像印沙洛夫，照他的嚴肅的性格和重大的使命，尚有幾分足以配佳人愛萊娜；至於路丁，比諸意志強有英斷力的娜太夏，實只一個可憐的膽小的多嘴的人。片戀的男主人公，比諸有燒盡一切的熱烈的愛情的婀夏，只是一個膽小的理智的人。貴族之家的李沙，常常做勞萊支基的指導者，雖則到最後失去了堅實的精神；但勞萊支基實只一個意志薄弱而又沒決斷力的殉教者。

像這樣，屠格涅甫的女性，常有特立獨行的風氣和支配男子的力。處女地中的瑣洛門說，『全體俄羅斯女子都比我們男子活動，而且常在我們之上。』這不只是屠格涅甫的女性，是俄羅斯婦人全體共通的性格。有力有誠意的婦人的感情，在屠格涅甫作品中隨處都可以看到的。他所描寫的女性，都是純潔而且富於愛情，有在俗臭紛紛的社會中，嚼然不滓而如行無人之野的趣旨。『創造的榮冠』這話是只可冠諸屠格涅甫的女性的形容詞，又稱婦女『為慰藉的表象，』『苦痛的表象，』這也可在屠格涅甫的女性中看出適當的表現。他的女性因為都是這種性格的婦人，所以她們都要求卓越的男子。她們的理想常常是英雄。她們所恐忌的是凡人和俗人。她們儘要求引導自己到新的光明之道而開活動的生活之新生面的偉人。

二

以上是表現於屠格涅甫作品上的代表的女性，但其他古典的作家所描寫的女性，也大概相同的。他們所認識的女性，便是都屬於中流以上的階級這一點；處置的方法是理想的這一點。到了近代，一般的注意都向着下層社會了；同時描寫下層階級的人情生活，習慣的傾向便勃然興起了。現代俄羅斯作家，大都是注意這方面的人；其中尤其是古卜林（Kuprin）安特萊夫（Andreff）阿爾志跋綏夫（Artsybashev）加門斯基等，而且在這方面是人人曉得的人。這些作家和從來的貴族的傾向全相反對，不在貴族階級中找求純潔的理想的女性的典型，而常在娼妓中找求。從前作家的女性觀和現代作家的女性觀，當然已根本上不同了。在現代人的眼中，所謂從來的道德，從來的貞操，幾乎是毫沒價值的。他們破壞既成的宗教道德習慣，或者全然超越這些，以找求真正的女子樣的女子，便是找求所謂『永遠的女性』的典型。不是從前作家所描寫的創造的，理想化的一種隔離世間的聖女樣的女性，是描寫

處處不失現實的女子的性質，卽所謂純潔的女性的。所以現代作家描寫的範圍，不論到那里都是無妨的。不論貴族，中流社會，貧民階級，或乞丐娼妓中，只要找到純潔的女性便好了。所以現在的作家在從前的作家所未曾觸手的花街柳巷中，做了許多作品的舞台。他們所求的女性，許多是在娼妓之中找到的。這是最近文學的特徵。

在這方面，特看作代表的作品的，像古卜林的耶瑪(穴的意思)，安特萊夫的黑暗，霧等作品，這些作品都是以花街柳巷爲舞台而描寫娼妓的。近來這傾向發達以來，便發生了所謂娼妓崇拜的風潮；在別的半面，普通婦人排斥熱却很盛。這近來的婦人排斥熱，不能單看做從來的反動。這傾向，在根本上是從瓦寧格爾的懷疑哲學發生的；至少是從要描寫脫去理想假面的赤裸裸的女性的積極傾向而來的。在現代作家之中，阿爾志跋綏夫和克里尼支基等，可看做這方面的代表。克里尼支基的近作中有戀情的變裝的作品。這裏面有許多人物講了許多對於婦人的批評；這些批評裏面，很表現着現代的女性觀。例如有一個人說，『任是那個女子都有低級的遲鈍的性質的。所以女子不能看到最主要的一種東西的。一切女子都有相等的愚笨的地方。』又有一個人說，『講婦人的自由，是和講野狗的自由一樣的。她們只有在檻中的時候，是美麗的。』第三的又說，『在女子是不能維持高尙的品性的。她們只是被男子擁抱和以奴隸待人。』最後說，『當從各方面把女子驅逐。從學校，從病院，從工場乃至從家庭中驅逐。』表現這種極端的女性侮辱的觀念，這種對於婦人的觀念，從那里發生的？這因爲這作品中所表現的主人公的生活的一切悲劇，都超過婦女的理解，而且他所接觸的一切女子之中，沒有一個能够理解他的淸的情緒和高尙的刺激。離別了的最初的妻子和想再婚的第二個女兒，都是偏狹的利己主義的而且過酷的女子。因爲偶然的事，主人公在某時候進了女子之羣。這其間，那些女子都不以他爲有趣。在他以爲這些女子，比從前所關係的一切女子，是很天眞爛漫，淡泊，眞正女子樣的女子。這些女子是『耶瑪』的住人，人們懼之爲人間地獄的娼妓的巢窟中，有這種純潔的女子，實是不可思議的事。『耶瑪』這名詞是從古卜林的作品上來的；在現在，這已成了娼妓之巷或巢窟的名稱，而且一切作家都已用這名詞，在這件事裏，很能表現最近的文學的傾向。

三

同時在最近的作品有許多是處置新女子的典型的。這里且舉代表的三個女主人公。

第一是却爾斯伽耶女士的小說過失中所描寫的女主人公萊愛爾斯伽耶。她是有名的女新聞記者；一個大學生，她的遠親，戀愛了她。她只承認她的戀人有做戀人的資格；但爲近代的不要的不安的心情所驅，所以到底不能滿足於這靑年的平凡的大學生。這時她偶然碰到了一個技師，以滿腔的愛捧給這男子；但後來看到這技師也是平凡的男子，所以便決心和這技師分離，仍歸到以前的大學生那面去。但這時候，那這大學生早已因失戀的結果而自殺了。

這萊愛爾斯伽耶實是新女子的典型。但處處都附着不安，平凡，悔恨。爲要在自己周圍的男子中找到適於自己理想的男子，常常煩悶着。這是俄羅斯女性的通有性。作者在最後提出『在這種女主人公有過失的嗎？』這問題作者在說了『不好的事果然是不好……』之後，其他的解答都問諸社會。這便是這小說標題的出典，而且是惹起社會的興味的地方。其中有許多人和作者一樣承認這女主人公的罪但更追及她的道德觀的時候，承認這種女子的銳敏的感觸，熱誠犧牲等光明方面後者的特點足以償前者的過失而有餘。

第二是娜裴洛多斯伽耶女士的小說達伊尼裴斯的激怒的女主人公太婀太婀。她由心頭深深的戀愛一個做大學教授的伶俐老練的紳士準備着嫁他。不料她回家探望兩親時，在火車中無意中碰到一個可驚的美男子。這男子是俄羅斯人和英吉利人的混血兒，一霎到了這男子，太婀太婀毫不考慮迷魂似的思慕着。爲要滿足這慾望，她便捨棄了定婚了的丈夫，和這美男子一同逃到羅馬去。這男子在和太婀太婀相識之前，雖不知換了幾多女子，但只是和同火車的太婀太婀是由衷心裏思慕着。到了羅馬，太婀太婀以愛人爲題材給那叫做達伊尼裴斯的激怒的畫；這裏面，描寫希臘的神，在激怒的剎那，把無智給與了法勃萊沙契爾瓦伽的女子和人們。她當塗好了最後之筆而離去畫前的時候，不知怎樣忽然想『現在我當返於自己對世界和人們的悲哀和義務』。她由對於男子的慾中覺醒了。這時已生一個小孩。男子爲要把這小孩當作正當的兒子，說要正式結婚。但女子對於這勸告全然冷淡。她這時候，又惹心於從前的丈夫，所以決心歸去了。因此男子便要求把小孩給自己，女子却拒絕他。經過奇異的『伊克沙克』之後，兩人的關係又復原狀；結局以可賀的結婚終了。

第三是波蘭作家斯洛珂夫斯基的小說肉體崇拜中所表現的女主人公茲拉多米斯伽耶。她是波蘭門閥家中有錢貴族的女兒，又且是背戾的原始的性格。因為是絕世的美人，所以當作舞蹈會和其他的夜會的女王而惱殺幾多青年男女。在一個夜會席上，她碰到了一個文士。這文士較諸別的舞蹈的對手，實是服裝襤褸的貧乏的人。這文士自己也以為不是她的對手；但雖則如此，却仍是向她看：真是僥倖，由女子方面要求，文士便和美麗的女子一同舞蹈了。而且由女子方面以熱烈如燃的嘴唇和文士接吻。這是兩人戀愛的導火綫。

相遇兩三次之中，兩人的戀愛便漸漸濃厚了。或由女子方面訪問男子的住所；或兩人坐了覆着的馬車到預定了的兩人密會所的王爾索市外空屋中去。但兩人的戀愛並不墮於肉交中。

和女子定婚了的男爵，曉得了這兩人的關係，以煩悶的結果而自殺了。雖則如此，女子依然和文士常常密會。她對文士說，『我並不是愛你呀，我和你做這樣的事，是為了很想曉得未知的感覺，是由於我無限的好奇心而產生的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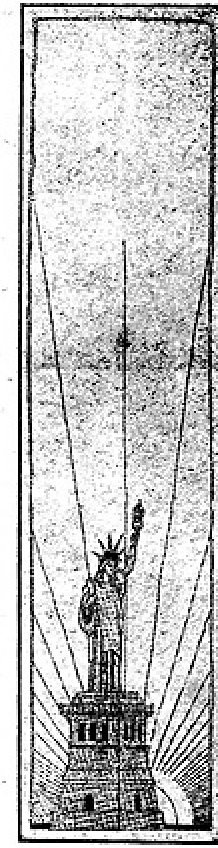
以上三個的女主人公，可以看做代表俄羅斯現代新女子的女性的。



日本東洋婦人會之中國女學生歡迎會

婦女喜歡多言的原因

高山



不但俗語說婦女喜歡多言，便是各處的著作家也無不說婦女比男子更喜歡多言不只是男子這般說，婦女自己也一致承認的然而這卻是什麼緣故呢？

到近年來，對於這個問題，已成為有趣的研究從前納雪爾博士（Dr. I. L. Nascher）



腦髓主宰各種感覺的區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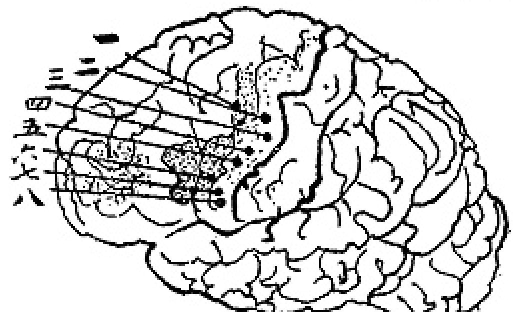
做了一篇詳細的論文發表他對於『婦女何故喜歡多言』的意見我們現在知道人的腦髓裏有許多折襞在前額第三折襞的地方名叫『孛羅加迴旋』(Broca's Convolution)。孛羅加是一個法國有名的外科醫生，因為他曾用心研究過那處地方的細胞及官能，那第三折襞處的用場是他所查考出來的，所以就把他的名字做了那地方的名稱。

孛羅加見那一處腦裏——大概在腦的左邊——是管轄言語的地方，便是發出言語來的中心點。那塊地方的細胞裏，藏着我們由感覺得來的印象，思想，雖然生理上種種進行的情形還不能明白知道但我們知道我們的記憶及想像能從那里變化為言語，而且從口裏發出來。當言語發出來的時候，很不容易；須由神經來牽動顏面，舌上口及喉間的筋肉，使成言語說出，或更傳達到

手臂而寫將出來。

現代已經研究過了許多男子婦女的腦子，計算起來孛羅加迴旋在婦女裏比男子大些，因此知道婦女所以多好說話的原因了。她們造言語的工廠既然大些，她們的言語自然那得不多些呢？而且還不但大而已，婦女腦中的言語中樞似比較的容易受激動，這又是容易發言的原因了。

現在我們再講言語中樞的奇異的情形，人的言語能力在孛羅加迴旋裏，好像圖書館裏的書架一般的排列着的，因此如第一隻第二隻書架毀掉了，第三第四可以依舊完好的言語能力也是一樣；如人因靜脈破裂或受振盪，人能失却他的讀書力量，但是說話却依舊能夠說的。所以湯姆遜博士(Dr. W. H. Thomson)說，用言來表意的語言，和用文來表的語言，在腦的登記上，是不相混合的。從前英國有一個曾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忽然帶着了孛羅加迴旋上的病，遂不能讀他本國的文字，讀別國的死文字（如拉丁文等）却依然無礙。



一　管轄書寫文字的區域
二　指揮手的運動的區域
三　拇指
四　顏面上部
五　顏面下部
六　發言語的區域
七　舌
八　喉

他本通希臘拉丁及法文，叫他讀希臘拉丁文字他完全能讀，但讀法文便不能如以上兩種文字的清楚，比讀英文却勝。照這試驗看起來，那人的腦裏的言語中樞這一部分損壞了，別部分却依然完好，或僅損壞得一點，因此那人病得英文的記憶損壞了，希臘拉丁文却仍然知道的。

并且還有一種很奇的事情，人能生一種病，名叫失語症(Aphasia)有的別的字雖記得，但動詞說不出來，言語那里能不用動詞呢？因此他就不能講話了；或者形容詞都忘却了，或者名詞忘記了。但專名更容易忘記，『那人叫什麼名字，我總是記不得的，』這是我們常聽到的話，有時雖極熟的人的名字也會忘記的；現在照生理學上說來，這些現象都是因為孛羅加迴旋間有些失常了的緣故。

我們現在不必再進論言語中樞的生理，不若再回到婦女何故多言的問題來，試問這種習慣怎樣養成的，但這事在前節已說過，婦女之所以要多話，是因為孛羅加迴旋

比男子大的緣故，這是生理上的基礎，還有心理上基礎，按那刺激言語中樞使發言的主要刺激是情緒，婦女的情緒實在比男子豐富，因此那得不比男子多言呢？

生養小孩大部分是婦女的事，查考上古的男子，便出外的多，不如女子的終日居在家內，因此與家人小孩的接觸也較少；婦女呢，常常在家看護小孩，婦女看護小孩的時候，口裏常常說着話，或者吩咐小孩，或者講給他故事聽，或者騙他，或者訓戒他，休止的時候本是很少的；而且小孩呢，有事也好和母親去談講，不喜歡去問父親的；因此婦女的話比男子用得多。說話的時候不能不用思想，搜索字句，這是與言語中樞的發達互相因果的——因字羅加迴旋發達所以好多講話；一方面因生活的境遇上，言語須說得多，因此言語也習練得愈發達了。這就是婦女所以喜歡多言的原因。

人的壽命與無管腺

克士

許多人到四五十歲就死了，活到七八十歲的也有，到百歲的就很少；所以百歲似乎是人壽的限數。可是再仔細一查，確切的記載上，人壽到一百幾十歲的也未嘗沒有；然而究竟人能生活多少年呢？

在從前法國有一個自然學家，名叫別封(Buffon)，他說，有些動物的壽命，能夠生活到長足後的七倍。譬如一種動物一年長足，他可以生活七年。人大概是承認須到三十歲纔完全長足，如果照此推算，那麼，人能生活二百十年了；這數目似乎太大了。又有一個法國人名叫弗魯朗(Flourens)，他也是研究壽命很有經驗的人；據他說，許多動物壽命之長，大約在長骨的頭部幹部完全癒合之後的五倍。



箭頭所指是松果腺、及黏液腺所在的地位。科學家說，黏液腺的功能改變，竟能為巔矮的原因，不單是受損後，要引起手足及面孔臃腫的病體了。松果腺是調節身體長發的，在成年的功用，還不甚明白。

如人的大腿骨及上手臂等長骨，圓的骨端與中段當初只由很結實的軟骨連着的，後來逐漸化成硬骨而合成一條了。在人類裏，這長骨的頭與幹連成一統，大約在十八歲及二十歲的樣子。

照弗魯那的推算，人壽可以到九十或一百念歲。可是有些長骨，例如脛骨，頭與幹化成一統須到念五歲，前臂骨則只須到十五歲就成一統了，如照這兩種長骨計算，那麼人壽當有七十五歲或一百念五歲。

現在我們如將生物仔細考察，便見一世之中，可分作三期：即長發期，成長期，衰退期。如果健全的人，而且生活又不過於勞苦及有規則的，那麼這三期的時期也很規則：自幼年起，經過多少年代則長成，再過多少年則入衰退期，衰退期過了多少年，則逐死亡。

人的生長期，係到三十歲而止，雖身體的上長似到念四五歲以後便停止了，但別的官體實須長發到三十歲纔停息，例如手足；又如腦在三十歲時最重，心臟也在這時候最發達。肺量最大的時期，卻在三十三歲間，這是例外。但人體各部雖須到三十歲後纔算長足，可是不必到長足以後，已能生育，所以往往因這時期的先後，分為不同的名稱：在前稱幼年，在後稱少年。

人當在長發期中，身體的代謝作用，往往構造的作用比破裂作用盛些，所以身體漸漸加重長大；到了中年，構造與破裂兩種作用適相平衡，因此體量不增不減；到衰退期間，則這平衡失調，構造力少，破裂為多，身體逐漸漸消瘦下去。照納修爾博士(Dr. I. L. Nascher)說，人分這樣三期，每期恰好三十年，所以常人壽命大概當有九十歲。

可是人的壽命更長的固然不少，不到九十而死的更多；即使暴死及受細菌等的侵襲而死的不算，因自己身體組織自起的損壞而早年死亡也很不少。這原是因為人體的構造太複雜了，所以管理為難，容易損壞了。

現在又查得人體的健康上，與體內許多沒有導管的腺體很有關係；近年有許多學者，如英國的赫胥黎(Julian Huxley)法國的服隆納夫(Voronoff)及另外許多專家，各自分頭研究無管腺的作用，將來這些無管腺，——如甲狀腺，胸腺，黏液腺，松果腺，腎上腺等的作用明白之後，希望身體當容易治理了。

不過現在愈查考，無管腺的關係於生活愈密切。從前癲狂病總說原因起於腦，現在卻說原因往往起於無管腺了。或因無管腺有一種極神祕的作用，他從流過的血液裏，吸收起些質料，在腺的裏面製造一番，又分泌出來；分泌出來的汁料混入血中或淋巴中，又環流到週身去了。有時某一種無管腺

有病，失了功用，全身便也生起病來。如果將他割掉有的竟能致人於死的。可見那無管腺的關係於全體的重要了。譬如一個小孩的喉間的甲狀腺如發育不良，則智慧便不健全，如位置在腦的下部的黏液腺一經變損，便隨即生起一種疾病，（這病的原名叫Acromegaly）病的樣子，便是頭面手足都漸漸腫大起來。

現在不但知道每一種無管腺受病能使全身生病，或改變性情，神經紊亂等等，吐開爾博士（Dr. Ernest E. Tucker）竟說有許多離婚，也都與那腺有關係呢。

前面已經說過，小孩如甲狀腺發育不良則身體就不健壯，赫胥黎說用精製的甲狀腺液注射皮下，即能夠使正常發育；愛笛斯女士（Miss Connil Ediss）則覺作這樣奇妙的自白；她說年紀已五十歲，但自得這種物汁注射後，覺皮膚白嫩到如十五歲的女子了。

胸腺是在胸部裏面的地方，他是從嬰孩生下來的時候，已經長大充足了的，在身體上的影響似乎很大，只是確實的官能，却還未曾查明白。高於黏液腺一點，有松果腺，他的功用，是在管轄兒童的發育，有人說他一到身體長成之後便消失了，別有人說他依然存在，所以詳細還沒有研究明白。在腎臟上面的腎上腺，現在已知道關於生命極其重要了；如果把他去掉，人便死亡，比去掉甲狀腺還要死得快，如把這腺製出來的越幾斯（Extract）注射入血液內，血壓便昇高，心臟即跳得慢了。

無管腺的關係於生死健康既有這樣大，要希望人能活是他所能生活的年齡，必須先把這類腺的功用研究明白，所以『看一看這腺能』這句話，近來在科學中已成爲口號了。

科學上對於這類無管腺的作用雖已這麼注意了，但各種腺的生作用，畢竟還不能夠十分明瞭；可是雖然他的生理作用還不很明瞭，而他們與人的情緒的表出有極大關係，却已早有人研究及了。人的性格，實在是受那些無管腺的主宰的；英國解剖學家開斯（Keith）說受情緒的激動而使血液怎樣流注，與腎上腺的作業大相關連。所以有人說到便是許多離婚的原因，也起於腺的作用了。

傳染傷風的媒介物

健孟

傷風是一種傳染病；人如疲倦或受寒之後，身體的抵抗力便弱，那時如遇着一種細菌，便在人身內蕃殖起來，於是傷風了。

傳染傷風細菌的媒介物，不止一種，小手巾上，衣服的袋裏，便培養着許多傷風細菌。你們傷風的時候，必定時時打嚏，流鼻涕，小手巾用過之後，必放在袋裏去。袋的裏面最不乾淨，什麼細屑塵埃都有，衣服穿在身上又很溫暖，於是鼻涕裏的細菌，先傳在小手巾上，再落在袋裏，細菌便安安穩穩的在袋裏活着。

用過的小手巾，即使洗滌得極乾淨了，但向袋裏去一放之後，又滿黏着細菌了。在平時健康的時候，雖然小手巾上的細菌，時常抹在鼻上口上，或嚥進口裏去，只因身體的抵抗力強，他不能得到蕃殖的機會。但人那里能够不受寒或沒有做事困倦的時候呢？這時候，他們便得着蕃生的機會了。他們一經蕃殖起來，鼻孔便覺得塞住似的，喉嚨也覺得痛了，便因那里有許多細菌寄生着了。寄生的細菌，不止一種，有科里士細菌（Bacillus coryzae），加答兒細菌（Micrococcus catarrhalis）及弗來闌兌氏細菌（Friedlander's bacillus）。這三種裏面的第一種，是『惡傷風』的最普通的病菌。

他們一寄生在喉鼻等處的黏膜上，黏膜便腫了。他們住在那里，嚥着黏膜裏的質料，並且分泌出一種毒質來。這毒質先滲到血裏，再由血液流傳身體的各部，隨覺得全身不舒服起來，發起熱來；如果那毒質在血裏愈多，人就愈覺得不快。

不但如此罷了，而且傷風又能引起許多別的疾病；例如肺炎是極容易由傷風帶起的。肺炎細菌，常常生在人的口內及喉間，一經患傷風體弱之後，他也就作起怪來，於是肺炎也起來了。又傷風能够使耳聾，因爲耳的裏面有一支極細的管子與喉間相通，這管子是流通空氣用的，如果把他塞住，就能使耳朵聽不見聲音；傷風之後是很容易將這細管塞住，因此耳朵就聾了。

傷風歐洲俗稱『屋內疫』，因爲傷風細菌好生在陰暗空氣不流暢的地方的，人如住在空氣不良的地方，患傷風便格外容易，如果多在戶外，多晒日光，多吸新鮮空氣，自然不容易感染些。有人說愛斯基摩人雖住在寒冷的冰屋裏，從來不傷風的，便因爲他們不閉在空氣不通的地方的緣故。

我們現在再來講傷風的傳染的情形。患傷風的人最好將鼻涕之類抹在紙上，把紙即放在火中燒過，用過的小手巾也須消毒洗盡。此外共用的器具自然也許小心以防傳染。傷風雖然在疾病中算是輕的，可是很能引起別種疾病，要說牠危險也不是過分的話呢。

猩猩的智力

松山

人類是從猴類進化而來的話，雖然還是一個假設，但這假設已為一般受過教育的人所信從，因為除這假設以外，對於人類的由來，更沒有別的解釋可以比從前猿猴變來的話更為有理由了。

雖然，人類既說是係由猴類進化而來了，然而人類與猴類之間終於存着許多塡不滿的溝壑，譬如就智慧一端而言，人類裏有還許多的精神產品。到近年來，界空則有飛機，海中有潛行艇。最近一二年來，歐美無綫電發達，以至幾千里遠的照相，只消數分鐘內可傳到，在猿猴類裏比較起來的相差，未免太遠了。這不是人與猿猴兩類之間的一個溝壑麼？

可是這仍是不詳細考察罷了；人類中不必說，智慧也有極低的，在高級猿猴類中，考査起來並非眞是毫無智慧的。從前巴的摩(Baltimore)所出的哺乳動物雜誌(The Journal of Maurmalogy)上希克(W. Henry Sheak)曾經說猩猩(Orang)的智慧很強；他說那猩猩的性情比黑猩猩(Chimpanzee)安靜而且柔順，他引自然學家霍納兌博士(Dr. Hornady)的話道，



要一支火柴嗎?

那猩猩在山林中的時候，除却被人打傷或被追逐，從不見在地蹲踞或行走的；便是他渴的時候，也從不肯走到地上來的。他只用一手一脚攀住樹枝，將身懸掛在溪水上面，因他的身體的重量，使枝柯曲下去，他遂得到水面飲水。如果將他捉來，關在籠中，他常常靜坐在鐵籠的一隅，不動也不作聲。如果捉得小的和他關在一處，他對他很和愛，不肯欺侮的。

希克又自說：十餘年前曾得到一個小猩猩，生來差不多只有三禮拜的樣子，遂留養了。有一天，希克坐在離小猩猩不遠的地方，忽然覺得毛茸茸的兩隻手臂揪住他的項頸；那里知道小猩猩已自己開了籠門，爬起在他的背上，却毫沒有兇惡的樣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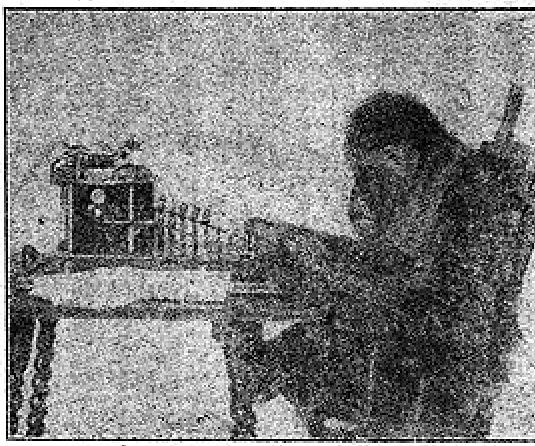
猩猩倣效的本能極強，他能很安適的坐

在椅子上用叉及羹匙如人一般的喫飯，又取瓶飲些什麼飲料，呷一次，向瓶內仔細看一回，彷彿查考還有多少餘剩。

希克又說和順的猩猩是很畏懼黑猩猩的，從前（一九〇八年）在紐約城有一個二歲的小猩猩，很畏懼一個同住的黑猩猩，那黑猩猩也正因爲見他怕她，愈加要戲弄他了；她常常用力頓她的足恐嚇他。他見了即刻跑到希克的跟前，伸手來掀他的項頸，彷彿表示他要被那黑而且大的蠢物欺侮了，求希克保護的樣子。

平時猩猩雖然靜靜的坐在籠內，但他的櫻色的眼睛却不絕的向四下細看的。一次希克立在猩猩的籠面前，那猩猩即走開來，向希克的背上細看，彷彿有東西在那里，他要來拿的樣子。希克自己一看，却是一顆極細的綫結。

向來傳說只有人能笑，其實不然，猩猩也能笑，只是他不喜出聲大笑，如黑猩猩的笑一般；他常常微笑，笑容與人很相似。猩猩性質雖和善，但有時同類中忽鬬，也有如兩個



“我很平安希克你也平安”

幼小的同處，更能作種種的戲樂，他們又善能養育兔及貓犬之類，看管極週到。

猩猩的智慧實在是很進步的，也有種種思想和記憶，希克又說他從前見過一個猩猩，他們叫他爲Joe，竟被教會了七十個字的字義，并且認識銀幣及下至銅幣的各種錢幣上的字；他能照你所說的拾起來，不致錯誤。有一天因管理的人不當心，由燈上失火，Joe雖然不曾燒死，但已受傷很重，不久幸而醫好，自此以後，他遂很怕燈火了。一日夜中，他很響的叫起來，將管理人喚醒；原來有一手提的風雨燈掛在一處，離他的籠不遠，管理人愛德華（Edwards）不留意，他却看見了。他望去見燈火很高，有濃烟從罩上直冒出來；於是他大恐懼起來，恐怕又像從前的起火，所以發大聲高叫，等到愛德華去把那燈火轉低之後，他纔安心了。

可見人類以下的動物，未嘗沒有很發達的智慧，恐怕笨的人還不及他的聰明哩。



歧路

徐蘊蘅

這是初夏天氣晴朗的日子；香港大兵頭花園（註一）裏的景物，被自然裝點得非常艷麗秀媚，給與人們無限新鮮愉快的感覺。那天然排列成行的綠樹，含笑迎人的各色盆花，婉轉高唱的歌鳥，自在游泳的金魚，和許多無花的高大的鐵樹，地面上寸許長的小草，都被這從太平山（註二）上吹下溫暖的微風所嘘拂，在這垂晚的和煦的夕照中，表示欣欣向榮的生氣。人們在這境界中，都仰承自然的意志，表示他們胸中蘊蓄着的悅意。

這里的遊人，自然是很多的；而且個個都挾着各自的興趣，在園的四圍散佈着。

在花園中部高處的噴水池旁，綠色的鐵椅上，坐着兩個女學生裝束的女青年。一個是瘦削的身材，靈活的眼珠，從白皙的面上，時時露出笑容，笑時雙頰上現出兩個淺淺的笑窩。一個是比較豐滿的身材，微黃的面龐，從她的體段上看去，似乎年齡比瘦削的略大；然而言談的流動，舉止的敏捷，也正相像，不過她時時露出憂鬱的容貌，似乎告訴人有一種解不開的心事。

她們在園的四周隨意遊行了一回，就在這鐵椅上坐下。因為這鐵椅旁有一株絕大的樹，翠蓋似的張着；而且前面可以望見噴水池，還有盛開的薔薇花，一陣陣的香風從後面送來。

她們在這個當兒，就低低的談起話來；她們正在討論一件極有關係的事。

「若琛你不曾見過他一面麼？倘使你自己不考量一下，這燃在眉上的火，就會燒到你眼邊來；那時你雖要反抗，也不能反抗了。」

那瘦削的女子很鄭重似的這樣說。

『這事我何嘗不曉得，而且我心裏正有無限的焦急憂慮，然而這些事情，怎樣說得出口？我不是不想表示，實在不敢表示。一面固然是說不出口，一面在這泰山壓頂般的家族制度下面，也沒有活動的餘地。』

『你這話錯了，這活動的餘地，須得你自己去開闢。倘若你自己不去活動，卻也怨沒有活動的餘地，這有什麼用處呢？譬如我們要欣賞這園裏的景物，總得從我們家裏跑到這里來；我們若安坐在家裏，嗟嘆沒福欣賞這園裏的景物，不是一個大癡子麼？』

若琛聽了這一番話，遲疑了半晌，把靈活的眼珠垂下了，祇用腳去蹋那地上的沙石。

『你不以這話為然麼？』她又追問了一句。

『你這話何嘗沒有十足充分的理由，但是只是理論上的話，一逢到事實，這些理論就沒用了。而且事實的能力，會把這些理論壓抑着。芙清，只要你自己遇着這樣的事實，就會了解我的話。我以前何嘗不和你一樣的想呢？』若琛垂頭喪氣的說。

『什麼是理論？什麼是事實？沒有理論，事實更何從產生出來。難道這些事實，就從不可知的一直以前都是這樣麼？也無非先有了理論，然後才造成了事實，不過這些事實，被保持得久遠了，遂使一般人看作牢不可破。……這些意義，當然你也明瞭，不要再瑣瑣碎碎的爭論，現在不妨把你家裏的情形對我說說。』芙清說時，立起身來拍拍自己的衣裙，重複坐下。

若琛緩緩的回答道：『這些情形，我每天在學校裏和你零零碎碎的講過一點，你當然也能曉得，現在把各人的態度分開來說說。第一個是我父親，他不能說是頑固，他在頑固的隊中還被視作一個新人物呢。他常常對我說：「讀書是第一要明理，男子要明做男子的理，女子要明做女子的理。溫和柔順是女子的美德，所以做女子的，第一要服從父母的教訓。自由也是做人的一個主要條件，但是服從父母，何嘗會失了她的自由。你想，做父母的那一個不盡心竭力的愛他們的女兒，父母替女兒設法，正是為女兒的自由起見。若是女子讀了書，就放縱胡為起來，非但軼出自由的規範，簡直什麼是讀書，她也不知道。這些人就是社會上最壞最可恨的人。」芙清，你想這話可笑不可笑？』

芙清微微的笑了一笑，也不說什麼。若琛繼續說下去道：

『我的母親呢，你是知道的。她說，「女孩兒家，既不要幹功名謀事業，讀什麼五年十年書，會寫幾個紙條兒，幾筆家用帳債夠了。」

她還很以父親要我讀書爲多事呢……』

說到這裏，芙漪笑着插嘴道：『前星期六的晚上，我不是到你家裏來過一趟麼？剛巧你到灣仔（註三）姨母家裏看姊妹去，我坐了一忽，伯母嘮嘮叨叨地同我講了好些話，當時她看我着了一身白的衫裙，就發話道：「姑娘也全身都白的了，怪不得琛兒也要鬧着做白裙子，買白鞋子，現在的時勢，畢竟大大不同了，怎麼無緣無故的穿起全白來，也沒有個忌諱！實在呢，現在的女孩兒家也都強了，聽說還會自己揀丈夫呢。姑娘想想：這種行徑，可好不好？我看像姑娘的穩實持重，穿全白的衣裙，似乎太輕飄了些，不稱的！……」她還有許多話，我也記不起來了。當時我只是笑着應着，也沒說什麼話。』

若琛很有些氣忿似的回答說：『她這幾句話，算是客氣得很呢。不是我做女兒的說母親，她委實也太不通世故了！』

『這也難怪她。她的時代，她的環境，都是要她造成那樣的人。就是我的母親，也何嘗不如此。不過她不大愛說話，性情也不十分執泥，她說：「兒女的事，我也管不得許多，他們若肯聽我的話，自然更好；否則他們自己喫虧罷了。我這顆心怎能鑽得進他們的肚子裏呢？」她這些話似乎比較得達觀點，其實她何嘗曉得現在是二十世紀呢。——你的哥哥呢？他可以幫助你麼？』

『我的哥哥麼？他現在簡直換了一個人了！』說到這一句，她嘆了一口氣，又接下去道：『去年他在嶺南大學出來，因爲找不到相當的職務，勉強進了捨打銀行充辦事員。充辦事員也罷了，可是從此以後他的人就全變了。當初何等了解人生，可是現在看他的心胸，都被所謂世界上唯一需要的金錢裝滿了。他從前對於女子問題痛恨悲憫的心腸，也被他十晚有八晚要到石塘咀（註四）去的慾望蒙蔽了。他對於我的問題，雖則並不在贊助父母，也絲毫沒有援助我的意思。——其實這種態度，就是默認。昨兒他打從行裏回家，更對我說了一句我絕對的預料不到的話，他似乎很鄭重似的跑來專爲說這一句話的。他說：「阿妹是將近訂婚了，恭喜你，祝你前途幸福！」芙漪你想，我聽了他這種荒唐絕倫的話，會發生些什麼感想？當時把我垂絕的對於他的希望，完全斷了。我不得不驚訝這社會同化力的偉大，這幾乎和流行性感冒的傳染力一樣快：……至於嫂嫂呢，那更不必說了，她是完全的一個物質主義者。除掉各種物質的慾望，簡直沒有一些別的思念在她胸中。雖說她曾在意大利女書院（註五）畢業，其實不過掛了一個銜。除掉服食享用的程度高人一等外，就沒有什麼了。關於這件事，她更在母親面前

竭力的湊趣呢。』

若琛滔滔不絕地說了這一大篇話，更重重嘆了一口氣，在這嚷聲裏，似乎想舒展她心頭抑鬱着的悲哀。

芙清一壁聽着，一壁瞪着眼癡癡的想。似乎在若琛所說的一字一句裏，都有引起她深長的思慮的興味。到若琛說完了這篇話，她也跟着噓了一口氣，用沉着感慨的音調說道：『唉！這各種不同方式的人生現象！』

兩個人經過了好些時間的沉默以後，芙清好像把這句話新記起來似的，很急促的發問道：『他呢？他的歷史你曉得麼？』

這我却不大明瞭，我只有從亞□（註六）嘴裏得到些消息，另外從母親方面聽得一兩句零碎不全的話，聽說他的父親是八打威（註七）的華僑，幾十年的勤儉努力，在那邊很積了些產業，——這就是家人贊成的主要的理由。他五年前當十三歲的那年，才從八打威到香港來現在皇仁書院（註八）第二班肄業。據說他的英文還可以，中文是連一封信都不會寫。他的三個阿哥，都住在八打威，只有他的父母住在這里。他父親娶了四位姨奶（註九）一位留在八打威，一位住在他的家鄉順德；（註十）在省城（註十一）又有一份家眷，現居香港的是三奶，就是他的生娘了。』若琛把他歷史報告完畢後，回頭望了望四圍的人，似乎防有人在竊聽她的樣子。

『他大約也是一個糊塗人，若些微明白一點，關於這重大的問題，也不致於連些微的意見都不表示罷。』芙清笑着說。

若琛很氣惱的回答道：『糊塗麼？這個責備太寬恕了他了。他會曉得了些什麼呢？他連自己民族的文学都不求通曉，怎會開眼看一看現在的世界呢？』

『你也不用這樣的氣忿。全香港的中國學生，夢想做一個「良好的洋奴」的人正不少呢。這些教育政策下面產生出來的結果，也成爲必然的事實了。你不見到，菱湄讀的教科書，還是一派皇帝宰相（註十二）的胡謅呢！這樣的事情，現在說也說不得許多；你目前的事，究竟怎麼主張？』說到最後一句，她聲調更迫促起來。

『主張麼？我現在有什麼主張呢？反抗麼，非但是不敢，簡直不能。非但我的話說不出口，即使有這膽量，禁不得我父親暴怒起來，把我驅逐，你想我煢煢弱女，此後……將何以……爲生？大約我只得……受他們……死刑……的宣告；由他們割……裂了我的……精神……和……肉體。』

若琛一壁哽咽咽地說；一壁眼眶中的淚，容忍不住了。從她悲涼顫動的聲調中，洩出一種不可測度的悲哀。她像怕人看見似的，

掏出手帕來，去拭那從眼眶中衝出來的淚。半晌之後；她更戰抖着嗚嗚咽咽的哭着說：『不料……我竟做了……大悲劇的……主人翁！』

芙淸只是彷徨不知所可的默着，懊喪的臉上，滴着幾點同情的熱淚。兩人呆呆的互望了一回；芙淸很果決的說道：『照現在的情勢而論，只有你自己打定不曲不撓的主意。若說你父親不能應允你的要求，萬一把你驅逐，我承認，——我在此地宣誓，我盡我的能力幫助你。現在我們離畢業的期限只有兩年了，只要挨過這兩年，就可以自尋生計。難道偌大的世界，沒有我們的插足地麼？退一步而論，我們每天到工廠裏作十小時以上的工，也一樣可以維持生活，總比這娼妓生涯要好百倍！你若預想到你將來的境界，豈不是比死更難堪些麼？』她說到這里，很義憤的從椅上跳起來，拍拍自己的胸膛，表示她很有胆力的樣子。從剛纔激昂慷慨的音調裏，可以知道她心頭的熱血正爲着她朋友的悲哀而沸騰呢！

若璨很恐懼怯弱的坐在椅上，悄伏得如經霜的寒蟬一樣。大約她被芙淸剛纔的一股勇氣懾住，說不出一句話來；只有頰上幾點孤淒的冷淚，在那里表示她對朋友的謝意！

芙淸看着她很可憐兒的神情，覺找不出一句暫時可以安慰她的話，只得接續問道：『你究竟怎樣？我的主張你贊成麼？』

若璨哭喪着臉，發出尖銳的嘆聲來！她的身軀，微微的戰慄着，用了極低弱無力的音調回答道：『我的心碎裂了！碎裂得正和這片片飛舞的樹葉兒一樣！我沒有希望，我更不知道怎樣叫做希望？』

這時芙淸突然用話截住道：『阿呀！你眞也太無聊了。這文學者的詞調，此刻正不生什麼效用。你還是直截痛快的說明白些罷！』

若璨聽了她的話，禁不住嗤的笑了一聲，說道：『我何嘗有文學者的詞調，若說我有了文學者的詞調，就有了文學者的心胸，就不會被事實困到走頭無路了，……我此刻的心境，眞繁雜昏亂到了不得，我正不知怎樣才好？祇是反抗我却不敢，我正畏縮得和小鼠一樣！順從我又不願，我不能和猪一般的由他們宰割！你的方法何嘗不好，只是恐怕像我那樣的志行薄弱，終久不能依你那樣做，却孤負了……你一番……好意。』

『若璨！你眞越不成話了！你不曾去試着做，你怎樣知道不能依我那樣做？你明知道不敢和不願是絕對不能妥協的，却只是在兩者之間依違着。若再這樣遷延下去，一方面却依舊是不敢，一方面就不願也要你願了！此刻你正在不敢與不願的兩條路上，總得自己選擇一條去走。不敢就要願，不願就要敢。若說你的膽量正和鼠

兒似的一樣小，你就死心塌地由他們像豬一般的去宰割，你就捨棄了不願去取了不敢否。則這些慘酷，你是忍不住要喊痛聲的，你却不得不振起你的膽量，和他們對抗一下。」

若琛被她的話迫住了；無限的恐懼與苦痛，把她的心緊緊地包圍着。最後她有氣沒力的說道『但是父母鞠育了我這許多年，我眞不知道怎樣報答。若說爲了這件事——這件事雖則對於我是千萬分的緊要，——我竟違拗了，和他們決裂起來，摧傷了他們的心，我也非常難安的。」

芙淸很不假思索的回答說：『你的話眞尤其不成什麼問題了！難道你認定服從了他們，就把父母的深恩報答了麼？你認定這重大的犧牲是報德；他們却認定這是對於你所施的一種恩惠呢！而且父母子女之間，講報施之道，尤其是一種笑話！你恐怕摧傷了他們的心，做子女的應該體貼一下，這是不錯的。但是你對於他們反抗的行爲正是體貼他們爲子女盡力向幸福方面走的行爲，而且也給他們一個良好的教訓。」

若琛聽了這一番話，很孤淒的沉默了。她的灰黯失神的臉上，宣示一種說不出的無名的悲哀。

芙淸向四圍望了一望，立起身來說：『天晚了，回去罷，大約你的心也亂極了，明天再說罷！」

若琛跟着立了起來，拭了拭頰上的淚痕，向芙淸點了點頭，兩人很悽寂的出了花園的東門，向花園道下山去。

這夕陽已經只賸了太平山頂上的一抹了，遊人也差不多都散去了，噴水池上的水也早停住。（註十三）歌鳥都疲倦得回巢，金魚也潛伏在池底了。只有道天然排列成行的綠樹含笑迎人的各色盆花在晚涼的微風中搖拽着送她們歸去。

一九二二年七月末日，於廣州。

註一　大兵頭花園，爲香港的皇家公園，在山腰上建築着，依着山的形勢，成斜坡形，園的中部，有銅像一座，像爲第一個到香港的英國軍官而建。粵人呼軍官曰大兵頭，故名大兵頭花園。

註二　太平山爲香港羣山環拱中最高的山。

註三　灣仔，爲香港海濱的一條街名，粵人呼小物爲「仔」，卽小灣的意思。

註四　石塘咀，也叫做風地街，爲香港老舉寨——卽娼寮，粵人呼娼曰老舉，呼娼寮曰老舉寨——和花筵酒樓叢集的所在，很是繁盛。

註五　意大利女書院，為香港教會立的女校。

註七　粵人女僕普通的名字亞即「阿」。

註七　八打威，即巴達維亞，(Batavia)南洋羣島荷蘭屬地爪哇(Jaav)之一商埠。

註八　皇仁書院，為香港英國皇家立——即國立——的中學校，編制課程，一切都為英國式。

註九　粵人呼妾為姨奶，第一妾則為二奶，第二妾則為三奶，粵人豪紳富商，多的有十幾奶念幾奶，分居各處。

註十　順德為廣東省的一縣：

註十一　居留香港的粵人，呼廣州為省城。

註十二　香港華人設立的小學校中所用的教科書，都須經香港政府審定，所以教材中有皇帝宰相，大約因為英國是帝國的緣故。

註十三　噴水池在遊人散去的時候，就停息不流。

月光之下

何心冷

似箭直般的長街，
兩旁夾著密密的樹。
樹的影兒，
疏疏落落，
將街心一片白銀似的月光上，

映出了一道道的黑影兒。
是模糊？還是清楚？
仔細的看！
這一道道的黑影兒，
怎麼不是伊寫的字？

樹影模糊，
字形也模糊了！
可是月光之下的伊，
和伊那微笑的靨兒，
摯切的神情，
我却記得清清楚楚的。



與我父親第一次的朝禱

南斯拉夫 Lazar Lazarovich 原著　伯懇

那時候，我年紀不滿六歲。我記不起這事情的底細了，只得將我所記得的告訴你們罷。我的阿姨，她年紀比我長，也記得的。可是我的小弟弟，就一點兒不知道了。我沒有這樣傻，至於告訴他。

我長大起來，問問我的母親；她告訴我關於這事的許多資料。父親呢，自然一個字都沒有提起。

他，我的父親，一直把衣服着的像一個土耳其人。如今我還見他這樣着呢。他穿一件紅絲絨背心，鑲着幾行金邊，套上一件綠布短衫。嵌金的皮帶後面，掛着一枝瘦小的象牙頭的行杖和一把銀鞘牙柄的短刀。左邊縛着鑲邊的腰束，遮住了皮帶。他的褲子用銀邊和繡花飾着。闊大的衣再拖到腿部的中央。他又着上白色的襪子，和扁平的鞋。一頂土耳其氈帽，戴的略偏到左耳。他手裏拿一枝琥珀嘴的烏木烟管；腰帶的右邊，掛一隻金和假珠鑲着的菸袋。他委實是一位紈絝子。

他的脾氣是特別的。雖然自從我起頭談這故事，他老實是我的父親，可是我又何必瞞着呢？他是極端嚴厲的；他常常命令着，要是他獨一無二的命令，你不立刻照着去做，你便除了趕快的逃走，沒有別法了。躁急而且猛悍，無論什麼事，都要照他的意思做，簡直誰都不敢違拗他。他認眞發怒的當兒，連上帝都會被他咒咀哩。他打

人只打一下。可是你只消被打一下，便登時倒在地上了。他容易惹怒，他發怒時，下唇咬着，鬍鬚聳着，眉毛連而爲一，橫在額上，黑的眼睛閃射着。這當兒，倘然有人來告訴他我的功課還沒有熟，那便是災難臨頭了。我不知道爲什麼這樣害怕。有一次，他一拳打在我耳上。他的眼睛，使我戰慄了；要是他把眼睛轉向你這邊看，宛如一顆彈丸從大砲裏射出來，你也許不由的抖起來罷。

他從來不笑；就是笑，也和別人不同。我記得有一天，他抱着小弟弟坐在膝上，他把他的錶給小弟弟玩，小弟弟執意要把那隻錶塞進嘴裏去，着瘋假的叫喊，因爲他張不開他的嘴巴。阿姊和我笑的什麼似的，而且這事似乎也弄得父親快樂，我看他有時半張着嘴的左邊，他的臉頰也縐到左眼角去。這算是一椿非常的事情了；這便是他笑着一件事時的模樣，要是這件事給誰看見了，誰都會咆哮着，笑聲直達退來勃旅店哩。

我記得我叔父死的那一天，他是父親的兄弟，也是他的夥伴，受着他深深的照顧，那時我的嬸母，我的母親，我的堂兄弟，和我們一般小孩子，個個嗚咽着，呻吟着，帶淚帶嘆地嚷嚷着。然而父親一點兒沒有躊躇；他不流一滴淚；甚至不說一聲悲痛的『啊』！不過當他走出屋子去的時候，他的下唇有力的顫動着，隨後他發起抖來，臉色白得和亞麻布一般，便將身子欹在門口，但是他不會張開他的嘴唇。

他每幹錯了一件事，卽使天良發作，他也無論如何不肯挽回已經出口的話。我記得有一天，他把店夥瀲羅克斥退了。我分明看見他事後覺得懊喪，可是他終於不再叫他進來。他愛瀲羅克比其他店夥都好，我記得從來不曾敲過他，只有一次，因爲他倒了些白蘭地，塞子蓋得不好，瓶裏的全都流出了。此外他連一個手指也沒有觸過他。他一切都信任他，甚至叫他到鄉下收帳去，和差不多的事。你道他到底爲怎樣一回事歇退瀲羅克呢？委實是毫無理由只因他碰見瀲羅克賭着錢罷了！

但是，等着，你們過一會還要更加驚異哩！

聖喬治紀念日快到了。瀲羅克走進店裏來，要把他的合同重訂一下。父親從袋裏摸出九十枚特爾脫，說道『你的工錢在這里。我此後用不着你了。找一塊別的地方去，可以賭錢的地方。』瀲羅克把帽子遮住了眼，雨一般滾着淚，對着父親求宥。我眼見父親被感動了，可是你想他當眞應許了嗎？

他不過再從袋裏摸出一個特爾脫來說，『拿這個，出去。』瀲羅克出去了，父親中心便懊悔着無故把一個最得用的店夥歇退了。

他從不戲謔，無論和我們，他的孩兒們，或和母親，或和別的什麼人。他待我的母親，用一種希奇的態度。

老實說，他是和那些打妻子的和幹那一類的事的人們差不多。他待我的母親，冷酷而且粗蠻，——簡直比陌生人還不如。母親呢，聖徒般的和善很謹慎的伺候他，像一隻鴕鳥照顧牠的卵一般。有時父親講話講的暴虐些，眼淚塞住了她的喉嚨，她還要掩飾過去，不給我們小孩子看見，也不給父親看見。他一向不同她一塊兒出去，她也從不敢開口要他帶了她到什麼地方去。

對於店務和他的營業，他是不肯容受她的主張的。

有一天，她對他說：

『密武，你怎麼不把白蘭地給斯且諾齊吃些呀？許多新鮮的快要到了。你什麼地方去安放呢？』

他祇喊着回答道：

『可是你飢了嗎？或者你要什麼東西嗎？錢在你的手裏，如果完了，只要說就是。但不要干涉我的事。』

母親俯着頭，一聲也不響。

他和誰都不大講話。他的一夥朋友，聚在咖啡店裏，他只和他們講幾句話罷了。他非常敬重他的夥伴意立耶。只有他常常坦白地和父親談天；只有他，我的父親似乎有點忌憚。

這是顯然的，他愛我們，他的孩兒們，和我的母親；可是他很嚴厲的管束我們。我委實記不起從我的父親我受過什麼恩惠。這是確實的，他在晚上，見我們露出被窩外面，便把我們的被蓋好了。他不許我們倚着井邊，或爬到桑樹上，可是這於我有什麼意思呢？人家的父親們，一樣照顧他們的孩子，再給他們糖果，金紙，和那拋到白楊樹一樣高的皮球。

他只在聖裔治紀念日到禮拜堂裏去一趟；可是咖啡店裏，他是每晚去的。我們喫好了晚飯，他便左臂挾着菸管，菸袋佩在腰邊，看着他去了！在夏天，他九點鐘回到家裏來；在冬天，早一些，雖然有時半夜過纔回來。

這使我的母親和阿姊煩惱了；但我在那時，還毫不懂得這是怎樣一回事。要是父親還不回家，母親和阿姊總是不去睡覺；他到天亮回來，她們也捱到天亮。她們儘坐在床上，連一枝蠟燭也不敢點起；倘他回來時，看見一枝燭點着，他便要登時發火了。一天晚上，他已經回來，我聽得他咆哮的說：

『這是什麼意思，這麼時候那枝燭還點着？』

『這為的是你脫衣的時候可以看得出來，密武。』母親說。

『你估量我不懂得怎樣點起一枝燭，還是我喝醉了酒不會找嗎？』

『但是，不，密忒，』母親柔和地說，『我不過想——』

『想什麼？你要給鄰人忖着我們屋裏有一個死屍！』

一個死屍！諸位道他當眞這麼意思嗎？他當眞顧忌着鄰人嗎？他眞是一點兒不要母親留心到他的來去；他發怒時，連他自己都不明白她究竟爲什麼受責的！他寧願見我的母親酣睡着，或假寐着，那麼他至少可以任意玩耍，一點兒不受攪擾，攪擾這件事，顯然惹他的怒哩。

他不會多呷酒，祇呷些葡萄酒。有時他要嘗嘗他買來的白蘭地，他一進口便吐出來，皺一皺眉頭。

他以後不再要呷了。至於咖啡，上帝知道，他也是不大中意的。那麼，你們要問我了，『他整夜地在咖啡店裏幹些什麼事呢？』

這是一件惡事，這本來是一件惡事。我似乎想，要是他沉迷於酒，那不過得到一半的禍害罷了。但是諸位就會曉得哩。

這件事縮短了母親一半的壽命。她有時啼哭着，甚至哽住了喉嚨，可是她從未向誰訴一句苦。

一天，她回來很遲，沒有什麼事。第二天，又是這麼遲，又沒有什麼事。你遺我的母親當眞不知道他的一隻錶已經沒有了嗎？她終於向他問道：『你的錶那里去了，密忒？』

他眉頭一皺，眼睛一轉，答道：

『送到倍而格來特修理去了。』

『可是一點兒沒有壞呢。』

『我想我不是一個獨隻眼，又不是一塊呆木頭，難道連一隻錶壞了都沒有看不出來嗎？』

母親有什麼法兒呢？她終於不開口；但她後來淌着淚告訴我的阿姊道：『這眞使我爲難極了，他要把我們所有的東西，一件一件的拋個乾淨，我老來難道給人家洗衣度日不成？』

一天晚上，不過十點鐘光景，他突然從咖啡店回來了。

一頂土耳其氈帽歪在一隻耳旁，一條手指般粗的索鏈在胸前；鑲着金和寶石的手套插在皮帶裏。他走進來，他的左眼角上幾條縐紋顯得他是十分愉快。

他一走進屋子裏，便拿出他的錶來，似乎要看在什麼時候。

『你回來了嗎？』母親說，她驚醒了，『可是你的錶修好了嗎？』

『修好了。』

『那條索鏈是什麼？』

『這是一條索鏈，和別的索鏈一樣。』他沉靜地回答。

『那是我知道的，』母親說，『但你從那兒得來的呢？』

『我買了來的。』

『還有那頂帽子呢？只有司賬的密喀有這樣的一頂。』

『我也是買來的呀。』

『他賣給你麼？』

『他賣了這個？』

『那麼什麼……』

但是母親說到這里，父親的眼釘住她，她便不響了。

他趕忙脫衣了。我大着胆把一隻眼睛露出了被外。

他從袋子裏拿出一團和我拳頭差不多大的東西，抛在桌上，滾着，全都是特開脫呀。

『這兒收拾着，』他這麼說，走進廚房裏去了。

她用兩指把紙夾起來，彷彿她拿起一塊齷齪的布。

『這些錢我怎樣安排呢？』她問我的阿姊，『這是被咒咀的。這是從魔鬼那里得來的，魔鬼怎樣放他出來，便要怎樣收他回去。』

諸位知道這件事裏是沒有生氣，沒有幸福的。我的母親很憂愁了，我們也爲了她憂愁了。

母親曾對我們說過，他從前是一個大不相同的人；我自己也記得，彷彿在夢裏一般，當我很小的時候，他把我放在他的膝上，用蘆草給我做叫子，又帶我坐車趕到田間去。『但是，』母親說，『自從他和這些人相往來，司賬的密喀，住在莫克佛街的克羅斯武藥店主，物脫，還有幾個人──那就百事都顛倒了，全進了邪道了。』

他逐漸詐僞起來，不許別人插口去問，時常說，『留心你自己的事罷，』或者說，『你難道沒有別的事煩勞着你嗎？』

他真是無聊，而且他自己也承認他幹的不是好事，可是這些事已經蠱惑住他，不許他擺脫了。

雖然似乎說的矛盾些，他委實是一個好人。唉，主呵，他委實是不過……

有一天，他回家來，不單是一個人！母親出驚了，他和一個什麼人走過了門口，他們低語了一回，走到天井裏邊，於是我們聽得一匹馬的叫聲和踏步聲了，我不知道這是怎樣一回事。

一會兒他走進屋子裏，我打鼾起來，阿姊假寐着。他說了一聲晚安，不復說什麼了。父親和母親彼此不作聲，終於母親氣憤地說道：

『他把黑馬牽去了！』

『他牽去了』

他們又不作聲了，可是母親哼了好幾回的氣，我想她哭着哩。

『密式，爲着上帝的愛，爲着我們的一班小孩子，千萬不要再和那魔鬼做這交易呵！一個人和他作夥，是受詛的，這世裏和下世裏。你看賭紙牌的窩佛爾怎樣的結果！像他的身分，弄到如今，替別人摘五倍子，替劉太人到鄉間去買皮。爲着上帝的愛，難道你毫不憐憫我麼？難道任着我年老了到別人家裏去拾麵包屑嗎？任着這些孩子們將來給人家做奴隸嗎？』她嗚咽着說。

『你怎麼了？借着小孩子的名頭，祇顧嚕囌着；我好好活着的，索性對我哀悼起來！怎麼你爲了一匹不中用的老馬，這樣狂叫？他是我買來的，並不是你管轄我的，明天，如果你要，我買十匹來。』

母親哭得越發利害了。

『我知道的，親愛的密式，』她忍耐的說，『可是你的仇人快要把你所有的東西全都拿去了。啊，親愛的，快快丟下那兇惡的紙牌罷！要記得，那是全靠我們的筋骨和汗血，我們纔能夠撑起頭上的屋頂，殘忍的債主，會把我趕出我自己的屋子外邊去呀！』

『誰趕你出去呀？』

『沒有人趕我出去，我愛，可是我終久要被趕出去的，如果你祇顧這麼幹下去。這是上帝所咒咀的交易呀！』

『我可不曾屢次吩咐你過，不要你給我講道，不許你沒來由的唏哭嗎？難道我的腦子被老鴉啄了去，要你給我保護不成？』

她不再說什麼了。她的喉管塞住了，眼淚再也沒有了，他們已從胸腔滚下去，落到她的心窩裏，結成石塊了。

一天一天的過去，他老是這麼幹着。有時他把一捲一捲的錢帶回來，不久又拋去了。他回來時，常常失却戒指，錶，或鑲金的腰帶。有時也許他帶回來兩三雙錶和幾隻戒指。有一天，是一雙長統靴，一件外套，一個馬鞍，和一打銀匙。有一回，是滿桶的甘蔗和各種零件。一天晚上，他帶回來一匹黑馬，便是我們原有的一隻。

次日，父親買了一副新的馬具：馬鞍拖到膝下。頸旁掛着一把鬣頭。父親把馬繫上了車，用一把椅子擋住了店門，便趕車到鎮裏去了。細小的石子，從馬蹄下面飛揚着。

我們正在收拾東西。母親哭了，而且非常心焦，她除了憂愁，還有什麼呢？店是已經荒廢了。店夥們一個一個的逍散了，在不幸的屋子裏，各事都亂鬨着。金錢雨一般流出去。

他的夥伴們起頭到我們家裏來了。他們關在一間大屋子裏，燒着幾支蠟燭，特開脫湊着，紙牌在桌上溜着，煙管抽着，僕入斯陀蒲忙着給他們煮咖啡，（次晨，他拿幾個特開脫給我們看，說是給他

酬勞的。）母親和我們聚在別一間屋子裏。她的眼紅了，臉蒼白了，手乾枯了，她一回一回的說，「啊，上帝祝福我們！」

最後，他完全把家務拋棄了，他絕不談起，他絕不對着母親的臉看。他也絕不擁抱我們，他的孩兒們。固然他不曾當爲我們，可是他也不曾對我們說過一句和善的話。我們要什麼東西，他轉給與我們。要是我問他要錢，去買一枝石筆，他便給我夠買整盒的錢。我的衣服，在學堂裏算是頂講究的了。食物呢，他也把頂好的買來。可是這都沒有什麼關係，只消我一看着母親和阿姊，總覺得有些莫明其妙的東西，使我老大的難受。她們漸漸地老起來，蒼白，沉重，而且愁悶。什麼地方，她們都不去，連到斯來哇去看看幾個鄰人都不去。也沒有別的女人們到我們家裏來。來的，只是男人們。他們大概是荒唐的「無賴，」母親這樣叫他們的。店鋪裏幾乎一些生意都沒有。

「你巴望我賣兩角的縫針給鄉下人，自己取樂嗎？那只配猶太人去幹罷，」父親說。

母親不再和他爭辯了，她告訴我說，他對她說過：「你聽着，聽着，理會我的話。要是你再對我提起那樣的話，我便另外找一所房子搬進去，任憑你在這里講道隨便給誰聽，記清楚呀！」

她不做聲了，像屈了頭似的。她的心碎了，她的臉一天白似一天。她不住的向上帝討教。「我的上帝，」她祈禱，「不要丟下我！」

最後怎麼樣呢？也許諸位可以想像罷！

一天晚上，他們都來了，批羅齊林培克也在其內。他是一個大商人。他的頦光滑如蠟，他的髮一半分到後面，卷到他的頰上。他是一個壯而胤，大塊頭，戴着一頂古怪的帽子，歪到一隻耳邊。他的背心外面，掛着一條索鏈，好像是父親從前拿來的一條。他的手上帶着一隻戒指，閃爍着不可逼視。他搖搖擺擺的走路，粗硬的低微的講話。他的一雙細小的青黃色眼睛，着實叫你喫慌，宛如看着一隻貓頭鷹會引起你的恐怖。

正如我所說，他們到了。斯陀琍站在火爐旁邊煮咖啡。四支燭點着，菸管的烟氣升騰着，宛如從烟突裏噴出來。他們靜悄悄的喝着咖啡，但是紙牌倒出來了，你聽得見特關脫滚着的聲音哩。

這是一個可怕的夜。

我們和我母親關在別一間屋子裏。她不哭，阿姊也不哭。她們嚴肅的臉和沉重的眼，恐怖的緊觀着他們。我的叔父臨終的當兒，彷彿也是這麼情形。

父親好幾回走進我們屋子裏來。他淌着汗，背心的紐扣鬆着，襯衫的吊帶散着，胸頭粗硬的毛可以看得出來。他皺眉時，像土耳其

人一般。

『再給我些，他對母親說。』

她的心顫着削開了箱子，給他一手把的錢；他接過來，包在手巾裏。他的眼睛有力的閃到這邊那邊，又頓着脚兒；我也是這麼情形的，當那時候，幾個小孩子在門外等候着，我在裏邊要阿姊給我割一塊麵包。他拿了錢，回過頭來，且走且喃喃的說，『再多些。』

此後，諸位許要說他拿了錢跑出去了。

但是他說着『再多些，再多些，』又進來了五趟——我想他來了又來，差不多直至後半夜三點鐘。

『給我罷，』他對母親說，他的臉發青黑色了。

母親走到箱子邊去，她的脚抖着，幾乎站不住了。

我躲在被窩裏，看得見父親高高的身子，怎樣搖動着，怎樣將身子靠住了火爐，

『快些，』他對母親說，他的臂膊裝出等不得的樣子來，他委實等不得了。

母親把錢交給他了。

『全都給我，』他說。

『這是最後的十個特開脫了，』她回答。我們再也聽不出什麼聲音，或低語，只有『死』似的什麼東西似乎震動着。

他把錢收拾起便跑出去了。

母親倒在箱子旁靠過去了。阿姊哭着，我從床上跳下來，喬克楷也跳下來。我們圍着母親坐在地板上，吻她的手，叫着『媽媽，媽媽。』她把手放在我的頭上，喃喃了一回。於是她站起來，點起一枝小燭，和聖喬治面前的一盞願燈。

『來，小孩子，禱告上帝，他會把我們從不幸中救出來的。』她的聲音鐘一般滾着，她的眼睛像『牧羊星』般在天空閃着。

我們跟着母親跑到神像那邊，都跪下去。喬克楷呢，他跪在母親前面，轉過頭來，對着她做個十字，背誦他已經記熟的半首禱告文，可憐的小孩子呵，隨後他又做個十字，吻母親的手，抬頭對着她看，兩行眼淚從她的眼角流下來了。她抬頭看聖喬治和上帝。那邊，高高的，她看見一件東西，似乎是她尊敬的上帝也在對着她，有這當兒，她臉上表現出一副愉快的神色，閃着光彩；在我想來，似乎上帝正在用兩手擁抱她，聖喬治微笑着她，而那兒漢死在他的劍下哩。

可是我的眼眩了，便倒在母親的衣角，靠住了她的左手，一回一回的禱告着：『啊！上帝你看着！我的母親！我的上帝我爲父親求你！』

我不知道怎麼又加上一回，『啊！上帝！救却齊林培克龍！』

我們這麼禱告了好久。

後來，母親站起來，爬上一把椅子，和聖喬治的偶像接了吻，阿姊照樣接了吻，又抱起喬克楷和我，讓我們也吻着偶像。然後，她拿出藏在神像背後的一吊乾紫蘇，和盛着水的一隻小椅，那是在來朝節祝過福，掛在神像下面的。她把紫蘇浸在水裏，喃喃了一回，又拿了出來，在屋子裏的空間畫了一個十字。於是她悄悄開了門，蹓到大屋子門口，照樣又畫了一個十字。

哦！我覺得非常清爽，非常愉快，好像剛出了浴似的。我從不曾有過這樣的感覺！

母親剛在大屋子門口畫好了十字，裏邊便鬧起亂子來。簡直辨不清什麼聲音，只聽得開門聲，喃喃聲，和脚步聲。

可是父親終於不回到我們屋子裏來。我們白白等候他。天快亮了，喬克楷和我都睡熟了，可是他還不回來。

我醒轉來，太陽已經很亮了。我覺得很乏力，可是我的眼再也合不攏，我便起來。

一切的東西似乎有一種奇異的樣子，嚴肅而悲哀。門外，天氣晴朗，一道鮮明的陽光從開着的窗門射進來。神像的面前，一粒微小的火焰還在燈肚裏閃動着。母親和阿姊白得像亞麻布一般，眼眶

裏滴着淚，臉頰像蠟做的一般了。她們躡着脚走運，手指都不敢觸動着。靜悄悄的，只有低微的禱告的聲音。她們不給我們喫早飯，也不問一聲餓了沒有，母親又不叫我上學堂去。

『這是怎樣一回事呢？』我問着自己，『難道屋子裏有了一個死神嗎？還是叔父回來了，要我們再埋他一回嗎？』

我這麼想，忽然記起晚上的事情來，幾乎嚇得儍了。我不由的禱告起來，『啊！上帝！你知道我爲父親求你嗎？』接着，『我的上帝！殺却齊林培克罷！』

我不由的着了衣服跑出，朝着大屋子走去，可是母親捉住了我的臂膊，我便縮回來，回到她身邊。她不說什麼，只把手指放在唇邊，引着我到了大門口，她獨自回進屋子裏去，我眼看她去了，便蹓着脚回到大屋子門口；把眼睛挨在鎖眼裏。

我仔細留心我瞧見的東西。桌子是在屋子的中央，椅子散着，有兩三把顛倒着。散在地板上面的，有許多許多的紙牌，零亂，——有的是整枝，有的已經踏扁了，一隻破碎的咖啡杯子。一張紙牌的上面還躺着一枚金特開脫，閃着。檯布已經扯破了一半。桌上呢，有散着的紙牌，側倒的杯子，——滿着雪茄的殘尾和菸灰——還有幾隻空碟子，一隻上面盛着烟管通過的灰。此外還有四隻空燭臺，裏

燭的粗紙還在一隻燭臺上面燒着，一縷黑烟，升騰上去直衝到天花板。

在桌子旁邊背靠着門的一張椅子上，坐着我的父親。他的肘彎靠在桌子上，雙手棒着臉，一動也不動。我害怕起來，幻想着許多可怕的事情。我似乎想也不知道怎麽這樣想，我的父親是死的了，可是我又詫異着一個死屍怎會哼氣呢？我又想他的堅壯的臂膊變成硬紙板了，他可不會再打人了。種種的幻想從我的心裏出來。

上帝知道，要是沒有母親的手來觸我，我不知道要在那兒站着多久，她也不說話，只用眼色引我到大門口去。

我也不知道怎麽脫了帽，吻了她的手，跑出屋子去了。

那天是禮拜六。

我走到街上，一切的人照常幹着他們的生活，各人注意各人的事。壯健的農人們把各種市物送到小菜場來。販子們查驗着盛蔬菜的袋和小綿羊的體質。新來的一個巡捕呼喝着，指揮着那一邊給讓擺車子。幾個小孩子偷着櫻桃喫。斯賓頓鄉紳沿街喊着不准豬在街上亂跑。鉄立哥擺出一方羊肉，喊着，『來買烘羊肉』！喬賽喫醉了酒，一脚跨進水潭裏。

『什麽事？你們關店了嗎？』過路的意爾耐羊皮商問我。

『是，』我說。

『密試害病了嗎？』

『不，』我答。

『那麽他到什麽地方去了？』

『到鄉下去了，』我答着，從天井裏跑回來。

此刻到來了兩個『證人』(Witness)或者叫『名譽小學生』(Boys of Honour)，他們是被這樣稱呼的，他們便是我的兩個同學，奉教師的命來查究我爲什麽不上學堂去。

我委實忘記了，此刻我纔記得我是早應該去的，我拿起我底書和一塊麵包，看着我的母親和『證人』。

『對教師說，孩子們密賽不能早來，因爲有事。』

那隻親愛的手可能給我永遠暢吻着，——她睡着的時候，——她看不見我的時候？

我在學堂裏，不曉得家裏是怎麽樣了。可是我知道，我回到家裏的時候，什麽都沒有更動。我的母親和阿姊仍然坐着，手放在膝上。飯也沒有燒，她們躡着脚，在大屋子旁邊悄悄的走來走去，如同在我的叔父臨終的當兒。喬克楷在天井裏，把一隻咖啡罐吊在貓尾巴，伺候着他跑起來。店夥們在他們的屋子裏縫着外衣。斯陀茄蟾

伏在草堆裏，打着斯雷，如在半夜裏一般。

父親依舊坐在原地方，一點兒沒有動過。他的皮緣的外衣綳住他闊大的肩膊。腰部的褶縫隨着猛烈的呼吸而開合。

晚禮拜鐘早已打過了。

白天快要完了，我們的心包含着同樣的失望，誰也看不出一個盡頭，只見黑雲漸漸沉重起來罷了。什麼東西都顯得越發難受越發可怕，越發失望。

『再回來罷？！阿！我的上帝！放慈悲些！』

我坐在屋前的門檻上，手裏拿着幾本學堂書，可是並不讀着。我從窗口瞧見母親蒼白的臉托在一隻發熱的手上，我的耳朵鳴着，我的心思迷亂了。

突然間，一管鑰匙在鎖眼裏擦着作響，母親的臉從窗口不見了。

大屋子的門開了。他站在門檻上了，——他——我的父親！他的帽子略略拉到後方，顯出前額覆着的頭髮，他的鬢下垂着。他的臉變得陰沉，憂愁而且老得許多了。可是他的眼睛，那雙眼睛！他們和原來的眼睛絕對不同了。他們簡直化爲烏有了，深深地陷進裏面，眼皮遮住了一半，緩緩的轉動着，沒神沒氣的看着。他們並沒有找尋着什麼，也沒有注意着什麼。他們似乎有一種空空洞洞的神氣，宛如一副碎脫了玻片的眼鏡。在他的唇上，有一種悲哀溫和的微笑，先前從未見過。我的叔父也有過相同的神情，當他臨終請求舉行聖禮的時候。

他緩緩走到廊下，推開我們的房門，朝裏一看，一聲不響，又往前走去。他隨手關上了門，跑到街上，緩緩望他夥伴意立茄家裏走去。湯姆斯，意立茄的兒子，隨後告訴我：他的父親和我的父親一同關在一間屋子裏，他們低微的講了許多工夫，他們拿了紙和墨水，寫了一張東西，又打了圖章。這是什麼，他不會曉得，誰也不會曉得。

約莫九點半光景，我們都上床睡了，只有母親兀自拱手坐着，注視一支燭火。這當兒，天井的門軋軋的響起來了；母親吹熄了燭火，溜到床上去。

我的心在毯子下面跳個不住，像有人拿着槌敲我的胸腔似的。門開了，父親走進屋子裏來，徘徊了一兩轉，沒有點起燭，便脫衣上床去了。我聽得他在床子裏側來側去，好些時候，後來我睡着了。

我睡了不知多久，覺着有一件潮濕的東西壓在我的額上。我張開了眼睛張望着。黎圓的月亮直照進屋子裏，她的光線映在母親的面上，好像一個蜘蛛的網。

她閉着眼睛，堆着一副很深的病容，呼吸短而且促。

她的前面站着父親。一動也不動，他的眼牢牢地釘住她的臉。

一會兒他跑到我們的床邊，可是他不過看看我們又看看阿姊。

他跑到屋的中央站着，把眼望四週一轉，喃喃地說『他們睡着了』

他聽到他自己的聲音，便顫着，彷彿石頭般僵硬起來了。那兒屋子的中央他站了許久許久，一點兒沒有移動，只把他的眼一回一回的噙着淚看着我們又看看母親。

我們都一點兒不作聲！

他悄悄的動起來了，可是他的眼老不離開我們。他小心的把衣架上掛着的一支銀手槍取下來，插在袋子裏，帽子向前一拉，蓋住了眼，快而且大的脚步跑出屋子去了。

他隨手把門關上，母親在床上坐起來，阿姊也坐起來了。

母親快快的起來，很小心的走到門口去，阿姊跟着她去。

『同小孩子們睡着』母親低微的說，便出去了。

我跳起來，竄門口跑，阿姊捉住了我的臂膊，可是我滑脫了，說道：

『同小孩子們停着』

我跑出屋外，沿着籬笆過去，頭上遮着櫻樹，直到一口井邊，我便躲在井的後面。

這夜是非凡的美麗，天色清爽，月光燦爛，大氣充滿着新鮮，一切都在沉靜之中。我瞧見父親對着店夥們屋子的窗口一望，又往前走，終於停住一座茅棚底下，抽出他的手槍來。

恰在這當兒母親不知從那兒過來的，出現在父親的面前。

可憐的人嚇得抖了，他張着嘴注視她。

『密武，我親愛的，我的丈夫和主人，你要怎樣呀？』

父親顫抖了，呆呆的站着，空洞洞的眼睛看定了母親，像破鐘的聲音般的說道：

『走開，馬立楷，由我幹啦，我是完了。』

『什麼完了？我的丈夫！上帝幫你，你怎麼說這樣的話？』

『我把一切東西都丟了！』

『可是，我愛，賺得那些來的原是你呵！』

父親倒退一步，惶恐的站在母親的面前。

『是的，可是全都』他說，『全都，全都。』

『卽使當眞如此？』母親說。

『還有那匹馬』他答。

『一匹不中用的老馬』她答。

『還有田地！』

『泥土罷了』

他靠近母親，深深的望着她的眼白，彷彿要灼痛了她，可是她站着，像上帝的一個聖徒。

『還有房屋，』他說，張大着眼。

『那值得什麼呢，』母親說，『只消你爽健就是。』

『馬立楷——！』

『瑞武——！』

『你什麼意思呀？』

『我的意思是：上帝給你生命，因爲他有我們的小孩子們，照顧着我們的，不是房屋，也不是田地，只是你，我們的主人，我們永不會挨餓，只消你合我們在一起。』

父親似乎感動了，他把手放在母親的肩上，抬頭說：

『喬克楷可是你……』他氣塞了，他用袖子遮了眼，便沉默了。

母親握了他的手。

『我們結婚的時候，』她說，『我們什麼東西都沒有，只有一條毯子，不過一條和兩三隻木桶和鐵罐。如今呢，謝上帝，屋裏充滿了。』

我瞧見一滴東西落下來，在月亮裏閃着，沿父親的袖子溜下去。

『你忘記了嗎？屋頂上還充滿着五倍子哩！』

『是的，充滿着，』父親說，低弱的聲音像害了病一般。他把袖子從眼睛拿開，讓他的臂膊垂下去。

『那倒羅的特開說做甚麼用呢，地上橫着的錢是什麼錢哪！』

『拿了這個做生意罷！』

『我們可以拿去買麥的！』

『我們重新起頭，難道是太老了嗎？托上帝的福，我們無恙小孩子身體也都好。我們禱告了慈悲的上帝再去工作罷。』

『我們原是忠厚的百姓呵！』

『你不是比誰都笨，我不巴望你掙起像配尉羅斯一般有錢。』

『那麼，我們可以另外買一所房子。』

『我們須得從正路上教養我們的孩子，』母親說。

『那麼，我死後，他們不會咒咀我。我看他們出世，怎樣長久了！』

『來看看他們，』母親說，她手攙着他，像一個小孩子。

我跳進屋裏，低聲對阿姊說，『上床去，』隨後我自己把被蒙了頭。

他們兩個跨進了門檻，恰巧禮拜堂裏的朝禱鐘響起來了。鐘聲迴還着，透徹了夜，仁慈的靈魂煽動着，那聲調消除了愁悶和苦痛，裂斷了虛浮的索鏈，那就悔恨的靈魂能夠上昇於天了。

『叫孩子們起來，我們到禮拜堂去罷！』

——

去年我在倍爾格來特買貨的時候，我在托派寶地方碰見齊林培克着着罪犯的衣服，他正在敲石子。



第二譚卡來夫人（續）

英國 比納羅 作
仲持

第四幕

『哈耶孔培』的客室，同一晚上。

保拉仍在安樂椅上坐着，手裏拿着小手鏡，茫然向前望。奧來特太太進來。

奧太太 你在這里麽！你沒有進彈子房裏來。豈不可惱呀！——凱雷特倫爾一百當中讓了我六十，仍然將我打敗了。我定是不中用了，我知道在女子中間，我打的非常好哩。便是在上月裏——（保拉起立）你怎麽了，老姑娘？

保拉 怎的？

奧太太 （凝視，）這是亮光罷。（保拉將手鏡放在桌上。）奧勃雷那種模樣的跳開彈子檯，我想大概——

保 是，一點不錯。

奧太太 你們和好了罷？（保拉點頭，）阿，我歡喜的很，我的意思——

保 唔，我懂得你的意思。多謝麥倍耳。

奧太太 （和保拉接吻，）現在聽我的勸告罷；將來總——

保 麥倍耳，你們住在這里，如果我有什麽不慊你們的意，我——我請你們原諒。

（走過去，坐下。）

奧太太 你不慊意麽，我親愛的？我並不覺得。陀陀和我兩人都當你是第一等女生

人；但你有了這種實情麼，可不是？（倒在長椅裏，打呵欠。）阿，講話講的要睡去了。

保　為什麼你不——！

奧太太　哪，親愛的，我須得等候陀陀。你也知道罷；他又發了一回脾氣。

保　（低聲的，）阿——！

奧太太　現在，這不是他的錯；我們打着彈子的時候，他十分無聊。凱雷特倫爾便教他記數碼，我却止住了；一個紳士真容易弄得和記彈子數的人一樣一樣哩。但事情常常是這樣；如果可憐的老陀陀沒事幹了，他總要把數目弄錯，像你也許說。

保　聽呵！

（喬治奧來特爵士，慢慢的走進來；他臉色蒼白，眼睛水汪汪的，）

喬　（帶着可悲的模糊，）我擔心今晚我們丟下你獨自兒，譚卡來夫人。彈子的引誘呵。我來謝罪了。我說，老奧勃雷在那里？

保　我的丈夫有要緊事情，到鄰家去了。

喬　我有一件緊要的事情，關於我的家庭的——我的家庭的——要請教他。（坐下。）明天也一樣。

奧太太　（向保拉，）這種神氣是我所憎惡的——咕嚕着他那寶貴的家庭的事情。

喬　其實譚卡來夫人，我想起以前待我可憐的老母親那種樣子，心裏很是不安。

奧太太　（向保拉）你聽得麼？那是他的母親，但我的母親，他就沒有這樣的在心了！

喬　我要把早晨第一件事情，寫信到勃魯登街去。

奧太太　（向保拉）嫂嫂一切事情都離不開我——哪，你知道的。

喬　我要找奧勃雷寫成一封信。我也要塗幾行給弗志叔父——這老人家這樣的欺侮我，好不丟臉。（揩他的眼睛，）我的家庭裏，誰都欺侮我。

奧太太　（起立）陀陀！

喬　正因為我娶了比我地位低的老婆，纔被人欺侮的。列地亞姑母，將軍，霍該弗雷格雷夫，鮮格內耳太太——我的親姊姊——大家都瞧不起我。我真是難受呵！

奧太太　（帶着莊嚴的神情走近他。）喬治爵士，當即對譚卡來夫人道聲晚安，上樓去罷，你聽得麼？

喬　（忿忿的起立，）怎——！

奧太太　靜些！

喬　你只是命令着我呵！

奧太太　你自己做出惹厭的樣子來！

喬　你看——！

奧太太　哪我告訴你！（他遲疑着，發幾聲口齒模糊的聲音，隨即抓起桌上一件容易破碎的飾物，將要摔到地上。奧來特太太退後，於是保拉向他走來。）

保 喬治！（他將飾物放在原位。）

喬 （和保拉握手，）晚上好，韓卡來夫人。

奧太太 （向保拉，）晚上好，可愛的人。給我向奧勃雷道聲晚安。陀陀來罷！（她走出。）

喬 （向保拉，）我說，你坐着等候老奧勃雷罷？

保 是的。

喬 我來給你做伴可好？

保 不，謝謝你，喬治。

喬 當眞？

保 是的，當眞。

喬 （握手，）再一回，晚上好。

保 晚上好。（她轉身他小心的挺着身子出去。特倫爾在窗外露臉，吸着烟。）

特 （向室內望，看着保拉，）我的雪茄吸完了。奧勃雷在那里？

保 往華倫柯退梁夫人家裏去了。

特 （走進室中。）唔？你說柯退梁夫人麼？

保 是的。她帶着藹林歸來了。

特 祝福我的靈魂！怎的？

保 我——我太乏了，不能告訴你，凱雷。你若循着小路走去，你會和奧勃雷遇到的。從他那里打聽消息罷。

特 （走到窗口，）是是。（回到保拉那里，）我並不要麻煩你，不過——心焦的老婆子似的，你知道罷，（註一）你和奧勃雷——？

保 重復和好罷？

特 （點頭，）唔。

保 （將手給他，）很好，凱雷，很好。

特 （握住她的手，）這頂要緊阿。我明天一淸早就要動身，讓我現在說聲——多謝你的款待。（他握着她的手殷勤的鞠躬，隨即從窗口（註二）出去。）

保 （自己說，）『你和奧勃雷——？』『重復和好罷？』『是』。『很好，凱雷，很好。』

（沈默片刻，奧勃雷突然的進來，穿一件輕薄的大衣，拿一頂小帽。）

奧 保拉親愛的！你見過了藹林麼？

保 我進門的時候，在這里遇到她。

奧 她——她告訴過你麼？

保 是的，奧勃雷。

奧 這是很特別的，可不是麼！這並非有誰愛上了藹林，或是藹林愛上了誰。我想這都是自然而然，而且早晚免不了發生的。但是這位少年！你知道他的歷史罷？

保 他的歷史？

奧 你記得幾個月前報紙上登滿着他的名字麼？

保 阿，是的。

奧 那人獅子一般的勇敢，這是無疑的；而且他又像一個好性情的小學生，柯退梁夫人說的。你曾經懸想到藹林有一天會和這類的人結婚麼？

保——我自己也不知道。

奧——照我想來，他是一個端莊沉默的人——哈！她爲着亞達爾捨了性命去救那關在巡衙裏的可憐的人們，所以愛上了他。（脫去大衣）哪，我想如果一個人能幹那類的事，我們應該滿足了。可是——（將大衣拋在長椅上面）我今晚本來可以會見他，却是他出去了。

保拉——親愛的，告訴我，你對於這事情有什麼主見。

保——是，我可以——我必須告訴你。開頭一句話，我——我見過了亞達爾先生。

奧——亞達爾大尉麼？

保——亞達爾大尉。

奧——見過他麼？

保——你在外面的時候，他穿過我們的園地，到這裏來，想要同翁林談一句話。我教她引他進來，見我的面。

奧——（皺眉，）亞達爾大尉不知道那邊有小屋和前門通到這地方麼？那也不妨事！你對於他的印象怎麼樣？

保——奧勃雷，你可想起在亞爾彭尼街最後的晚上——我們結婚的前一晚——我帶給你一封信——一封將我的自述告訴你的信麼？

奧——一封信？

保——你把那信燒掉了；你難道忘却麼？

奧——阿，我記得的。

保——他的名字便在那封信裏。

奧——（緩緩的退後，注視她。）我不明白。

保——哪——亞達爾和我從前在一處住過啦。（他仍然沉默，並不動彈。）你爲什麼不打我？打我的臉——我情願你打！打我罷！打我罷！

奧——（沉默一會，）你——和這人——剛纔——彼此說點什麼呀？

保——我——不大——記得了。

奧——想想看！

保——最後是我——我對他說我定要告知你——從前的事情……他不許我這麼幹……我說我要……他說怎敢。（聲音低落）讓我獨自罷！——阿！

奧——說這話的時候，我的女兒在那里？

保——我——我教她走出這屋子……這纔好呀。

奧——是，是——是，是。（他轉頭向門。）

保——誰呀？

（一個僕人拿一封信進來。）

僕人——馬夫剛纔帶着這信從恭倫跑來，先生。（奧勃雷接信）這是給譚卡來夫人的，先生沒有回信罷。

（僕人退出。奧勃雷走向保拉，便將信丟在她的膝上，她用發顫的手拆信。）

保——（看信，）這是從——他寫來的。他走

了——或者已經走了——我想。（衰弱的樣子，起立）這信要說什麼呢？他的字，我看不大清楚。（她將信給奧勃雷，站在他近旁，從他肩上，對信看去，一面唸着。）

奧——（唸信，）“我明晚可以到巴黎了。在那里莫利思旅館將住一禮拜，等候你或你的丈夫的來信。請你想出些解釋給薦林聽的話來。譚卡來夫人，為上帝的緣故，你盡力的幫助我罷。”——

（保拉和奧勃雷低聲的講話，兩人仍然看着信。）

保——他已經離開華倫罷，我猜想着？

奧——那沒有關係。

保——沒有的；但我總想得到他靜靜的動身那情形。大概他今晚走往勃立翻特或者哥德村趁早晨的頭班火車。他這回步行倒是很愉快的。

奧——我倒算定他已經走，就是了。

保——這總之不必寫回信罷？

奧——不必寫了。

保——他不久就會回復他的精神，我知道的。

奧——你知道呀。（將信遞給她，）你不要這信罷，我想

保——不要了。

奧——這可以毀掉了——毀掉了。（他將信撕成碎片。她先前擲下了信封；現在找尋着，拾起來給他。）

保——這里！

奧——（望着信的紙屑，）這是沒有好處的；我必得燒了他。

保——在你的房間裏燒去罷。

奧——是的，

保——現在把他藏在你的袋裏罷。

奧——是的。（他收藏紙屑。薦林進來，他們兩人都犯罪似的轉過身子，注視着她。）

薦——（不作聲一會，詫異着。）爸爸——

奧——你要什麼，薦林？

薦——維利思對我說你已經過來了；我不過來請你的晚安。（保拉溜出，並不回顧。）怎麼一回事呀，咳！當然，保拉對你說起過亞達爾大尉了？

奧——嚶？

薦——你同他會見過麼？

奧——不會。

薦——你惱着他罷；我也一樣。但是明天他過來道歉時——明天——

奧——薦林——薦林！

薦——嚶，爸爸？

奧——我——我不能再讓你見這人的面了。（他在一種困惱的發作裏，從她跟前走開，隨後，過了片晌，他回到她跟前，將她抱在懷裏。）薦林我的孩子！

薦——（掙脫身子，）出了什麼事，爸爸？什麼事？

奧｜（審慎的想出他的話來，）有一樁事發現了，有一樁事給我知道了，是和亞達爾大尉有關的，那就把你們兩人進一層的結識變得不成問題哩。

蕩｜進一層的結識……不成問題？

奧｜是的。（疾速的走向她，但她瑟縮了。）

蕩｜不，不——我身體很好。（沈默一會。）柯退梁夫人在這里離開你和我，還不到一個鐘頭；你那時並不反對亞達爾大尉。

奧｜並不。

蕩｜你們彼此是不認識的；便是今晚你也不會看見他，父親！

奧｜我告訴過你的，他和我未曾會過面。

蕩｜柯退梁夫人剛纔不會對你說什麼話反對他哩。不，不，不；她待我們兩個都是極好的。你可有什麼解釋給我麽？你不能拿這態度對待我——對待亞達爾大尉——

——如果沒有給我極充足的解釋。

奧｜蕩林，有幾樁關於亞達爾大尉生涯的事情，你還是懵懂些的好。我以為這些事情使得他不配做你的丈夫，你知道這樣一定儘够了。

蕩｜父親！

奧｜你必得相信我，蕩林，你必得深深體會到我對你的情愛和那——使我傷你心的苦悶。你必得相信我。

蕩｜我相信你，父親；但你也得相信我一點兒。關於亞達爾生涯的事情麽？

奧｜是。

蕩｜他明天到這里來時，你當然要見他而且讓他自己辯護罷？

奧｜亞達爾大尉明天不會到這里來了。

蕩｜不會來！你阻止他到這里來罷？

奧｜是——間接的。

蕩｜但是剛纔在那窗口他還同我講話呢！隨後不曾出了什麼事！而且從那時起也不至於有什麼事——！阿怎的，——你從保拉那里聽到了什麼反對他的話罷。

奧｜從——保拉！

蕩｜她認識他的。

奧｜她對你這麼說過罷？

蕩｜當我介紹亞達爾大尉於她的時候，她說在倫敦曾經會過他。自然呵！這一定是保拉幹出來的！

奧｜（用嚴厲的聲音，）我——我希望你——你不要這樣嘴快。你必得將亞達爾大尉趕出思想之外，這是頂要緊要的一句話，你要避掉，是沒有益處的理會這句話！你能够從宗教上得到安慰，可不是麽？我想到這樣很喜歡。我對你說的嚴厲些了，蕩林，但是我感到你的痛苦，差不多和你自己感到一樣的親切。（向門走去。）——我——我今晚不能再和你談些什麼了。

蕩｜父親！（他在門口停住，）父親，我不得

不向你問這句話；這是無可如何的——我沒有母親可以告訴你。你聽到的亞達爾大尉的事情，可是關於他在倫敦度放蕩生活那時候麼？

奧——（緩緩的回身向她，注視着她。）你自己說明能！

藹——他對我是十分忠實的。有一天——在巴黎——他對我自白——他先前的生活是——怎樣一個男子的生活。

奧——（聲音很低，）阿！

藹——他想要走開去，不再和我接近了。

奧——那麼你——你贊成他的人生觀麼？

藹——我盡我所能夠恕他的恕了他。

奧——（呻呼一回，）怎的，你離開我們是什麼時候啦？你並沒有費多久時候就把你的外衣『沾一點灰塵在衣裾上呀』！（註三）

藹——這是什麼意思？

奧——哈！幾禮拜之前，我有一個大的欲望，就是永不使你曉得邪惡的事。

藹——父親，要知道邪惡的事是不可能的。本能，普通的本能，教導我們什麼是善，什麼是惡。我如果知道了什麼是惡的，便嫌惡他，當然未必就更壞一點哩！

奧——嫌惡他怎的，你愛這個人呢！

藹——唉，你沒有理會呀！在鑑判亞達爾大尉，不過同我們自己願意求人家鑑判一樣。我曾經想像到那一星期，他在印度饑饉的把自己的生命，獻還給上帝，去救那些苦惱可憐的人們。在他的全生涯中間，我現在只看見那一個星期；我相信，那幾個鐘頭引他更接近神聖，比之僅僅無過失的平平淡淡的五十年所能成就的！那就，父親，如果保拉早已報告了亞達爾大尉什麼不名譽的事——

奧——保拉——！

藹——這定是保拉，不會是別的人。

奧——請你——請你不要提起保拉呀。總之，藹林，體諒我——我已打定了主意。（又向門口走去。）

藹——但是等一會兒——聽！我也打定主意了。

奧——唉！現在我從你裏面認出你的母親來了！

藹——你不必因爲惱我就反對我的母親！

奧——我——我不知道對你說些什麼，明天早晨——明天早晨——（他走出。她仍然站着，轉過頭來傾聽。於是遲疑了一會，她輕輕的走到窗口，向露臺下面外望。）

藹——（低聲的。）保拉！保拉！

（保拉在窗外露臉，跨進室內；她的臉色白而帶愁，頭髮略略散亂。）

保——（嗄聲，）好呀？

藹——你一直在露臺下面——聽着麼？

保——不——不。

藹——你已經聽到我們的話了——我看得出的。而且便是你，對我父親說反對亞達爾大尉的話呀。可不是？保拉，你為什麼既不承認又不否認呢？

保——阿，我——我並不想到承認；我為什麼應當承認呢？

藹——唉！你似乎很——很切心要說出你的故事來呀。

保——不，我並不切心，藹林。我本想說出從前不應做事情。我並不切心。

藹——不！阿，我想你可以暫時安安穩的寬恕我們一手人。

保——但是，藹林，你忘掉了我——我是你的繼母。這是我的——我的責任——將我所——我所知道的——告訴你的父親。

藹——你知道了什麼！怎的，到底你能夠知道什麼？你只會說東西聽來的廢話？你怎能——！——（她驟然停住。那兩女人站着，彼此凝視了一會；藹林隨卽緩緩的轉身離開她。）保拉！

保——什麼——什麼事？

藹——你——你是在倫敦認識亞達爾大尉的！

保——怎的——你這是什麼意思？

藹——阿！（她向門走去，但是保拉抓住她的手腕。）

保——你得告訴我那是什麼意思！

藹——唉！（忽地瞪着眼，看定保拉的臉，）你知道我的意思的。

保——你告發我呀！

藹——這都在你的臉上！

保——（粗聲，）你——你以為我是——那一類生物，你可是？

藹——放我走罷！

保——回答我！你一向憎恨我！（搖動她，）改變了纔是呀！

藹——你打我罷！

保——你一向憎恨我！你得回答我！

藹——阿，那麼我一向——一向——

保——什麼？

藹——我一向知道你從前是怎樣！

保——唉，誰——誰告訴你？

藹——不是別人，便是你自己！從我第一眼看見你，我就知道，你和那些我所離開的好女人，都不相同哩。我一見你，立刻知道我的父親幹了什麼事。你曾經詫異我為什麼冷落你！那便是——這緣故阿，但是人這樣的找到實情是可怕的呀！阿！

保——這是謊話！這全是謊話！（強迫藹林下跪，）你應當求我饒恕你。（藹林發一聲恐怖的高聲的喊，）藹林，我是個好女人！我是個好女人！你敢咒我是好的？我一向是個好女人！你敢說我不是！這是謊話呀！（猛烈的推開她。）

奧｜（奧勃雷進來。）

保｜保拉（保拉兩脚不穩的退後，奧勃雷却向前進去，攙起藹林。）怎麼了，怎麼了？

藹｜（頹弱的，）沒什麼。這——這是我的錯。父親，我——我不願再見亞逵爾大尉的面了。（她走出，奧勃雷緩緩的跟她到門口。）

保｜奧勃雷，她——她猜着。

奧｜猜着？

保｜我——和亞逵爾的事。

奧｜你——和亞逵爾的事？

保｜她說她從起頭就疑惑我的品格……這所以她一向疏遠我……而現在她看的透澈了——（她發顫；他攙她到安樂椅上面，她便在那邊坐下。）

奧｜（俯向她，）保拉，你一定說過什麼，承認過什麼——

保｜我並不怎樣。這——這是在我的臉上。

奧｜怎的？

保｜她對我這麼說。她是對的！我是沾汚的十分深透了；誰都看得見，誰都找得出。今晚你對我也說過許多同樣的話呢。

奧｜如果她腦子裏有了這意思，我們須得趕他出來，那就是了。我們必得進行——我們怎麼辦呢？我們還是——還是——什麼——什麼？（坐着向前凝視。）

保｜藹林！這樣的柔順這樣的率真你時常說她使你記起她的母親。是呀，我現在知道你第一次的結婚是怎樣的了。

奧｜我們必得將這意思趕出了她的腦子。我們做點什麼罷。我們怎麼幹呢？

保｜她也是一個尋常的女人。她能夠很容易的饒恕他——却不能饒恕我！那正因爲是一個女人！

奧｜我們能夠幹些什麼呢？

保｜哪，沒有什麼！她一直懷疑過去，是很容易的。懷疑！你看見剛纔她怎樣的望着我！（他將頭埋在手內靜默好久，她慢慢起立，走去，在他身旁坐下）奧勃雷。

奧｜是。

保｜我難受的很。（他沒有對她的眼睛看，暫時將手放在她的臂膀上面。）

奧｜哪，我們看什麼東西總得直對着那面上的。（周圍張望，）總之，我們把這事情丟開了就是。

保｜我也是這麼想。（沈默一會，）自然，她和我不能再住在一屋子裏面了，你知道今晚她吻了我，出於自願的。

奧｜我教他改變對你的態度。

保｜那就是了。

奧｜我——我悔着打發她遠地去。

保｜這是我的錯；我弄得她非去不可。

奧｜大概她現在又想回到寺院去了——阿，她必得回去呢。

保——你願意教她偕伴着你——離開我麼？

奧——保拉——！

保——你不必擔心我會回到——從前的地步。我不會的了。

奧——噓——爲神的緣故！我們——你和我——我們離開這地方罷……我從新到這里來，好不傻阿——

保——你同你的前妻在這里住過呀！

奧——我們離開這地方，再出洋去，從新做罷。

保——從新做起？

奧——沒有理由可以使我們的將來不幸福——我找不出什麼理由——！

保——奧勃雷——！

奧——嘍？

保——你永遠忘不掉這事哩，你知道的。

奧——這事？

保——就是今晚引到這事的一切事。我們的到這里來，藹林，我們的吵鬧——貓和狗的吵鬧——柯退梁夫人，奧來特夫妻，這個人你的怎麼一種永久的恐嚇呀！

奧——阿，如果我們要忘掉我們忘得掉的。

保——你總是這麼說的。人怎能忘掉呢？

奧——我們可以完全爲將來打算，說着將來，想着將來。

保——我相信將來仍然是過去，不過從別一個門進去罷了。

奧——這是一種可怕的信念。

保——今晚的事就證明這個了。現在你必得明白，我們無論做什麼事，到那裏去，你總要不住的記起——我從前是怎樣。我是明白的。

奧——今晚你受驚了；會見這個人就驚了你了。但是那類的事是不至於再發生的。這世界並沒有那樣的小哩。

保——可不是？世界上唯一的長距離，便是我們存在心裏的距離——譬如，隔離夫和妻的距離。所以我們也是這樣呀。你要竭力的幹去——阿，我知道的——你是一個好人。但是到末了你的周圍會不由你幹的，記取我的話能。

奧——保拉——！

保——自然現在我是標緻的——我還是標緻的——而且一個標緻的女人，無論她怎麼樣，總是——阿，可以原諒的。但是，即使現在，我就覺到臉上的皺紋漸漸的深了，眼窩兒也漸漸漸深了。是呀，我臉上蒙着從前沒有的小的影跡了。阿，我知道，我快要『去世』了。我憎惡脂粉顏料和那些髒東西，但是，過一會兒，我要漂泊在別人走過的路上了；我自己也把持不住哩。那就總有一天——也許很突兀的，在晚上一種古怪奇幻的燈光底下或是早晨的太陽光底下——那怖人的不可抗的異理，那對於男人們女人們的物理的排斥

力，要來到你身上，你便要厭棄我了。

奧—— 我——！

保—— 你到那時，終於要用別人一樣的眼光看我了；你要同你女兒現在一樣，同一切正經的女人看像我的女人們一樣的看我了。那時我沒有抵敵的武器——那用得防禦我自己的美色，一點也沒有剩了！一個殘損的生物——差不多破裂了——一頭髮白，眼睛花，身子不是太瘦就是太肥，臉頰又枯又黃——一個鬼，一件破東西，一張滑稽畫，一枝垂涙的蠟燭；隨你叫做什麼罷！阿，奧勃雷，那時候我還能對你說什麼話呢？這便是你所說的將來！我知道的——我知道的！（他仍然坐着，向前凝視；她搖動自己的身子，彷彿痛苦的模樣，）阿，奧勃雷！阿！阿

奧—— 保拉——（竭力的安慰她。）

保—— 阿，今晚我十分要睡了！（將頭靠在他的肩上。從花園裏遠遠的過來了特倫爾的聲音，他一面唱一面向屋子走來。）凱雷來呀，從華倫回來了。（站起來，）他分明沒有知道哩。我——我不要見他！（她疾速的走出。特倫爾的聲音來的更近了。奧勃雷連忙起來，從桌上抓起一本書，裝着在那里看書。過了一會，特倫爾在窗口露臉，向裏面探望。）

特—— 阿哈！我親愛的老朋友！

奧—— 凱雷？

特—— （走進室內，）我往華倫去找你。

奧—— 是罷？

特—— 和你逗出了。哪——我和柯退梁夫人閒談了一會兒。你好！我聽到這消息了！

奧—— 你聽到什麼？

特—— 我聽到什麼？哪——蕩林和少年亞達爾，（烱利的望着奧勃雷，）我親愛的奧勃雷！埃利思以為你對於這事情是同意的。

奧—— （起立，走向特倫爾，）你不曾遇見——亞達爾大尉罷？

特—— 不。你問他做什麼？（過一會兒再說，）我想我也不必告訴你——却是這有點希奇。他今晚不在華倫哩。

奧—— 不在麼？

特—— 他半點之前離了那屋，在小路上散步；剛纔他有字條來，是用鉛筆塗的，字條裏不過告訴埃利思，明天可以接到他的信。怎麼一回事呢？難道鬧了什麼禍？我親愛的老朋友，如果我問的太多了，請你原諒。

奧—— 凱雷，你——你從速我把她打發到遠地去的！

特—— 蕩林。是是。但是——但是——從各方面看來，這是一個十分適當的少年。埃利思剛纔給我講他的歷史——

奧—— 咀咒他！（將書拋到地板上，）咀咒他！阿，我咀咒他——他和他一類的人！或者我

也咀咒自己，因爲做了這樣的事。他原向也不過度『男子的生活』——正和我，我們許多許多人所度的一樣。但是就我爲了這緣故咀咒他。我的上帝，我不再有所懼憚了——我早已付了我的罰金！因此我可以安然的咀咒他了。咀咒他！咀咒他！

特— 賴上天的名字，告訴我什麼事了？

奧— (捉住特倫爾的臂膀)保拉！保拉！保拉！

特— 什麼？

奧— 他們今晚在這里會見。他們——他們——他們並不是驀不相識的。

特— 奧勃雷呵！

奧— 咀咒他！我的苦惱可憐的老婆呵！我的苦惱可憐的老婆呵！(門開了，藹林露出臉來。兩人轉向她。靜寂了一會兒。)

藹— 父親……父親……！

奧— 藹林？

藹— 我——我要你。(他走向她，)父親……到保拉那里去！(他望着她的臉，出了驚。)快呵——快呵！(他經過她身旁要出去；她抓住他的臂膀，一聲叫喊。)不，不；不要走！(他掙脫了臂膀，走去。藹林兩脚不穩的向特倫爾倒退。)

特— (向藹林，)什麼意思；你是什麼意思？

藹— 我——我走到她的房裏——去告訴她，我懊悔對他所說的話了。那就我懊悔了——我懊悔了。我聽到倒地的聲音。我——我看見她了。眞怕人呵。

特— 她——她已經——！

藹— 自——殺麼？是的——是的。誰都要這麼說呀。却是我知道——我害的她自殺的。只要神哀憐我呵！(她在安樂椅上面暈倒。他暫時之間停着不動——隨後走到門口，開門，站着外望。)

(全劇完)

(註一)『心傷的老婆子似的』參見第三幕特倫爾自己說的話。

(註二)這里『窗口』是指法蘭西式的窗戶，窗檻很低，所以可從窗口進出，參見第三幕。

(註三)『沾一點灰塵在衣襟上』參見第二幕，奧勃雷無意處提藹林的時候特倫爾對他說的話。

這篇劇本不消說是現代世界名劇之一，宋春舫先生前編近代名劇百種名目，把這篇也列在其內。此劇地方色極其濃厚，所以也就很難翻譯，我初譯的時候，就有些膽小，後來爲對於本誌編輯者踐約起見，不得不把全劇勉力的譯完。脫稿之後，覺得有好些處所，譯的不很妥當，我的心頭，便時時興起不安的感覺。後來在晨報副鐫上，看到陳大悲先生的譯本，眞令我忻快到十二分。我於是將原稿索回來，和大悲先生的譯本對照了一回，改正了好些字句。(只有第一幕因早已印好，不及校改。)以所這篇差不多也可說是陳大悲先生畧畧給我校正過了的。除我對於大悲先生表示十分的感意之外，特地在這里聲明一下。仲持附記。 (留)



雨時的回憶

張友鸞

夏季的天氣是富於變幻的。剛剛炙人如火一般的太陽懸在天空，只要兩三分鐘，烏雲一合，風雨馬上便逞狂起來；旅行的人惟有暗地裏叫幾聲苦。

這是過去有一年的事了：那時我還住在南京！我也不十分記得清楚，是六月或是七月，到城南去訪一個朋友，回來時候，晚風一陣陣從紫金山上刮將下來，一時我很快活，便想乘着涼爽，緩緩走回寓所。很不幸的，天空的月亮，忽地被一塊烏雲蓋住；頓時電光閃爍，轟轟的雷聲，東西南北都有，却走到我當頭纔放出響聲。『不好！一定有雨！』我心裏想，『趕快坐車回寓所罷，別到雨下時，淋成個水雞兒！』但是極我目力所及，向前後仔細尋覓，只是一片荒地，沒個車的影子。方停了想頭，拔步欲走，天上早已撒下黃豆般大小的水點兒來。沒法子，惟有拔起脚來跑。不上幾步，腦筋忽又停頓一下，我便自責是瘋子：『世界上決沒有人能和風雨賽跑的！』那時氣喘的不得了，一件夏布大褂子，早已

火車中

友仁

圓圓的月兒，
高懸皓空；
冰雪一般的淨潔，
水晶一般的明通：
自由之鄉啊！
和平之邦啊！
豪放的火車，
雄偉的歡叫，
向着月兒跑——
表示無限的欣樂，無限的愉悅，
張着兩臂，
如狂般的，
飛就月兒的懷抱，
啊！

濕透，大約『水』和『汗』兩口兒早在我這件衣上結婚了！走到一條三叉路口，張大我的眼睛，依舊荒涼一片，連躲雨的房屋都見不着，別說車子罷，便權且靠了老柏樹根，坐下休息。那時的雨已小止了，電光卻還不住的閃動，怪怕人的。

我猛然抬頭，向東邊一條路上望去，不禁喊聲『好了！』原來隱隱約約有燈光搖曳而來。『該是車子吧？』心中這般想，嘴裏便不覺做起無意識的禱告：『車來！車來！燈光挾着車來了！』理想雖如此，事實上終成了虛幻；燈光逼近面前，於是我曉得來的只是個打傘提燈的小矮人。越走越近，他打我身邊過，對我望了望，便說道：『先生，你怎地一個人坐在這雨地下，不要中了暑，——我替你到前面喊車子好不好？』在這悶苦的時間內，風雨毫不相諒，和我做對頭；忽然得着個安慰我的人，心中是何等愉快。這時雨已歇了，怔了怔，再抬起頭來仔細端詳，首先見到這人的衣服和辮子，知是一位貧家的小姑娘，感謝的意思，從我心坎中吐露出來。我並且說道：『姑娘，將你的傘交給我，我們兩人一同走，只要經過有屋宇的地方，我便可安息了！』她道：『先生！我父親開的棧房便在前面，你……』我也允許了她的要求和她一同向前走。

這條路有這麼長，走了這半天還沒有到：我便和她在這漫漫長夜的漫漫長途中，談話消遣。我纔知道：她名叫蘋兒，是她父親的第二個女兒；她家姓汪，她九歲時候便沒了母親。『蘋兒是世間一個可憐的孩兒啊！我已快二十歲了，我母親還有時摸着我的頭，叫着我的小名，喊我幾聲「寶貝心肝」哩！假使我沒有母親……』唉！我不忍往下想了，想來想去，不過替蘋兒傷心，何必又惹起自家的呆病呢？蘋兒說：『我媽是去年死的，今年

飛！飛！飛！
跑！跑！跑！
飛跑到月宮裏去了！
我的靈魂也跟着去了！

心的呼叫

殘紅

花兒爲春的綵筆點染了，
正如小兒一般新鮮活潑，令老人看了羨
慕，驚奇，寵愛而嫉妬了。
我的地下眠了一冬的心兒呀，
你還不醒來嗎？
鳥兒的喉嚨多麼清脆而好聽啊！
她在春的絃索上奏起歡樂之歌來了。
花兒笑了，
蟲兒舞了，
一切萬物都應聲讚起了。
我們是爲春所乘疊的呵！

我爹又娶了一個什麼人來，也叫我喊她做媽；她那裏是我的媽呢？我媽死了還沒一年哩！——但是沒法，我終久喊她一聲媽。先生！她實在不是我的媽，別說那副嘴臉不像，而且我的媽不曾打我罵我，更不會叫我在大雨底下跑！……』「不錯呀！我的媽也不曾打過我罵過我，也不曾叫我在大雨底下跑；——我今天得了什麼病魔不成，如何在這大雨下跑呢？！呀我的媽如果知道我今天的事，更不曉得怎樣的難受呢？」我心一疼，蘋兒的話就沒有聽得清楚；很慚愧的，因為我當時只敷衍她幾句不關痛癢的慰語。向前再走了兩步，她却和我說：『我家客棧到了！』

第二天早上，我算了房錢，出了汪家老棧，遇見蘋兒正在大門口掃地。她見了我，便提着掃帚邁近一步，很誠懇的向我說：『先生走啦！』我笑着回答：『謝謝姑娘！再會罷！』順便在袋裏摸出二毛洋錢交在她手中，并說：『蘋兒，這是給你買糖吃的！』她很靦覥的不想接收，我就強放在她懷中；掉頭就走，她的一聲『多謝，』鼓盪在我耳旁歷了很長久的時間。

今年我在安慶了，每次打街上經過，從沒見一個小孩子像蘋兒那般溫柔可愛的，……大約每當下雨的時候，蘋兒的精神就和我合在一起了。今天的大雨還沒有住，街上流得像小河般；——蘋兒的傘不知破了不會？

身分

王逸軒

六月裏的天氣，誰都覺得炎熱了。晚餐以後，照例要在庭心裏涼一回兒。隔院的談話

我的心兒呀，你快自己醒來吧！

呆的小孩子

姮功女士

他心中常有所思！

他哭，他哭，

他哭得像失乳的嬰孩一樣！

他每想到死了的父母！

他咳，他咳，

他咳得痰中血絲絲！

誰說他是呆的小孩子！

小詩

姮功女士

晝夜不停的世界喲，

你可曾覺些疲乏麼？

歸罷

姮功女士

天起涼風了；

日影飛去了。

聲也就在這閒坐的時候，很清晰的聽得。一堵花牆直立着想遮攔似的，到底沒把聲浪阻隔住。我也就靜靜的聽着。

談話開始了。是婦女的聲氣。

『菊姑娘真不幸啊！生了兒子的人，倒反比那三個低微些！太太死了。她們三個都扎黃頭繩，祇她一個扎白頭繩。一樣的姨娘，還有分等級的道理嗎！……這可也怪吟月的太糊塗了！』

『這話不對。在我們家鄉的風俗：姨娘穿重孝，是有身分而表示親近的。譬如菊姑娘獨能扎白頭繩，正表示她養了兒子的特異。那三個原祇好一律扎黃頭繩。』

這一個辯論，似乎很據着法律一樣，占了優勢；首先發言者也祇能默認。却又像不肯服輸，換了研究事實上待遇方面的論調。

『關於形式上的，倒也沒多大關係。我看吟月總免不了「偏心」兩字。他多麼愛壽姑娘的狐媚子；那兩個是和壽姑娘一鼻孔出氣的，自然也歡喜。祇有菊姑娘是太太給他討的，所以他對於她總不放在心上。

『這回他妻子的死，還不是爲着那天他幫壽姑娘打菊姑娘嗎？一樣的姨娘，誰配欺壓誰？偏有這老糊塗幫着一面，這叫洪太太多麼生氣呢，第二天就氣出病來了。不知怎樣，半個月的功夫死了。所以他對於妻子是覺得抱歉。死屍從內房挺到廳上的時候，他不是喊着太太，數數落落的說着哭着嗎？可是這有什麼益處呢！』

『你所說的，原是大家都知道的事，誰也不能說他不偏心：不過四位姨娘也正自相擠軋啊！三個都看不起菊姑娘——因爲她是丫頭出身，其實瞧不起人的三個，倒有兩個是婊子出身，身分會比做過丫頭的高貴嗎？這真是可笑的事！

『天有眼啊，還你壽姑娘狐媚子，祇養得

哥哥，只有你還未歸！
你怎會忘了歸呀！
夜色來嚇你的膽了，
夜露來溼你的髮了？
哥哥！
歸罷，歸來罷！
哥哥！

夏

沈舜華女士

蒸繭啦，插秧啦，
鄉間農家，剛纔做完了這些事。
那被綠樹團團圍住的山村裏，
知了的聲音叫個不住；
好像嫌這長夏光陰太寂靜，
故意來醒人午睡的。
我家後園的一株牽牛花，延着藤慢慢上去，
嬌滴滴裝出媚人的樣子。

一個女兒；菊姑娘靠着肚子爭氣，倒養出一個白胖的男孩子。要不是她養這一個兒子，這一回喪事，沒有一個孝子呢！洪家這樣排場；太太又是高年死的，要沒有孝子，這未免不成個樣式，也更使人傷心了。』

『誰說不是呢！菊姑娘總算對得起洪家了，最後來，却最先養兒子。照我說來，菊姑娘「扶正」也很配。哼！憑誰狐媚子也不中用，不養兒子的姨娘總沒這扶正的份兒！』

急遽的語調顯出抱着無限的同情；對於所謂菊姑娘，更大大的代抱不平。答辯者却用了冷峭的答語，說：

『扶正？菊姑娘是夢想不到的！丫頭出身，倒也罷了；進門得遲，到底喫虧，身分也終覺差些。三個先進門的壓在上面，雖然她養兒子，也不能平地升天吧！』

這幾句話可使首先發口者不服氣了。

『有身分的會做姨娘嗎？還不是靠着養兒子才擡高起來！丫頭雖低微些，還比得上當過婊子的先進門，後進門，那里分得高低，姨娘會養兒子就好。要是那三個爭氣，早都養了兒子，太太也不見得再弄她進門了。現在菊姑娘有了兒子了，照理，她的身分比那三個高。洪吟月雖不喜歡她，看在傳宗接代上，原應該另眼看待她些。……扶正呢，誰也輪不到，不見得有這麼一回事了。可是大權總握在壽姑娘手裏！』

答辯者似乎倦於辯論了——或許是承認首先發言者的話有見地。祇籠統說：

『俗語說：「清官難斷家裏事。」我們鄉鄰不過瞎談談罷了，洪家的事，真弄不清楚。總而言之：一家裏放着這許多姨娘，萬不會風平浪靜的度安穩日子；現在正太太又死了，此後花樣多着呢！』

『是的！誰不是這樣說！姨娘多了，還鬧得清楚嗎？可是有錢的誰都歡喜有姨娘，當姨

徽風拂拂的吹到屋裏面掛在壁間的日曆，

拚命的翻着那頁數。

『清風並不認識字，為甚麼亂翻日曆呢？』

『想來也是不耐煩這如小年的長日啊！』

Venus

夢韋

我是一隻活潑潑的小鳥；
Venus—
你為什麼高張着情網，
把我籠罩？

我是一隻活潑潑的小羊；
Venus—
你為什麼緊來着情索，
把我糾纏？

墳墓

夢韋

娘的女子也眞多，永遠死不光的！」

首先發言者拿慨歎的論調來收束這一段談話，不再繼續了。

我還出神似的聽着，隔了一刻，才覺得隔牆談話，已經告終，寂然再沒聲音。

我細細咀嚼這談話裏所懷疑的，斷斷辨論的，終於沒解決的『身分』——妾的身分。

身分？身分特殊的身分！

快活的傍晚

丹軒女士

有一天正在夏末秋初的時候，天氣非常清爽；空中一片片的雲彩，慢慢的移動；幾個老蟬，還在環抱莊戶的大楊樹上，斷斷續續的嘶叫。忽然血紅的夕陽，落在西山頂上，我從窗裏看那門外小河的水，照着日光閃閃的發亮，很是快活。河堤上幾棵小柳，被微風吹蕩，映在流水裏，像和那清波翩翩跳舞。等到日光沒了，一輪白晶晶的月亮，緩緩的上了樹梢，襯着滿隄的柳樹，恍似一幅圖畫。這時從靜悄悄的一片草地裏，來了兩個小學生，各背着一個黃色的小書包，穿着一身黑色的操衣，手裏拿着他們的小操帽。他們看見小河裏的小魚，忽上忽下，歡喜的他們兩個，哈哈的亂叫，手舞足蹈，合聲唱道：『歡喜！歡喜！歡——喜，來在小河隄！……』他們不曾唱完，早笑的灣下腰了。那時，小的開口說道：『哥哥！咱們打去不？』他哥哥說：『黑了看不清楚咧！明天再打吧！』他哥哥過了河，往南就走，那兄弟後邊跟着又說：『哥哥！我早上問你的問題，你說放學回來講給我聽，現在沒事，你爲什麼不給我講講呢？』他哥哥說：『我們還溫習明天的功課呢！』小的又說：『明天星期呢！』他哥哥說：『明天星期麼？這樣，我們就脫脫。』說着便在門外石桌

一

你不要恐懼墳墓罷！
在這壘壘墳墓的中，
還有你可走的路。

二

你不要羨慕墳墓罷！
你的墳墓，
在這窄路的盡處。

故鄉

夢葦

故鄉雖好，
但我不願歸去——
因爲母親已不在那兒了！

郵差

夢葦

最冷酷的不是郵差麼？——
他從不曾帶有一封安慰我的信；
我因怕多一回失望，

上放下書包，向石櫈上坐下。正要說時，從南來了四五個小孩子，有的背着小銅鼓，有的拿着籐圈，有的執着國旗，嚓嚓哈哈跑的很快。敲鼓的敲鼓，搖旗的搖旗；有的說兵來了，有的說馬來了；一個一個挽手的挽手，跳舞的跳舞，非常快活。他們看見兩個學生在這裏談話，便說：『你們這時才放學麼？我奶奶教接你們來啦！回家吃飯去吧！』他們合起來唱了一調歌，就爬的爬，滾的滾，扭的扭，踢的踢，笑的笑，喊的喊，一齊都跑了。這時我取出錶來，在月光下一看，八點鐘了。四圍漸漸沉寂起來，門前也聽不見小兒唱歌，他們都安息了，都睡着了，連叫賣食物的聲音都全滅了。屋內的電燈，努力發亮，照的滿室雪白。那大鐘不慢不快的擺着。狗在院子裏一聲一聲的吠。那火車上的汽笛，用全副精神來，遠遠的破空一聲號，嗚——過去了。我呆呆的看書，却也有許多想不到的快活。

便祝他少一回來往。
最荒唐的不是郵差麼？——
他將伊給我的信失了；
我本想要他賠償
他何能賠償呢？
什麼人都不能賠償啊！

鏡子

張友鶴

鏡子——
是極光明的，
是極潔淨的；
但沾了塵埃，
却使他昏黯了！
鏡子——
是極光明的，
是極潔淨的；
但只能照出人們的形，
却不能照出人們的心。

愛她呢

蘭樹女士

愛她呢，
折了她回去！
愛她呢，
因她在籠裏！

追呀

旦如

追呀！追呀！
人們的呼喊聲；
一個小孩，
從光明的屋裏，
忙忙的逃到黑暗的街頭去了！

夢

旦如

最親愛的是誰？
夢呀；
夢常和你接着吻。

通信



廢娼運動

錫琛先生：

我今兒和你討論這問題：就是我們華僑對於祖國很抱歉的一件事，可是我現在沒有法子了，不得不向平日敬愛的先生，和高明的讀者諸先生請教請教。

自從廣州大唱廢娼運動以來，我在報紙上看見這等好現象，心兒裏十分愉快，國內有毅力的青年諸君的精神，我是很佩服的，有時我還把這等精神，介紹到我們華僑同胞來，這無非是我做學生時代，對於社會所應該負的責任罷了。

前一月，我在本埠的華僑日報投了兩篇稿子；裏邊說的，都是提倡本埠廢娼運動的話，那兩篇稿子是我因着三個見解來做的：

(一)拯救非人生活的女同胞，和保存她們的人格。

(二)本埠娼妓總數增加的反動。(廣州提倡廢娼運動，那些娼妓容不得身，越南又和廣州近些，所以她們多數逃來這裏。這是我對於本埠娼妓人數的比較上看得來的，其餘他埠，不知是否和本埠一樣。)

(三)改造社會的觀念。(本埠的青年，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很少，最高級的，不過在我們學校——有的祇在高等小學——畢了業，就要和學校生活 Abien，去和社會生活接手。可是我敢大膽說一句：本埠的社會，是一極腐敗極黑暗的社會；是沒有好現象的社會，那脫離了學校生活而在社會裏活動的青年，都免不得墨子說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話。整天裏你兄我弟，茶朋酒友，將每月得來的勞金額；和工餘的寶貴光陰，都消磨在甚麼『溫柔鄉』『醉鄉』去，養成了社會上多少惡劣份子。如今我要提倡廢娼，也不過要指導社會心裏到光明的路上去。)

自從我那兩篇稿子發表了後，最得力的回聲，就算本埠癡僧君的短篇小說廢娼聲裏。此外就沒有一個人，這是他們不和我表同情嗎？我也不信覺有這事，因爲我信得本埠三十餘萬華僑，斷無一個個都是醉生夢死的；也斷無一個個都沒有責任心的。可是我十分疑惑；祖國廢娼的聲浪，越唱越高；本埠娼妓的總數，越增越多，那

些嫖客飲友，一些兒都沒有覺悟，我知道人心是死的，就是十個我，百個我，也不容易着手去改造；就是我們學校首先提倡，那外邊沒有人來響應，也不容易成功。我抱了這一團悲觀，已經不能積極的努力；也不忍消極的放任，因爲我的放任心着實戰不過我的責任心呢。

我最敬愛的錫琛先生和高明的閱者諸先生，我現在簡直的在那『進退維谷』的時代了，我請向先生們求個最後的辦法的指示，還望先生們不要客氣，他日我們華僑同胞能彀一個個向他洗禮，這就是先生們給我們的幸福了。

我本要將這裏婦女的情形做個報告；可是這當兒我沒有空兒，再遲些罷。祝你撰安。

一九二二，八，八。越南中法中學校學生黃運初。

一個婚姻問題

記者先生：

（上略）我有一個婚姻問題，不知應如何解決，特來請教。

有一個易姓的孀婦，家產豐富，年老無子，生了兩個女兒，長女已嫁，只有次女尙未許人。同鄉有個姓陳的，先年家下也還寬裕，到了現在非常的困難。他有個嬸娘，在前孀居幾年，後改嫁一個馬姓的富商，人都稱她爲馬亦太。這馬亦太見她姪子可憐，就替他和易姓的次女提親，招贅在易姓家裏。易姓允諾了。到寫庚帖的時候，易姓家族不准招贅，就把招贅改作出嫁了。陳姓訂了這門親，就告貸遠行經商，不到半年，將所有產業都虧折去了，遊蕩度日，嗜好愈深，已成一個遊民。易姓常勸斷煙讀書，不然當斷絕關係。但陳姓習慣已深，亦難擺脫，婚姻的事，無力顧及了。今年馬亦太因爲鄰居爭鬧，仇恨易姓，遂借貸陳姓，催促婚娶。易姓以陳姓衣食尙無着，勸其速謀自立，稍能立足，再行完娶。馬遂力促陳姓以易姓嫌貧愛富，提起訴訟，且請鄉紳維持風化。於是鄉紳都附和有乖風俗，請縣長重懲，縣長遂實限易姓今年冬速嫁，違卽重罰。判決後，易姓寫信給我的朋友商量。我的朋友勸其由女自主，甘願則嫁，否勿強迫。不料因此全鄉騷然，說他大傷風化，禮教罪人。我特詳細寫了出來，請愛讀本誌諸君，詳爲評判。

楊韞蘭。

記者按：依大理院判例，婚姻須得當事人同意，（詳見本誌八卷一號二九頁）楊君友人的話，確是最好的解決法。

附錄

女權運動同盟會上國會書

請願主文

(一)在憲法上面明白規定：『女子與男子平等的享有憲法上所定人民應享之權利。』

(二)在刑法民法未修訂公布以前，請貴院依男女平等的原則，自動的將民法上『親子關係』『承繼權』『財產權』『行為權』等提案修正公布；並在刑法上加入『同意年齡』『納妾者以重婚罪論』規定。

理由一　眞正之民主主義，絕不容男女兩性有階級的存乎其間。女權之回復，男子獨攬政治制之撤除，絕非徒託空言所可濟效。在社會上，必先有教育平等，而後女子的能力有相當的機會以為之訓練。在政法上，必先立『男女在法律上平等』之基礎，而後社會上一切關於發達女權之設施，將有所依據顧復，依程而進。社會上之設施，我女界分內應盡之職，繼自今以往，各齋智勇，竭蹶以圖之，苟盡其在我，則效舉事興，無待於求乞號呼，可以遂其始志。至於政法上之顧復扶持，則有賴法律之保障，非一二人私力所可奏效。憲法上之效力，高於一切法律；憲法之目的，在保障人民之權利；而所謂人民者，固非專指男子而言。

理由二　在中國法律上，關於保障女權的規定，固屬無有，而限制女權之規定，在在皆是。在憲法未成立或成立之時，一切法律，必有以種種原因而緩其改革。然則憲法上雖有『男女平等』等規定，仍屬空言。女權之未伸仍舊，男女之不平等仍舊。尙待夫寬緩之歲月，方能徐徐而修正各法律，以伸女權，則無異『女權運動』遲之十年二十年而後見也，我等紛紜之謂何？

玆謹依臨時約法第七條之規定，提出請願書如右：除第一項主文，請貴院即日咨請憲法會議，在憲法上明白規定『女子與男子平等的享有憲法所定人民應享之權利』外，其第二項主文，亦請貴院在刑法民法未修訂公布以前，依男女平等的原則，自動的將民法上『親子關係，』『承繼權，』『財產權，』『行為權』等，提案修正公布，並在刑法上加入『同意年齡』『納妾者以重婚罪論』之規定。無任企盼！

女青年會協會勞動部成立的經過和宗旨

基督教女青年會協會勞動部成立以來，僅一年有餘，所以成績自然是沒有甚麼可觀的地方。但是有一件事，我們當注意的，就是女青年會對於勞動問題，素來是極關心的，若是讀下面的一段歷史，就可以看出一些了。

一九〇四年十月間，上海有一般人討論組織女青年會的必要，他們議定第一件所要做的事，就是在工廠女工中做一些教育的功夫。到了一九〇六年，女青年會協會正式成立，那年的十二月間，會中議決要求美國女青年會協會遣派一位幹事來，專做關於勞動問題的事業。一九〇八年的時候，人已派定了，但是這位幹事正要起程的時候，忽然中止；因為她的身體軟弱，別的人一時又找不到，所以這件事祇得暫時作為罷論。雖然一時的失敗，終不能使人永遠失望呵！

光陰迅疾，刹那間十數年又過去了。獨是中國的勞動狀況，却是一天不似一天，工廠增添了不知多少，勞動界所感受的痛苦，是有加無減，女青年會既然抱定宗旨，輔助中國女子，自然不能再坐視不問了。但是一方面，女青年會不願意做甚麼無意識的浮面工夫，如到廠中舉行學班等等。

一九二一年春間，女青年會協會請到了一位英國女士韓爾生，為勞動部幹事。女士本為倫敦大學經濟科教授，專門教練一般將來要入廠做惠工事業幹事的男女學生。女士來後，女青年會協會勞動部宣告成立。

成立後就發表了一個宣言，做勞動部進行的方針，現在把那個宣言寫在下面：

「對於進行的程序，女青年會可以從兩方面着手：（一）或者在女勞動界中，幫助他們設些娛樂或別種的學班。（二）或者所做的事，要圖製造公正的輿論。第二個方法，和國外女青年會對於勞動問題所做的事，沒有什麼衝突，並且更為重要。所以女青年會協會，提議立刻調查中國勞動情形，以便能够從建設方面服務雇主和被雇的，和輔助製造輿論。因為輿論在立法的以前，是一件很要緊的事。」

以下為勞動部成立後所做的幾件事：

（一）一九二一年十月間，國際女子勞動大會和國際保工會議，聚在瑞士日內瓦的時候，特派人出席。

(二)從事調查中國勞動情形。

(三)一九二二年五月初旬中國基督教全國大會在上海開會的時候，大會通過對於工廠工人的議案女青年會對於這事亦稍出力。

(四)一九二一年冬間，勞動部發起組織上海國際女子勞動委員會，由上海婦女會美國婦女會英國婦女會女青年會等會所派的代表所組成。另有一位日本女士用個人名義，亦加入這個會。這會的宗旨，是要使本埠各國的女子，注意勞動問題，並且從事調查勞動界的生活，以便能設法補助勞動女同胞。

(五)女青年會協會通過一案，就是每年要派一個中國女子到英國倫敦大學經濟科去讀書。去後，一方面可以得着學理的知識，一方面在實際上可以多得着些經驗。我們中國的各種問題，終是要我們中國人自己來解決的，所以定當派人出去讀書的緣故，亦是爲了這個。但是亦有人說，外國的情形，是和我們的不同，外國的方法，不是都可採取的。這話實在是不錯。但是外國有許多的問題，能夠供我們參考的地方，亦是不少，這是我們應當承認的。

現在把教會所通過的議案寫在下面：

(甲)幼童未滿十二週歲的，不得僱用。

(乙)七日中休息一日。

(丙)工廠內衞生保險，以工人的健全爲目的。

女青年會對於上面的議案極表贊同，既然贊成，自然要負責去極力運動，使這個議案早日成爲事實。

若是國會果能俯順輿情，通過勞動界所擬的勞工法案，那末女青年會對於教會的議案，自然可以不必多用功夫了。但是有了工法，就能算數了嗎？若是不實行，是不中用的。若要實行起來，一定用得着富有道德的工廠檢查員，改良工廠顧問員，幼工教育計畫員，廠中惠工事業幹事員(Welfare Worker)等等。女青年會對於這些問題，亦極注意。

女青年會關心勞動問題，究爲了什麼？腦筋陳腐的人，恐怕還要指爲過激舉動哩。我要鄭重地回答說，女青年會所以這樣做法，不過是照了女青年會所定的宗旨而實行罷了，並不是另添了甚麼新的宗旨。下面爲女青年會宗旨的原文：

『基督教女青年會之設也，其宗旨在扶助中華女子，俾其在靈性上，智識上，體魄上，以及社交上，發達得臻至極高尚之程度，並使其互相聯絡，合爲一體，以盡對於上帝及國家之義務，一如

基督耶穌之訓言』。

宗旨中的中華女子，包括中國一切的女子，所以勞動女子的四育，沒有發達的機會，女青年會自然應當負責去爲他們找機會的。女青年會，亦知道要做這勞動運動，單獨進行是不能的，所以極願和別的團體聯合起來，一同爲勞動女同胞謀幸福。

新工業研究（二）

工廠衛生與避險問題

程婉珍

凡注意勞動問題者，莫不以工人之教育娛樂儲蓄爲要事。然除此數問題外，尚有工資時間待遇，工廠中之衛生與避險等問題，亦須切實研究者。蓋工人以一日中與一生中最好之光陰，售與工廠，故在工廠中之時日，即爲工人所度之時日也。工人要求較好之待遇，工廠衛生與避險等設備，或亦可謂當然者乎。茲略述今日中國工廠中大概之形情，以供讀者之研究。

（一）空氣欠流通　數十人或數百人，居於一室，自早至晚，無一刻使機器停止，大開窗戶，以便流入清淨之空氣。故工場中之空氣，污濁不堪，工人中患頭痛者，頭暈目眩者，日有數起。

（二）無法規定熱度之高下　絲紗廠中熱度甚高，冬日嚴寒時，廠中大小工因熱度之高，祇穿單衣；盛夏時廠中之熱度仍高如昔，故患痧症暈倒者，時有所聞。因廠中無規定熱度高下之設備，且於造廠時未有料及此層。

（三）機器危險　新式廠內，置有各種新式機器。歐西廠中，因國家設有法律，機器均圍以鐵網，以防危險。中國廠中之機器，固無異於歐西廠中者，但鐵網問題，則尚未入購辦機器人之腦中，因之工人常爲工作時間太長之故，於困倦之時，偶觸機器，致被傷斃者，時有所聞。此種慘事，常載報端，惟讀報者以此種事情，爲在所不可免之事，甚或謂責死者之不慎，甚爲可嘆！

（四）無膳室　除極少數之工廠外，中國工廠工人，無一定之膳所，在工作處用膳者有之，在露天者亦有之。於紡織廠中，因機器不停之故，工人祇能且食且留意紗線，如見斷紗，即棄其食物而接之。紗廠中細花，在空中紛飛，工人之食物中，因之雜以花屑，於工人衛生，大有關礙。（歐西廠中，現置有吸收空中各種塵埃之機器，以免工人吸入細塵之患。）

（五）無急救法設備　工人偶患痧症頭暈等病，或不慎受傷，廠中無人知急救法救護之，致患病受傷之人，感受種種可免之痛苦。

（六）無座　大半工人，站立而作，致患腳腫與其他之病。歐西工廠

中，對於工人之座位，頗加注意。各工人之椅櫈，須依各工人之長短而支配之，且各椅裝以相當之靠背，以期各工人身體之適意。

（七）太擠　工場中之布置，多有不滿意之處。每間工人，似常太滿，女工薈集之處，則另加哺乳嬰孩，隨地爬行，因大概工廠中對於嬰兒無相當之設備故也。

今日中國廠中之情形，既如上述，則負責改良者，果屬何人乎？設或有一學校，其中學課陳腐不堪，校規亦極不滿意，該學校之所以如此者，人必曰校長須任其咎也。或曰董事部須負其責也。故廠中之情形，廠主經理及凡爲股東者，當爲其第一負責改良之人。蓋工人之所以感受各種痛苦，一至於此，實爲彼等不加審察不負責任而使之然也。

第二等負責改良工廠情形之人，則爲旁觀之局外人。譬如某處發生謀殺案，如隣居知而不救，則隣居亦須坐罪，因之隣居雖欲袖手旁觀而不可得矣。獨於工廠中工人，爲危險機械所傷害之各案，吾人佯爲不知，即知之亦不敢爲人伸訴，此中情理，實難了解。吾人之所以默然無言者，其爲藐視工人之生命乎，抑因畏開罪於廠主經理或股東乎？深望讀者對此問題下一答案。

第三等負責者，爲政府。一國之所以有政府機關者，無不欲賴以裨益於人民也。政府無工人之保護條件，實視工人之生命輕如羽毛，所以若欲改良中國工廠中之種種情形，政府亦不能不起而干涉者也。歐西各國，給有保護工人之種種法律，吾國獨無也。

綜言之：吾國工廠中之情形，急宜改良，危險機器，速當設法保護，以免無故傷死工人寶貴之生命，工人之衛生設備，亦須從速爲之。然負責者，第一當推開廠者，第二爲旁觀者，第三爲政府。（負責任者之次序，或有意見不同之處，然終不外乎此三者）或曰，第一爲工人自覺。此言亦有理由，不可不注意者也。

新工業研究（三）

工作時間問題

程婉珍

自有工廠制以來，種種不滿意之問題，即隨之發生，其中最要之一，爲時間問題。

中國現在新式工廠中最大之弊病，莫如工作時間太長。蓋常聞人曰，此乃無法可治之事也。因一方面資本家以極昂之價錢購來之機器，置諸廠中，其目的爲多得產品，故機器不當無故停止，以免損失。一方面則工人自己要求長時間之工作，冀可多得工資。依此觀之，各有所得，旁人贅言，似屬多事。

就其表面論之，此言似覺有理。但若稍進一步着想，則立見其理由之不足恃矣，何也？蓋機器者，無生機之物也；每日有機器匠之照料，早潔晚潤，晝夜不停，固無傷也。但有生命之工人則不然。雖有粗米冷飯，每日數次之充飢，然若通宵達旦，專事工作，於其生命，極爲危險。然則工人何以不惜生命而要求長時間之工作乎？此無他故，工資太少而已。無論依件或依時之工資，中國大多數之工人所得者，異常微薄，因此工人不得不要求長時間之工作矣。救濟之法，惟有減短時間，增加工資，工廠中素分日夜兩班者，則宜分三班，每班八小時。（八小時制，已由國際勞工會所通過，爲各國所公認矣；惟有吾國獨之不問，如有人提倡之者，則以過激黨目之，可笑！）如此辦法，機器既行如前，產品亦仍其舊，不同之點，工人之工作時間耳。或有人以爲如此辦法，必多流弊，因一方面資本家必不願順循輿論，遂改方針，一方面恐工人不知利用暇晷，反爲無益。倡此言者，未免過慮。蓋減短工作時間，於雇主工人兩方面，均有益無損也。

（一）時間太長工人易遭危險　工人被機器斫傷，或捲入機器而身死等案，大半於工人疲乏之時發生，且多在半夜或清早二時與四時之間。

（二）工作太長產品未必會多　英美諸國，有特別專家，以科學之方法，察驗時間與產品多寡及良窳之關係；其結果，爲工作時間愈長，工人之體魄愈疲乏。因之產品不好且少者時間減短，則立見其反。故此種問題，非爲感情問題，實爲科學問題也。

（三）時間減短工人方能有機會發展其天能　夫人之本性，均喜向上。社會中人，自以爲有道德者，常對於工人懷有一種輕視之態度，以爲工人之道德學問，低卑萬分。但不知工人欲求向上之人，不知凡幾，今日處於如是之地位，實不得已耳。如每日工作十二小時，或十三小時，血肉所成之人，決不能再有精神求學或聽演講矣。讀者諸君，設身處地而三思之，恐亦不能河漢斯言乎！

（四）減短時間女工可稍理家事　工作時間太長，一般女工，無片刻之暇，以事家務，於是子女之衣衫襤褸，家中衛生不顧，家將不家，更無言教育娛樂等事矣。

（五）減短時間工人之健康可增　工人者，非機器也。工人肉體上之構造，與非工人無異；工人肉體上之需要，如飢時思食，渴時思飲，疲時宜休息等事，亦與非工人相同。今因時間太長之故，工人中之患咯血症與各種結核症者，其數頗多，若顧國民健康，工作時間須減短。

（六）減短時間亦爲資本家之益　吾人豈非常聞資本家曰，吾等之開設工廠者，無非爲盡國民一份子之義務也，故須從事提倡實業，不使利權外溢，一方面復能使無數賦閒之人入廠工作，若以愛國愛同胞之名自豪，亦不得爲過分矣。雖然，國貨不良之聲時有所聞，既不良矣，則於初心有違；工人因在工廠工作而促其壽矣，婦女童工，因工作而發生危險矣；種種事實，彰在人目。故工作時間減短，產品必良，工人必康健。果如是，則向來社會中人視資本家爲自私自利絕無人道主義者，或能稍改其意也。

（註）篇中工人專指工廠工人

編輯餘錄

時間的流走眞快，沒有幾何長久，本誌已出到第十一期了。今年本誌的內容比上年是專化些；雜品比往年少，討論關於一個問題的文字多。下期第十二期自然也同一態度提出一個問題來供討論；那提出來的問題便是『貞操』。這個問題諒讀者諸君也很願意加以分析而討論出一點眞的意義來的。

◆

在現代社會之下，婦女究竟比男子居家的時候多，治家的事，養小孩的事等等，多在婦女們的手裏經理，所以關於治理家務，養育小兒等事，似乎婦女也應留意一點，關於這一層，很有人以爲本社也當在那一方面加一點注意。這層意思固然不錯，並且我們也並不反對婦女治理家務，不但不反對，而且覺以爲男子也當學一點方法去分治不可；遇簡易的縫紉之類，不單女子應學，男子最好也學一點。不過在今日之下，似乎許多關於我們所討論的問題，實比講家庭生活，更有人注意，所以這些問題，只好儘先討論一番。

◆

有許多問題，必須多方討論的；愈討論，眞理乃愈加明顯。譬如有許多細節目，在著者本以爲沒有反復贅述的必要的，一經雙方討論之後，反能盡情發揮出來。在從前這種通信討論或辯駁都是很少，現在却漸見多起來了，這本是我們所很希望的；以後望更讀者讀了本誌上的主張，多多賜教。

◆

本期編輯的時候，適値婦女參政運動發生，本誌遂將關於這一方面的論文多集一點，以供留心婦女參政運動的人們參閱。——雖然關於參政運動的歷史的觀察及要旨，在北京婦女運動會中已儘有人詳細講演過了。而且關於婦女運動的意見，自來也很簡單，祇有兩派——一派反對，一派贊成。反對者中，則有的因爲蔑視女性，以爲女子不當有參政權，又有些以社會主義爲出發點的人，以爲這殊可不必；但照婦女主義的要旨看來，婦女參政運動畢竟是女性的生活的求擴張，所以是認的。